



登記號	005807
類號	
類別	子部法家類
全書	二函一二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書序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  
漢劉向校除其重複定著為  
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近世所  
傳往往淆亂至不可讀余行



求古善本庶幾遇之者幾  
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  
其大章甚完整而句字復  
多紕錯亟為正其脫誤者逾  
三萬言而嗣其終不可考者

尚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為全  
書夫五伯莫盛於桓公而管  
仲特為之佐自其事著為稱  
於聖門而其言憲見繼以為  
權謀功利學者鮮能道之

及余讀是書而深惟其故然  
後知王者之灋莫備於周公  
而善變周公之灋者莫精於  
管子何者方周之興去隆古  
沕穆之風未遠而後稷公劉

其深仁厚澤又培之於每百  
年之久蓋風會既啓而文  
明猶鬱對周公起而當制作之  
任其澹制之綢繆文章之繁  
猥諸所經畫莫不利然具

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  
俗始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  
故其澹雜密而其服習者  
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  
衰諸侯日尋於干戈謀臣

管士競出其知力以相勝負  
必競於先王之約束而執  
不稱等則執者所格而至  
術必有兩窮非救時之宜  
矣管子故天下才也豈其知



不及此乎生故當其謀之於  
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審舊  
澹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  
則杜事可以隱合可以寄政  
使諸侯不五虞而五獸安國

富民以取屬於天下故其書如  
牧民桑禹幼官輕重諸篇大  
抵不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  
專局於周官以通其爰今攷  
其說所謂叅國為三軍者即

伍兩卒旅之舊也。因罰備器  
用者，卽兩造兩劑之遺也。選  
士首以好學慈孝而止。及於  
拳勇、股肱、六興、醜貝之故典也。  
鑄幣藉以黃金、刀布而並

及於魚鹽鍼鐵六國府之舊章  
也他如五世三淮諸說不過積  
餘藏以待之於國諸侯不服  
吾可以戰法侯賓服吾可以  
行仁義蓋周公之灋其樊然

結約者要以示民於善伸直  
師其言不龍其故一更之為截  
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  
曰精時者少日而切多又曰吾  
欲正率伍脩甲兵而大國亦

將備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詭矣  
有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  
此仲之所以立澹素也夫白刃  
揮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  
首則十指不辭新明緩急

之有所先也使仲當諸侯力  
以五日必歆舉王制而井田吾  
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權  
鹽鐵不踰時而國且飽於鼓  
矣安能以厚之齊仲威海岱

而後其一匡之績哉昔者蘇  
軾氏蓋論仲之受法而曰王  
者之兵非以求勝故其澹繁  
而曲霸者之兵求以決勝故其  
法以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



異於周公之素則可而謂其法  
之盡詭於周公則不可故曰  
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霸  
迭興以由俗華吾以為周公  
經制之大備蓋所以成王道

之終管子能愛其常而通其  
窮亦所以基霸道之始夫亦  
執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乎  
雖然非仲之輕於恃周也當  
大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

因其俗簡其禮至三年而伯  
禽之報以周公且誓之曰夫政  
不簡不易茂不有迺魯終此  
面而事齊矣若者太公之治有  
不盡倣於周官而史益稱其道

商賈之榮便魚鹽之利人民  
歸齊，稱大國。蓋自大公而齊，故  
以富彊名於列國。仲特因齊

之故而備業耳。非一無所盼

寵而創為之者也。世之譚丁者

曰帝降而王，降而霸，自仲之  
說行一愛而入於誇詐之習，其  
未極於秦鞅，亦去先王之藉  
而流毒天下。蓋以管商為切  
利之首，夫商君慄礮少恩，卒

羨惡名于秦而伸之漢歸四  
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不可  
謂無窺於聖人之道而徒以刀  
鋸繩民如高君者故雖多矣  
子亦且大其切而以其仁歸

之奈何躋鞅于仲也余懇夫  
讀是書者不揆其備政立事  
之原而徒辱之以權謀功利  
使管子之所以善用周公者  
其道不明於天下也故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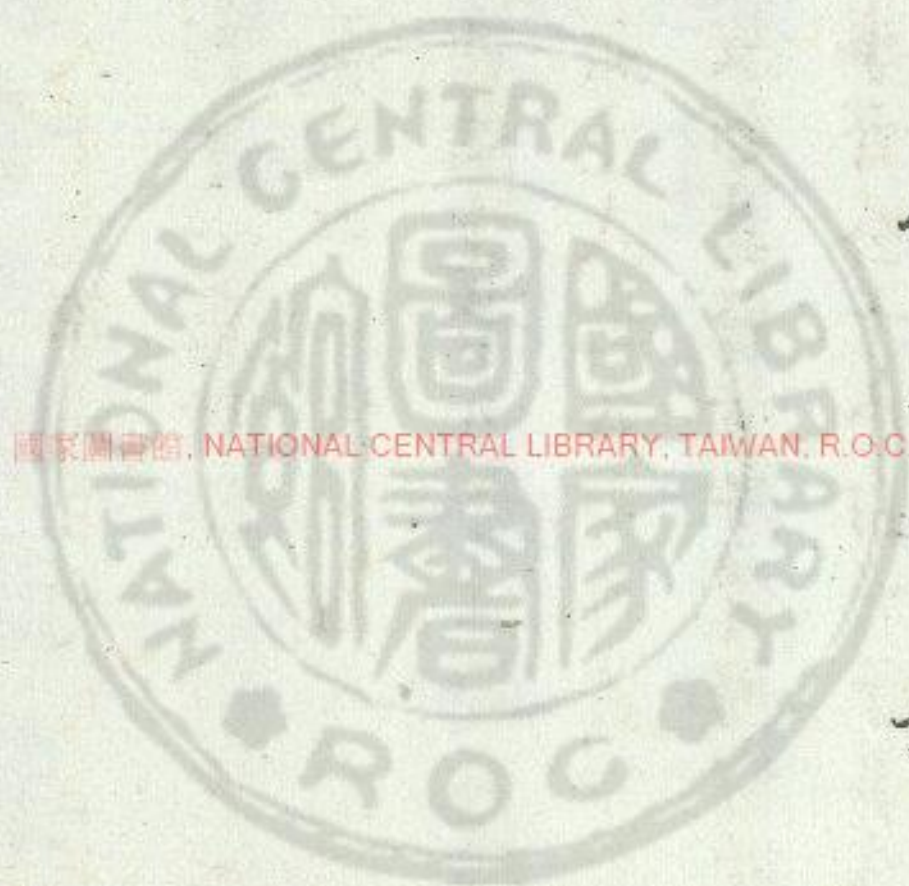
梓其書而復論著其大略於  
篇首云

萬曆壬午春三月前史官  
吳勗趙用賢撰

西吳施宸賓書時



庚申中秋日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  
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  
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  
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  
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  
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  
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  
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  
爲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旣任政

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吾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旣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旣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

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  
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  
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  
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  
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  
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  
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  
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  
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乘

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  
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  
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  
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  
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  
上

凡例

一管子舊本魯魚焚龐半不成義虞山定宇趙先生沉酣是集創爲考訂世宙間始識仲父一書真面弘矣不佞因邀惠拂水之靈復加叅校拔其尤赤之簡類間有觚迕稍僭刪削

一趙氏訂本稱精覈矣然而掛漏處往往捉襟見肘我湖大復朱先生管子權成則翻然若起管氏于九京而鼓棹其舌鋒可謂玄風大暢非直爲夷吾之忠臣且堪爲定宇之益友矣總其例



之凡曰通曰評曰演通言其會上下文旨而聯貫之也余取什之七八焉評有細條有總論細可約收總能類紀故約則置之上方類則詳之末幅演義不主釋解俯衍流澆雖廣暢續紛乎然于本旨不甚關切或者迹于滌襍不敢樂存以獻凡目

一 句容賓王張先生管子選文不滿百評亦間出若排砂揀金處處見寶既美善耦俱斯珠玉并設卽下方小評亦所不遺

一 圈點詞理俱勝用 ○ 意字瑰音用 △ 條暢雋爽  
用、悉稟榘本

管子之書宏博奧衍亨魯人也詎能窺其一  
班矧如趙如朱如張當字宗匠業有先哲隲  
爲龍吟奚俟後膚贅爲狗續第其間間茂總  
焚刪繁去蠹則不佞不辭藏息微劬要以合  
三先生旨趣彙成一帙俾讀者展卷了然庶  
不至承訛襲舛爾

西吳凌汝亨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目錄

第一卷

牧民第一

國頌  
士經

四維  
六親

四順  
五法

形勢第二

權脩第三

立政第四

三本  
省官

四固  
服制

五事  
九敗

首憲  
七觀

首事

乘馬第五

立國  
士農

大數  
工商

陰陽  
聖人

爵位  
失時

務市  
地理

第二卷

七法第六

七法  
選陳

四傷百匿

為兵之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版法第七

第三卷

幼官第八

幼官圖第九

中方本圖

中方副圖

南方本圖

南方副圖

西方本圖

五輔第十

第四卷

宙合第十一

樞言第十二

第五卷

八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第六卷

法法第十六

法令第十七

第七卷

大匡第十八

第八卷

中匡第十九

小匡第二十

王言第二十一

第九卷

霸形第二十二

霸言第二十三

問第二十四

謀失第二十五

第十卷

戒第二十六

地圖第二十七

叅患第二十八

制分第二十九

君臣上第三十

第十一卷

君臣下第三十一

小稱第三十二

四稱第三十三

正言第三十四

第十二卷

後靡第三十五

第十卷

心術上第三十六

心術下第三十七

白心第三十八

第十四卷

水地第三十九

四時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第十五卷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第十六卷

內業第四十九

封禪第五十

小問第五十一

第十七卷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禁藏第五十三

第十八卷

入國第五十四

九守第五十五

主位  
主賞

主明  
主問

主聽  
主因

主則  
督名 主參

桓公問第五十八

度地第五十七

第十九卷

地員第五十八

弟子職第五十九

言昭第六十

修身第六十一

問霸第六十二

牧民解第六十三

第二十卷

形勢解第六十四

第二十一卷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

第二十二卷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第二十三卷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准第七十九

輕重甲第八十

第二十四卷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壁謀  
菁茅謀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朱大溲曰六家之指同出于道各有本領揭其宗門法家以管氏為太祖經言管氏之本宗也斤、凜、要于持國畜民多於政而薄于道密于權而濶于仁于王遠矣然於強猶絕屬之系太宗也

張賓王曰篇中或相承或錯出古人不拘一法

管子卷一

牧民第一

國頌

經言一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器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營。





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祗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字法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四維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耻不從枉。故不

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四順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安存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

趙定宇曰予謂  
供樂富貴存安  
生育也取謂憂  
勞貧賤危墜威  
絕也

賓王曰文勢突  
起如風雨驟至

賓王曰此章整  
整三疊突起突  
止又是一格

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  
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  
之爲取者。政之寶也。

士經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  
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  
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  
皆名言也  
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  
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

賓王曰此等文  
已到絕頂處所  
稍異於訓誥者  
唯體裁奇駿耳

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  
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  
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  
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  
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  
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  
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  
爲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  
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

大復曰六親五  
法不見明分限  
落此類但解其  
義可不問其目

僞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  
親其上。

大復曰。造句為二。春秋上古文如此。七國後始奇在氣調。古人心樸。後人心宕。古人以質為文。後文中求文。古方而平。後詭而肆。六運之漸然。

### 六親五法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  
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  
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毋  
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  
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御民之轡。在  
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

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緩者後於事。急於財者失所。

句法 嫌 嫌

親信小人者失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賓王曰甚微而  
貴而奇佳言竟  
楮

定字曰受辭謂  
出言順理而民  
受之無異也名  
運謂聲名彰于  
四方也  
大復曰無稽之

形勢第二

經言二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矣○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  
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  
可○載○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貴○有○以○行○令○賤○  
有○以○忘○卑○壽○夭○貧○富○無○徒○歸○也○銜○命○者○君○之○尊○也○  
受○辭○者○名○之○運○也○上○無○事○則○民○自○試○抱○蜀○不○言○而○  
廟○堂○既○修○鴻○鵠○鏘○鏘○唯○民○歌○之○濟○濟○多○士○殷○民○化○  
之○紂○之○失○也○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



言勿聽故飛蓬  
之問不根則不  
宿勿詢之謀勿  
庸故燕雀之集  
不常則不顧是  
以貴言有物而  
行有恒  
聖宇曰羿非射  
三句言三子技  
名世必有所以  
致之非在弓矢  
孫鑿斷前之未

不顧犧牲圭璧不足以饗鬼神主功有素寶幣奚  
爲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  
斲削也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  
行者獨有也平原之隰奚有於高太山之隈奚有  
於深訾讐之人勿與任大謙臣者可以遠舉顧憂  
者可與致道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舉長者可遠見也裁大者衆之所比也美人之懷  
定服而勿厭也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  
足信也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體有無棄之

管子曰管子所  
以師馬得路

定字曰怠惰則  
不能及時成事  
操要則忽然成  
事故曰疑神若  
能審內外立操  
要之神則怠惰  
不及者亦從而  
能矣

言者必參於天地也。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  
猿獠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不行其野  
不違其馬，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怠倦者不  
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在內者將  
假，在門者將待。曙戒勿怠，後稷逢殃。朝忘其事，夕  
失其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  
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  
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  
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

莫生之。則莫死之。往者不至。來者不極。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有聞道而好爲家者。一家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

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烏之狡雖善不親不

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  
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  
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哀之役幾於不  
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所歸心行者也獨王  
之國勞而多禍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  
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久而不忘焉可  
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  
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  
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  
收法

禁也

大復曰六學之外如毗山高篇最奇古韜略尉繚不及也其文節節散叙頗近戴記又似道德二篇然六經諸子猶典雅陳常簡古中有正大春秋以上皆然斯為王者之世此中隱之世之博比奇造乃為吊詭哉斯降而伯矣管子一生內寄轉移作術與立言大相合王以正伯以奇王無令人不知而伯唯恐令人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賓王曰管子之  
文多以厚重峻  
時勝此篇獨多  
逸宕之致

權脩第三

經言三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  
吏。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操民之命。朝不可以  
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  
無取也。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  
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  
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  
不可得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  
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



賦歛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歛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已。不可得也。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

賓王曰省去一  
轉章法便異

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  
句法異爲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  
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審度量以閑之。鄉置師以說  
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  
故百姓皆說爲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  
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  
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  
相疾也。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  
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

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句法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

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

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男女無別。則民無廉耻。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歿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閒欺臣下。賦歛競得。使民

大漢曰獨王主  
孤也貧賤國虛  
也日不足政煩  
也

偷壹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  
不務本事。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  
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鑿則鬼神驟崇。故功  
之不立。名之不章。爲之患者三。有獨王者。有貧賤  
者。有日不足者。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  
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穫者穀也。一  
樹十穫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我苟種之。如神  
用之。舉事如神。唯王之門。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  
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

俗而刑罰省數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脩也。小廉不脩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

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則小耻不可不飾也。小耻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脩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脩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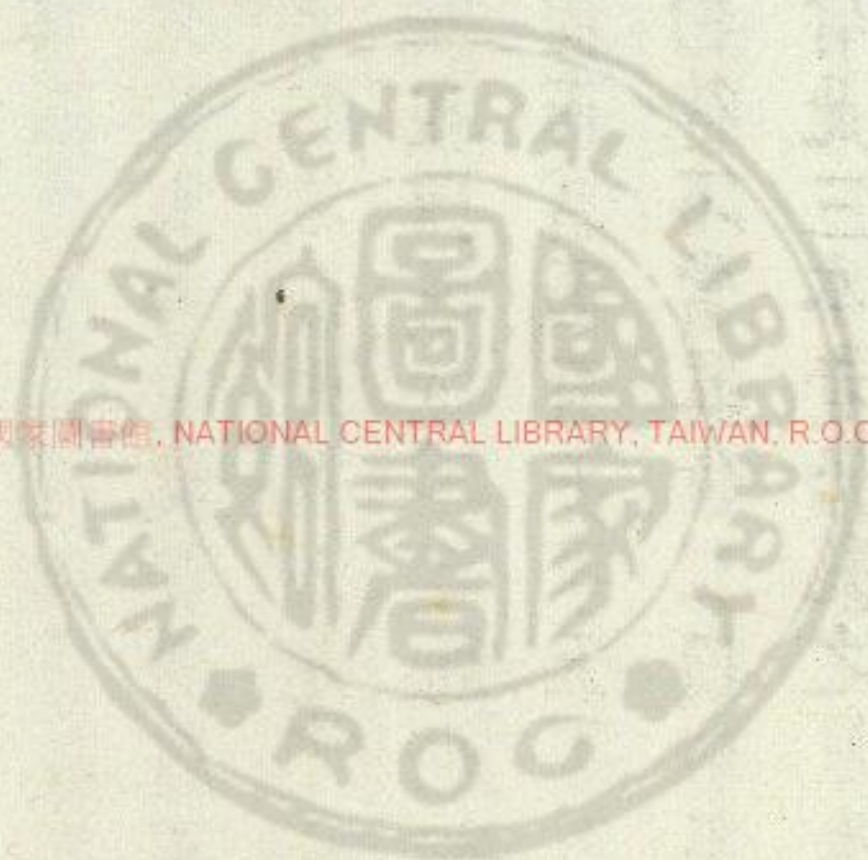
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間其治。民間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

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大復曰。權脩名竒文。不稱經言典常文。不經詳其體周。末秦先之間乎。已濫矣。意後之法家纂入之耶。或脫亡。而妄補之。吾不敢信。吾于文論其世也。

又曰。篇中。美言爭。民爭。貨爭。貴爭。治樹。穀樹。木樹。人。數。行耳。其他。畧。衍。申。承。似。墨子。長支。悠靡。似。荀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立政第四

經言四

三本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歛不足恃也。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

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于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失於小人。其爲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棄捐。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

大復曰貞濟之  
品過行之賢往  
往刻意立德則  
長而子民弘愛  
則短

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  
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 四固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  
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  
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歛。不  
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  
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  
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

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  
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歛。則民懷其產。  
五事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成。  
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障水不安其藏。國  
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  
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  
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  
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

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瓞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 首憲

大渡曰即五鄉  
內政之功令詳  
志齊語此首憲  
特其頒令甲之  
科條罰格耳周  
通人之振鐸黨  
正之讀法蓋首  
憲所出也意當  
時與伯大政紀

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師。分鄉以爲五州。州爲之長。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分里以爲十游。游爲之宗。十家爲什。五家爲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閻。慎筦鍵。筦藏于里尉。置



之國冊而私書  
止載其典要耶  
然而左氏不述  
國語則此一無  
頭凡例耳其文  
漫周禮變未近  
古可為後代典  
志式

定字曰計上計  
也

又曰及坐及也

間有司以時開閉。間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  
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羣徒。不順於常者。間  
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  
則里尉以譙于游宗。游宗以譙于什伍。什伍以譙  
于長家。譙敬而勿復。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  
忠信賢良。儁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  
什伍以復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  
州長。州長以計于鄉師。鄉師以著于士師。凡過黨。  
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其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

定字曰著標著  
也使備曹署著  
其名

在什伍之長。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  
里尉。及于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在鄉師。及  
于士師。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  
不過等。使能不兼官。罰有罪不獨及。賞有功不專  
與。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  
之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朔。  
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  
夫。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  
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憲籍

分于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憲既布。乃反致令焉。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死罪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專。

大漢曰此亦與  
志令甲之一條

大漢曰此即後  
代官制職掌蓋  
原于周官周禮  
定字曰敬同敬

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首憲既布。然後可以布  
憲。

### 首事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爲。其賞罰之數。必先  
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  
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  
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 省官

脩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

大夏曰由田田  
畷之類

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瀆。脩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于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粉穫。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脩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鈞脩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鈞脩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于鄉。工師之事也。

大復曰此所謂  
耕度也亦後世  
令禁禮志儀曹  
主之以上數條  
管子受任布憲  
之大者可作齊  
志常別為一篇  
記者以事議混  
入之耳一國之  
政也故事簡於  
周禮而法嚴焉

# 服制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  
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脩生則有  
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  
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  
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夫  
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  
止于帶緣。散民不敢復襍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  
鬋貂。刑餘戮民不敢服纁。不敢畜連乘車。

大復曰私議自  
貴是禁處士群  
後比周是散朋  
黨金玉貨財是  
除鬻爵觀樂玩  
好是絕遊璧

## 九敗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 七觀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已以上爲心者。教之所期。

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  
訓之所期也。未之令而爲。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  
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  
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  
期也。爲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  
所期也。爲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  
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  
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大復曰立政文質而正非奇也殊與形勢乘馬不顛必



非一手然猶春秋文體其首憲一篇略近齊語首事以  
下後代典志之本當是經言正書七國以下無此文矣



乘馬第五

經言五

立國

凡立國都。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大數

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爲而不貴者霸。不自以爲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陰陽

大復曰釋地者  
政本陰陽者借

天以影地似不  
可命曰陰陽

地者政之本也。朝者義之理也。市者貨之準也。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爲之有道。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

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天地莫之能損益也。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

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爲之有道。

### 爵位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

國不利也。爲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爲之有道。

務市事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傲。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爲多寡。爲之有道。

士農工商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

定守曰此釋黃金者用之量也

定宇曰此釋諸  
侯之地千乘之  
國器之制也  
大復曰下泛地  
引入器制樞中  
千乘器制不可  
分或遠近推闡  
又合入古文之  
妙

賓王曰古人制

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  
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  
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  
而當一。樊棘禿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纏  
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爲材。可以爲軸。  
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爲棺。可以  
爲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  
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  
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

地定賦之法詳  
盡均節如此

以實數。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爲一離。五離爲一制。五制爲一田。二田爲一夫。三夫爲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爲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方六里。一乘



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綃。季綃三十三。制當一鎰。無綃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斗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黃金百鎰爲一篋。其貨一穀。籠爲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三歲脩封。五歲脩界。十歲更。

大瀆曰公田之  
功  
天瀆曰儒者虛  
聲而不進仕工

制經正也。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十  
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二則去三四。四則去  
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  
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  
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  
以爲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  
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  
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  
而不爲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

賈占業而逃官  
役此皆傲士遊  
民亂法悖上不  
誠不信而不可  
訓也令與三日  
之功而不受一  
夫之分所以罰  
之也不可使為  
工則情民耳周  
禮無常業出夫  
家之征此夫粟  
也如此四民有  
分善託業而國  
殷強下云誠賈  
云與此相應  
亦與國語內政  
略相表裏

日至於市而不為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  
使而為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  
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  
可以教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為大善非  
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  
于賈非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得食于農非  
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為之請君有  
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  
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已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

操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饑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爲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爲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爲。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 聖人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善分民也。聖人不能分民。

具猶百姓也。於已不足。安得名聖。是故有事則用。無事則歸之於民。唯聖人爲善。託業於民。民之生也。辟則愚。閉則類。上爲一。下爲二。

### 失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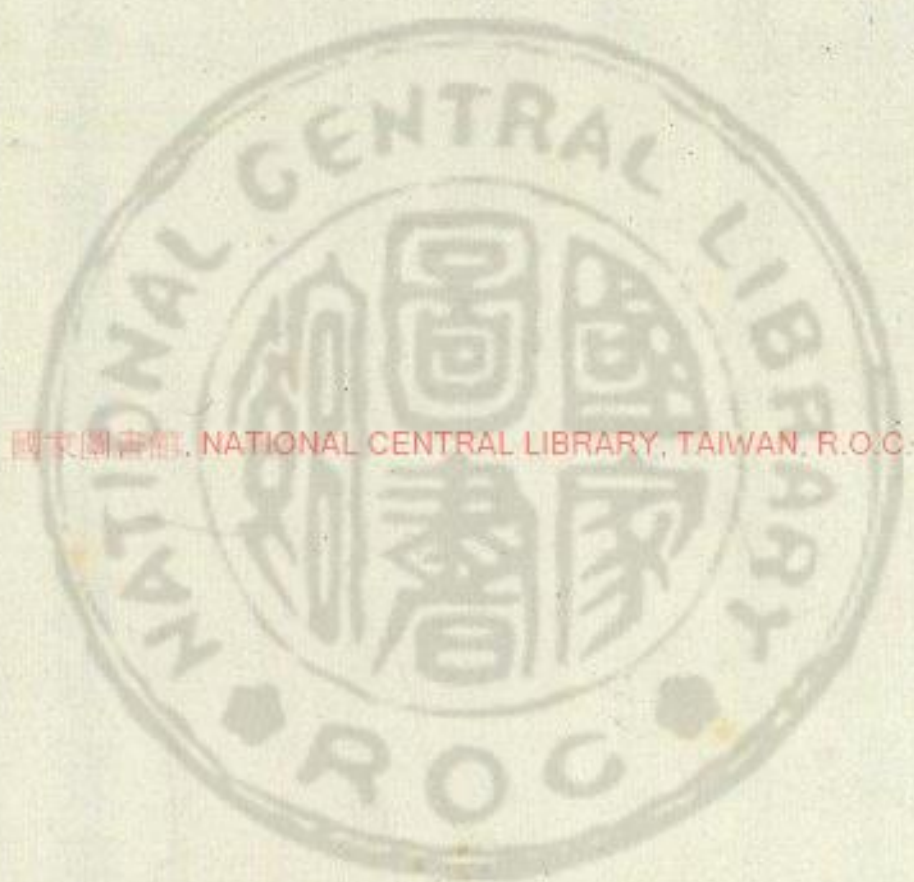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故曰。今日不爲。明日忘貨。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

### 地里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

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  
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

大復曰乘馬只一篇文字首有冒中分段落末極論民分  
定制總為建國之制以國有萬乘千乘幾百乘是曰國賦  
春秋謂之敝賦故標曰乘馬意立國大數等後人分立之  
如河上八十一章非著書之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賓王曰雄駿不羈

管子卷二

七法第六

七法

經言六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爲兵之數。猶之不可不





賓王曰此正天下之分也而若不相粘陡然特出奇甚

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爲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

大復曰決通也  
十二事相及或  
通之或塞之凡  
以利民

大復曰七枝數  
演之文未免平  
隨以七喻見奇

之法。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爲短。續短以爲長。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操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毆衆移民。猶

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毆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四傷百匿

百匿傷上威。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衆。威傷則重在下。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

大復曰四經敗  
行上人君泄見

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  
上流則官徒毀。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  
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處重民散則地  
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  
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  
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  
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  
吏勝。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  
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

危另揭起下君  
不密則失臣也

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僞不竭于上世主所貴者實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實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爲重實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不爲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不爲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不爲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養人如養六畜用人如用草木居身論道行理則羣臣服教百吏嚴斷莫

大復曰強國必  
先課吏教士養  
而用之國強而  
後兵強故曰奉  
兵之極管子以  
內政先軍政如  
此  
賓王曰雄駁錯  
落

敢開私焉。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  
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  
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愛賞者無貪心。則  
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本兵之極  
也。

爲兵之數

句法

章法

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  
敵。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  
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徧

賓王曰隨手卷

起

大源曰八無敵

具為兵本末始

於富國中于治

兵卒於選將

賓王曰尋之無

延

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  
機數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  
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蓋天下。而工不蓋  
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  
正天下。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  
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  
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  
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  
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

大復曰机數之明中權也韜鈴也唯君與將共之大明于時小明于計獨運密藏而人不敢窺故曰衡庫衡主運權庫主韜藏兵机也

計也。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微照 遙接  
衡庫者。天子之禮也。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  
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  
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  
聖王貴之。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  
多。則天下懷之矣。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又接  
故聚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  
精銳爲右。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收天下之豪  
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



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  
圍。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  
不勝人。故賢智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  
之敢御也。

選陳

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毋墮地利。其數多少。其  
要必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爲道也。計必先定于  
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  
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

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陣也。是故以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毆衆白徒。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故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野不辟。地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故蚤知敵人如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

大淑曰六語造  
寄工于辭者與  
七法同體文平  
而巧行之風雨  
飛鳥等六權家  
談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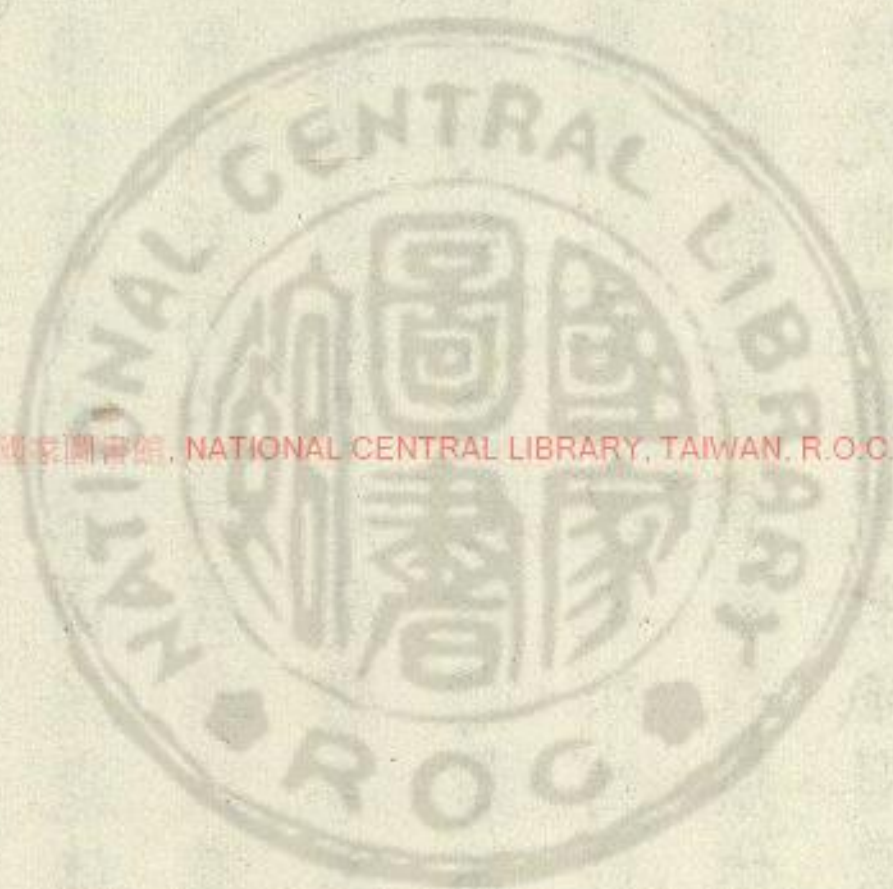
伐而不費。賞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  
故兵也者。審於地圖。謀十官。日量蓄積。齊勇士。徧  
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故有風雨之行。故  
能不遠道里矣。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有  
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有水旱之功。故能  
攻國救邑。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  
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風雨之行者。速  
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水旱  
之功者。野不收。耕不穫也。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

耳目也。一體之治者。去奇詭。禁雕俗也。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嚮應。然後可以治民一衆矣。

大復曰。七法有段落。似先秦實與先秦不同。其言簡貴。不滂不煩。頗多造辭。是注意之作。可為文式。後之分段者。其文不知多許。勢延矣。而骨散神死。氣懈。政周末。秦先病如此。千年来文家反學其病。不學其精。沿江河之

流而忘其源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賓王曰高時古特

大頤曰正植法

天無違法時得

嗣法地統論政

版大凡天其經

也地其紀也時

其運也總而成

制曰三經

# 版法第七

經言七

凡將立事。正彼天植。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  
嗣。三經既飭。君乃有國。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  
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乃外。外  
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置不能圖。舉所美。必  
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慶勉敦敬。以顯之。  
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兼愛無遺。是  
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  
取人以已。成事以質。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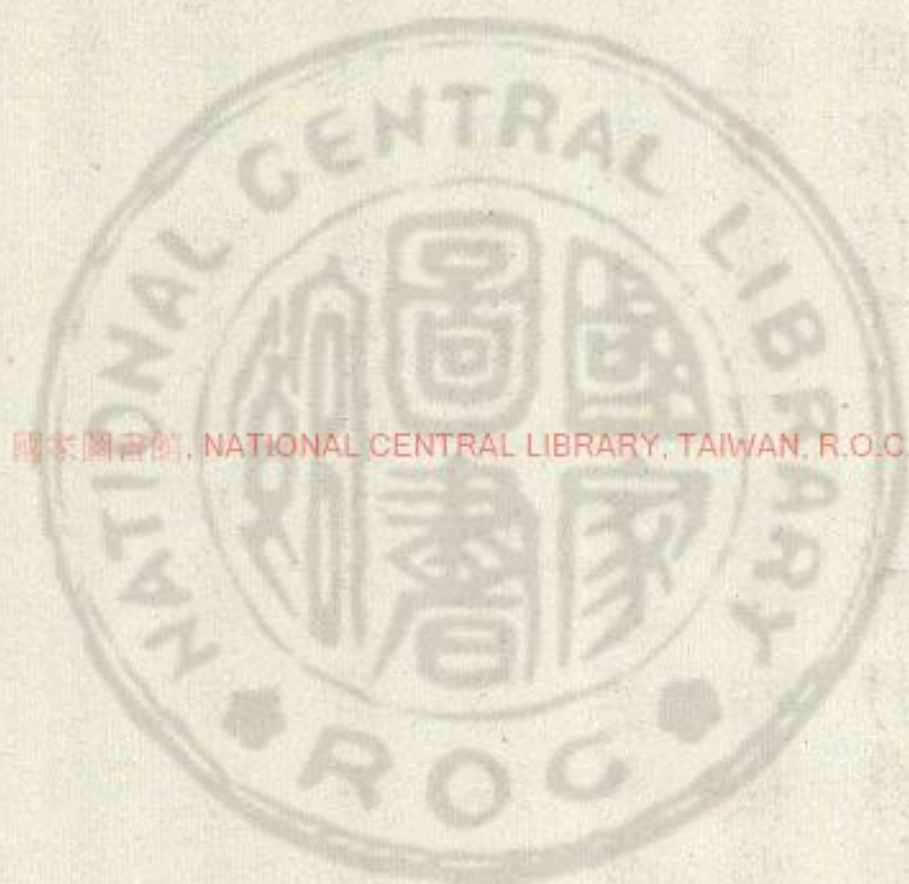
定字曰當作悅  
衆在愛施有衆  
在廢私有字屬  
下為是上句有  
脫字

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旣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動。倚邪乃恐。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法天合德。象法無親。參於日月。佐於四時。悅在施有。衆在廢私。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修長在乎任賢。高安在乎同利。

大復曰版法典訓簡遠精言也品貴與形勢相班又在乘  
馬之上與他篇體遠世亦遠晚周先秦著書經言多此體  
他近于傳矣乘馬叙事此立訓經志詞事故是兩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卷三

幼官第八

經言八

定字曰後中圖  
作處虛守靜淮  
南子有夜行高  
誘註論陰行也  
陰行化故有天  
下則夜字為是  
人物字疑衍物  
事皇大也  
大復曰開靜動  
靜也動靜因時  
而形生自理  
又曰歲之成上  
計曰付終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五和時節。君服黃  
色。味甘味。聽宮聲。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  
以裸獸之火。爨藏溫濡。行毆養。坦氣脩通。凡物開  
靜形。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  
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  
賢脩伍。則衆。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計凡付終。  
務本飭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

大復曰詳按九本以下即反上九舉所云舉之政也上下得終等政之序也首辨分次率民然後是國則三四五是也國富而議政政明而合內外兵強與固而戰勝于是帝形成矣故九本系君關存亡八

官則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官。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佚粟十。五舉而務輕金九。六舉而絜知事變。七舉而外內爲用。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七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

分系卿相關強  
弱七官飾備系  
將軍關安危六  
紀系賢人關盛  
衰五紀系庶人  
關治亂農食人  
關尊卑金關貧  
富  
定守曰圖明堂  
圖也即月令居  
太廟太室類

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貧富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羣。備署凡數財。署殺僂以聚財。勸勉以選衆。使二分具本。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此居圖方中。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閭十二地氣發。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

大復曰內空周  
外春生氣內疏

遠外也

又曰春以陽割  
用事故強圈而

弱屬

以羽獸之火爨藏不忍行毆養坦氣脩通凡物開  
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強國爲圈弱國爲屬動而  
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和好不  
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於圖東方方外夏行  
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小郢  
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  
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  
三暑同事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聲治  
陽氣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藏薄

大復曰南方歲  
之中屬離其政  
主辦北方歲之  
周屬坎其政主  
總主布周則涼  
始也

純行篤厚。坦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  
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  
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  
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秋行夏正。葉行秋政。華行  
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  
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十二始節。賦事。十  
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  
和時節。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濕氣。用九數。  
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夔藏恭敬。行搏銳。坦

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間男女之畜。脩鄉閭之  
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  
通。信利周而無私。此居於圖西方方外。冬行秋政。  
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  
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  
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  
節。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六數。飲於  
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藏慈厚。行薄純。坦氣脩  
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僂。教行於鈔。動靜不

大復曰九會相  
次逆叙北方歲  
終之以也月令  
飭國典來歲之  
宜故舉九令詳  
申之

記○行○止○無○量○戒○審○四○時○以○別○息○異○出○入○以○兩○易○明○  
養○生○以○解○固○審○取○予○以○總○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  
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  
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賦○  
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  
曰○脩○道○路○借○度○量○一○稱○數○藪○澤○以○時○禁○發○之○五○會○  
諸○侯○令○曰○脩○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  
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請○  
四○輔○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



大復曰四義四時令之行合義也

定字曰謂大命諸侯出常來朝會之命即下文是

大復曰上五畜治內政典也下

禮者。流之焉。莠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毋議者。尚之于玄官。聽于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九會。大命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脩。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受變。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暨大夫以爲廷安。入共受命焉。此居於圖北方方

五箇治外軍略也  
又曰時因因時  
列事時分以時  
施舍

大復曰其靜如  
山為將先治心  
故皆定勝

賓王曰新語

外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  
之幾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  
勝之行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定計  
財勝定聞知勝定選士勝定制祿勝定方用勝定  
綸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  
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用利至誠則敵不  
校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交  
物因方則械器備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執務明本  
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聽於鈔故能聞未

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實。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脩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

電。此居於圖方中。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則交寒。害  
鈇。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  
莫之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  
而無害。莫之能害。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  
九日。而游兵驚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  
間。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詭禁不脩。不  
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  
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則  
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

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旗物尚白。兵尚劔。刑則紹昧斷絕。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

定守曰危。無  
難言緩急之事。

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旗物尚黑。兵尚  
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  
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  
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爲兵也。  
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  
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脩。勝心焚海內。民之所利  
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  
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  
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明於

已有定計雖危  
其可危終無所  
難也

大復曰兵法陰  
陽之義也陽節  
制人陰節自制  
制為不可勝而  
待人能勝故東  
南言決勝西北  
言守勝

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大復曰五圖五方五合。按德運行理攝本治身之精條。為國之緒。夏正之演。呂攬之宗。其原出于周易。猶五帝來先後天奉若之道。官正之本也。其說要會于法天法道清靜因應。故管子列於道家。或有本論惜其事。政配屬紛襍不大合耳。又曰其叙法如九宮合變天下奇才。

幼官圖第九

經言九

中方本圖

若因處虛守靜。人物則皇。五和時節。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以保獸之火。爨藏溫濡。行毆養。坦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脩伍。則衆。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計凡付終。務本飾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官。則



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言。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佚粟十。五舉而務輕金九。六舉而絜知事變。七舉而內外爲用。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治亂

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羣。備署。凡數財。署殺僂。以聚財。勸勉。以遷衆。使二分具本。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此居圖方中。

中方副圖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幾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之。行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定計財勝。定知聞勝。定選士勝。定制祿勝。定方用勝。定論

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竒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用利至誠。則敵不校。明名章實。則士死節。竒舉發不意。則士歡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聽於鈔。故能聞無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故能知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實。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

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  
攻不守。則拙者巧。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  
十器。善習五官。謹脩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求  
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  
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  
此居於圖方中。

東方本圖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則闡。十二地氣發。  
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

氣至。脩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麩藏不忍。行毆養。坦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強。國爲圉。弱國爲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東方副圖

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則交寒。害鈇。器成不守。經不

知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圍。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間。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詭禁不脩。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南方本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

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聲。治陽氣。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麩。藏薄純。行篤厚。坦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南方副圖

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則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危國。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而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西方本圖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



理。賜予。十二始前節第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濕氣。用九數。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藏恭敬。行搏銳。坦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間男女之畜。脩鄉里之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害而無私。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西方副圖

旗物尚白。兵尚劍。刑則紹昧斷絕。始乎無端。卒乎

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北方本圖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

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  
事。六行時節。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  
六數。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夔藏慈厚。行薄  
純。坦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僂。教行於  
鈔。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時。以別息。異出入  
以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審取與以總之。一會諸侯  
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  
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  
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

會諸侯。令曰：脩道路，偕度量。一稱數，毋征數澤。以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脩春夏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祀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尚之于玄官。聽於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九會大令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

來脩。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七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變。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廷安。入共受命焉。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北方副圖

旗物尚黑。兵尚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

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  
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脩。勝心焚  
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  
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  
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  
危而無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  
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  
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  
之分。則得地而不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

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輔第十

外言一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爲政者。田疇墾



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奸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於是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下必聽從而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不能爲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而官府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中正。其士民

定字曰伏利謂  
人所未發之利  
也

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苟而無解舍。下愈覆鷲而不聽從。上下交引而不和同。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脩樹藝。勸士民。勉稼穡。脩墻屋。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輸帶積。脩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此謂輸之以財。導水潦。利陂

定字曰按列子  
水之溢泗曰瀦

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鬱閉。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  
薄徵歛。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  
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  
其急。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賑罷露。資乏絕。此謂  
賑其窮。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  
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上。然  
後政可善爲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曰民知德矣。  
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義有七體。七體者  
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

正比宜以行禮節。整齊樽詘以辟刑僂。織嗇省用以備饑饉。敦蒙純固以備禍亂。和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貧富無度則失。上下亂。貴賤

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飭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爲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爲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爲人父者。慈惠以教。爲人子者。孝弟以肅。爲人兄者。寬裕以誨。爲人弟者。比順以敬。爲人夫者。敦悞以固。爲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

越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曰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職。士脩身。功材。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辯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和。士脩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

不務也。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飢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事，以事動民，以民動國，以國動天下。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得，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詰詐僞，屏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

民有淫行邪性。樹爲淫辭。作爲淫巧。以上諂君上而  
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故  
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  
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諂淫  
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諂耳。淫觀  
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身  
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曰。實壙虛墾。田疇脩。牆屋。則  
國家富。節飲食。樽衣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  
布德惠。則賢人進。逐姦人。詰詐僞。去讒慝。則姦人



止脩飢饉救災害賑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歛毋苟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恠方丈陳於前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是故博帶梨大袂列文繡染刻鏤削雕琢采關幾而不征市鄽而不稅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爲玩好是故無用之

巖王曰佳得斬

物。守法者不失。

大復曰五輔脩條太榦廣川衍隰之文與權修是一家手  
小湯更靡先秦多此之與荀子體亦相類荀稍加刻飾  
徒以民知未知五輔法如兒學語彌見優孟  
又曰大較外言以曆鼎過半其夫龐雜即體之古近文  
之精疎義之瑜類居然可辨多著書者託為重言或別有  
世本來入務借行侈其富吾所信仲經言其他武成之  
策而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賓王曰管子之  
文各篇各出一  
格尤奇者四稱  
七主問山王及  
此篇  
又曰格奇文奇  
名言如屑世宙  
大觀

管子卷四

宙合第十一

外言二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溜  
大成。是唯時德之節。春采生。秋采蒞。夏處陰。冬處  
陽。天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  
行。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揆度儀。若覺  
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毋訪于佞。毋蓄于諂。毋  
育于凶。毋監于讒。不正廣其荒。不用其區區。鳥飛  
准繩。讓充末衡。易政利民。毋犯其凶。毋邇其求。而



賓王曰此下自  
為解

又曰管子之文  
之最奇者

大復曰五音主

氣屬陽五味出

形屬陰君陽象

也臣陰象也故

言君臣之分

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可淺可深。可浮可  
沈。可曲可直。可言可默。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  
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迹。夫天地一險一易。  
若鼓之有攄。攄攄則擊。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  
天地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君出  
令佚。故立于左。臣任力勞。故立于右。夫五音不同  
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而無所不順。  
順而令行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  
任力無妄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故君出

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一其愛而無獨與。是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妬。則夫婦和勉矣。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姓不養。百姓不養則衆散亡。君臣各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德。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潛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爲正。准壞險以爲平。鉤入枉而出直。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

大漢曰仙者人之遷化也既脩周而遷化常而變之而通之而復常矣又曰是非先定交而必信此規軸之憲遠而脩也如有不先規必有不識慮猶無軸而駕于途

也。桀紂以亂亡。湯武以治昌。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多備規軸者成。軸也。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猶迹求履之憲也。夫焉有不適善。適善備也。僊也是以無乏。故諭教者取辟焉。天清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所謂是而無非。非而無是。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滅盡也。溜發也。言徧環畢。莫

不戒而行、必  
躓必覆矣故曰  
將率而不戒  
賓王曰巨獲作  
矩矱

賓王曰淫儒猶

言滯滯

大復曰以下文

采瑰奇陸離春

秋之質古戰國

之標會合休雜

流稷下來希見

此文字

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必周  
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  
是唯時德之節。春采生。秋采斂。夏處陰。冬處陽。此  
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誠信淫儒。取與之必因於時  
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  
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賢人之處亂世也。  
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俾免。辟之  
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  
蓄矣。非爲畏死而不忠也。夫強言以爲僂。而功澤



不加進傷爲人君嚴之義。退害爲人臣者之生。其爲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脩業不息版。以待清明。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爲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凌轢人。人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爵尊則肅。士祿豐則務。施功大而不伐業。

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毒而無怒。此言止忿速。濟沒法也。怨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傷其身。故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蓄極。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言輕。謀泄蓄必及於身。故曰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故曰。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

毋訪于佞。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則私多行。毋菑  
于諂。言毋聽諂。聽諂則欺上。毋育于凶。言毋使暴。  
使暴則傷民。毋監于讒。言毋聽讒。聽讒則失士。夫  
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  
也。夫爲君上者。旣失其義正。而倚以爲名譽。爲臣  
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安懷樂。雖  
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是以古之人。阻  
其路。塞其遂。守而物脩。故著之簡策。傳以告後世。  
人曰。其爲怨也深。是以威盡焉。不用其區區者。虛

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不動。墮隄而  
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正而不  
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於聖人  
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  
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故曰。聖人參于天地。  
鳥飛准繩。此言大人之義也。夫鳥之飛也。必還山  
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  
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爲鳥  
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

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故聖人美而著之。曰千里  
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准。言大人  
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故爲上者之論  
其下也。不可以失此術也。譖充言心也。心欲忠。末  
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  
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  
之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聰明以知則  
博。博而不憚。所以易政也。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  
告。聽不順。不審。不聰。不審。不聰。則繆。視不察。不明。

夫復曰。摻過昏。  
憂焦思慮煩聰。  
明而不快則才。  
技反妄為。虐曰。  
伎奇。

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昏。繆過以昏則憂。憂則所以伎奇。伎奇所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譖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邇其求。言上之敗常貪於金玉馬女而吝愛於粟米貨財也。厚籍歛於百姓。則萬民懟怨。遠其憂。言上之亡其國也。常邇其樂。立優美。而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則煩亂以亾其國家矣。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

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故盛必失

佳語

而雄必敗。夫上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亡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故曰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也。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于物而旁通于道。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是故

大復曰此時輒  
有賦語其騷人  
後之筆耶

辯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  
可以廣舉。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爲之  
治。而計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爲之說。而况  
其功。歲有春夏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  
有昏晨。半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山陵  
岑巖。淵泉閎流。泉踰瀛而不盡。薄承瀛而不滿。高  
下肥磽。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鄉有俗。國有法。  
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准。稱量  
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各事之儀。其詳



大復曰萬物皆  
天地覆載之中

不可盡也。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  
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處其位。行  
其路。爲其事。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  
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脩理。  
而不迷。故名聲不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  
桴。擿擋則擊。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  
以盡天地之道。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惡。聲美是  
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故君子繩  
繩乎慎其所先。天地萬物之橐也。宙合有橐。天地

宙合之道又包  
天地之外

天地苴萬物。故曰萬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於天  
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  
以爲一裹。散之至于無間。不可名而山。是大之無  
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一典品之  
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多內則富。時出則當。  
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奚謂當。本乎無妄之治。運  
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至。無有應  
當。本錯不敢忿。故言而名之曰宙合。

大復曰先立綱爲經後解作傳結體奇造語更奇

又曰上春秋下秦漢絕不見此文字奇觀古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樞言第十二

外言三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先貴與驕則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

大復曰喜怒氣  
樂生于陰陽由  
二生四也人含  
陰陽以生離則  
死四情用而不  
用故曰立而不  
立

不。慎。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部。險。阻。蓄。藏。寶。也。聖。智。  
器。也。珠。玉。未。用。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未。用。故。  
能。為。天。下。生。而。不。死。者。二。立。而。不。立。者。四。喜。也。者。  
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  
為。善。者。非。善。也。故。善。無。以。為。也。故。先。王。貴。善。王。主。  
積。于。民。霸。主。積。于。將。戰。士。衰。主。積。于。貴。人。亡。主。積。  
于。婦。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  
師。也。為。之。為。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指。  
也。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為。人。之。所。制。者。有。不。

大復曰沒起者  
勝

寘王曰龍蛇五  
化豈如蛇跗蟠

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  
不好加名於人。人衆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  
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如此者。制人者也。德  
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衆。兵不強。而好  
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  
制也。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  
退勞佚。與人相胥。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  
也。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故先  
王貴當。貴周。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

翼之露且滯我  
大復曰一龍一  
蛇一日五化周  
應而無窮故無  
過二一以貫之  
也不化則一者  
過之之時即二  
矣不遠復不二  
過義政如是  
賓王曰聰明橐  
駟天子之容穆

一日五化之謂周。故先王不以一過二。先王不獨  
舉。不擅功。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結紐則  
絕。故親不在約束。結紐。先王不貨交。不列地。以爲  
天下。天下不可改也。而可以鞭箠使也。時也。利也。  
出爲之也。餘目不明。餘耳不聰。是以能繼天子之  
容。官職亦然。時者得天。義者得人。旣時且義。故能  
得天與人。先王不以勇猛爲邊竟。則邊竟安。邊竟  
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人故相憎也。人之  
心悍。故爲之法。法出于禮。禮出于治。治禮道也。萬

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以卑爲卑。卑不可得。以尊爲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飢。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儔類。盡死矣。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賢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爲用。



夫復曰動作無  
識卒來必備机  
心即神明先資  
不爾

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聖人用其心。澠  
澠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門。紛紛乎若亂絲。遺  
遺乎若有從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  
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  
禮。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  
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慤。戒之戒之。微而異  
之。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備之。信之  
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賤固  
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貴者。以其貴

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惡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賤者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救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衆人之用其

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  
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  
親矣。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  
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  
命屬于食。治屬于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  
今。未嘗有之也。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  
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  
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  
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賤其

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彌老  
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  
殆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耻也者有事也者事  
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  
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者  
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  
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  
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爲人臣者之廣道也爲  
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貧爲人臣者

之大罪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爵尊而主卑，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國而貴富者，其唯尚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爲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爲善者有福，爲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爲故先王重爲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

賓王曰語是千

古

又曰觀款器以  
宅虛概何益加  
之乎

賓王曰老者畏  
事吃者畏言

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秘。  
愛惡重閉必固。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  
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  
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爲事。  
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大復曰樞言必宿隱道術之士以管子重言行也略談主  
本詳于運術又法家強附于道耶多美言可市然楛葉也  
尚不如飛鳶心計小夫非大豪

又曰末行年六十而老吃其管氏與非與抑管稜處士之  
言與故先列管子下列樞言明乎有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賓王曰驟玩之  
雄偉峻整細縷  
之縱橫錯落如  
河決如珠連如  
觀播如陣馬如  
八陣之圖外望  
甚肅而其中龍  
虎風雲離散幻  
怪不可端倪此  
等文置之案頭  
日讀千過豈有  
厭哉

管子卷五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  
橫通。閭閻不可以毋闔。宮垣關閉不可以不脩。故  
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道踰越  
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閻無闔。外  
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  
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慙愿。  
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



賓王曰以上絕  
大意以下分入  
觀

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無由接於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境。以人猥計其野。草田多

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爲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山澤雖廣。

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無數。薦草雖多。六畜有  
征。閉貨之門也。故曰。時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  
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  
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  
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  
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  
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困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

不足以共其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脩。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襍文采。本資少而未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課凶饑。計師役。視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

賓王曰今閩中  
及新安皆然

定字曰按前作  
計師後則此師

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  
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  
澤可矣。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  
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  
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  
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故曰。  
粟行於三百里。則國毋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  
則國毋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  
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

乃師役也。謂興師役一分則相逮者衆而為三分是十分中有三分無事農之人而亡稅三之一矣。  
大澗曰師三年不解比于小凶三年

則衆有大遺苞矣。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非私草木。

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  
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  
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  
生於用力。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  
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  
相怨也。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衆有遺苞者。其  
戰不必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故令不必行。  
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  
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

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隔。閤閉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食谷水巷。鑿井場圃。接樹木茂。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里毋士舍。時無會同。喪蒸不聚。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故昏禮不謹。則民不脩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



黨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  
弑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  
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  
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爲上。祿賞爲下。則積勞  
之臣。不務盡力。治行爲上。爵列爲下。則豪傑材臣。  
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  
疾怨非上。賤爵輕祿。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  
行。而有爵祿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

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使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傑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僞。竭在敵國矣。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疆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令一布而

不聽者存。賤爵祿而毋功者富。然則衆必輕令而  
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賞罰不  
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  
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  
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故曰。置法出令。  
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  
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  
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彊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

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而敵國不畏其疆。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困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爲變。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兵士不用。困倉空虛。而外有疆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

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八觀似韓子其時法家流為之其說計察其文刻厲致無  
深遠吾多索盡秦篆文如是雄國猶奇宕神王

賓王曰議論侃  
毅氣勢縱橫詞  
藻艷發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刑殺無赦。則民不偷於爲善。爵祿無假。則下不亂其上。三者藏於官。則爲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矣。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

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已者。聖王之禁也。聖王既沒。受之者衰。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爲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爲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秦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

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爲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爲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行公道。以爲私惠。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聚徒威羣。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王官私。君事去。



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脩行則不以親  
爲本。治事則不以官爲主。舉毋能。進毋功者。聖王  
之禁也。交人則以爲己賜。舉人則以爲己勞。仕人  
則與分其祿者。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  
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削上以附下。枉法  
以求於民者。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  
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聖王之禁也。拂世以  
爲行。非上以爲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  
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身

定字曰按隱即  
索隱也辟倚皆  
邪不正

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爲民者。聖王之禁也。壺士以爲亡資。脩田以爲亡本。則生之養私不死。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爲市者。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時言大事以動上。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隱行辟倚。側入迎遠。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難其所爲。而高自錯者。聖王之禁也。守委閒居。博分以致衆。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濟人以買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聖王之禁也。行辟

大復曰結儲君  
援隣教以往陵  
上

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爲友。以蔽惡爲仁。以數變爲智。以重斂爲忠。以遂忿爲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脩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羣。

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故踰其官而離其羣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恥使之。脩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大復曰議論似韓非文勢。亦涉呂攬。表世之象。往之龐雜。煩碎音氣下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故曰令重而下恐。爲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夫倍上令以爲威。則行

恣於已以爲私。百吏奚不喜之有。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今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令出而不行者無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爲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

大復曰承上五  
將以之途君出  
令不守于一道  
下渝令而邪衢  
于五途途由于  
民而衢開于上  
非彼趨邪我示  
之也

成名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而求上之母危下  
之母亂不可得也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  
餓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穉也謂之逆布帛不  
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  
綦組相穉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  
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穉也  
謂之逆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爲行制  
死節而羣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  
富爲榮華以相穉也謂之逆朝有經臣國有經俗



民有經產。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受祿不過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實虛受者。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所貴賤不逆於令。毋上拂之事。毋下比之說。毋侈泰之養。毋踰等之服。謹於鄉里之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國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毋功

虛取。姦邪得行。毋能上通。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姦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不和。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固守。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

也而令乃行。故禁不勝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  
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  
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  
不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  
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  
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  
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  
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  
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

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強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兵有與分爭。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爲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天道之數至。則反。盛則衰。人心之變。有餘則驕。驕則緩怠。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緩怠者。民亂於內。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并兼。不攘奪。人雖衆。不緩怠。不

定字曰按此言

自諸侯而為天

子

又曰按此言自天子而為諸侯

傲下。國雖富。不侈。秦不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毋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

得存者。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雖毋功而可以得  
富者。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  
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  
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  
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  
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民毋爲自用。則戰不勝。戰不  
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  
若之何。曰不爲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爲六者。疑錯  
於斧鉞。不爲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

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  
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爲天下政治  
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大復曰周文之弊利巧不慙乃其末流漫如赴壑散虛如  
搏沙巧盡而喬粗反入拙矣六文心無慙不自檢哉徒開  
唐宗之溺此類也

管子卷六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賓王曰送空而

下

又曰維截然四

段意脈氣勢自

是相映發

賓王曰陡然另

起一勢

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廢人而復起。殆。可而不爲。殆。足而不施。殆。幾而不密。殆。人



賓王曰撥轉筆  
頭便已收住  
又曰另起

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母內。人主孤而母內。則人臣黨而成羣。使人主孤而母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民母重罪。過不大也。民母大過。上母赦也。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惠行則過日益。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過遺善。則民不勵。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君

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令而不行。則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爲人上者衆謀矣。爲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

大漢曰必然之  
數也如景與響  
又曰毋怪嚴言  
說行自克

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  
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  
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  
議。自貴者。國毋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倨  
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故彊者折。銳者挫。  
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僂。故萬民之心。皆  
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  
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議立。  
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

詭服殊說猶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  
自爲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  
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鬪士食於功。  
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鬪士食於功。則卒輕  
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  
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  
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犇  
馬之委轡。毋赦者。痊睢之礦石也。爵不尊。祿不重。

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爲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文有三侑。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雖

有過亦不甚矣。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爲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爲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財無砥滯，故曰儉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爲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

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疆者立，疆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爲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爲之用者寡也。然則爲之用者衆，則尊；爲之用者寡，則

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爲已用也。使民衆爲已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無常經。國無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爲用之愛之也。爲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夫以



定守曰按言愛人不足以用民及至能用民者反殺危勞苦飢渴之以至此極民遂為之用而無謀害上者蓋以法煮行民皆舍好之私而行此惡之公也

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已者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儼而斧鉞不上因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

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

大漢曰主運危  
言政可與四目  
四聰四門對書  
哀座

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刼。已刼而弑。凡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其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

廣王曰透入人  
情而辨才是以  
發之

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庭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爲重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

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勇而不義傷兵。仁而不法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法之侵也。生於不正。故言有辨而非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不苟爲辨。行必思善。不苟爲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

定字曰按此乃  
集書者再述異  
聞

大漢曰當時名  
法家指一而途  
殊各自立說參  
差同異故並收  
之其起議轉入  
紆曲可尋說亦  
種詞耳君天所  
樹也上下定制  
豈独在司命之  
權乎權必以道  
行術則末矣

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  
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一曰。凡人君之  
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曰。人君也。故從而  
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有故爲其殺生。急於  
司命也。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貴人賤人。使人相  
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  
以事其君。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六者在臣期年。  
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  
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

而君父不智也。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令入而不至，謂之瑕。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

大復曰道以物  
物道集虛而一  
貫務物者博溺  
心文滅實求滿  
而反得損也非  
象制物而物為  
制也

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  
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  
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  
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  
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  
行法脩制。先民服也。凡論人有要。務物之人。無大  
士焉。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滿虛在物。在物為制  
也。矜者細之屬也。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既  
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德行成於身而遠



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釣名  
之人。無賢士焉。釣利之君。無王主焉。賢人之行其  
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  
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明君公國一  
民以聽於世。忠臣直進以論其能。明君不以祿爵  
私所愛。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君不私國。臣不誣  
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今以誣能之  
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  
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爲司

大復曰當廢不  
廢古今惑也吳

空契爲司徒。臯陶爲李。后稷爲田。此四士者。天下  
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  
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  
易知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勢利官大。無以  
不從也。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  
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  
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  
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  
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

反語不可作正  
辭兵者不得已  
而用也不廢其  
當廢為佳兵欲  
廢其不廢為忘  
戰

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此二者傷  
國一也。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  
人。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而  
求廢兵。不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  
民務積。此所謂擅也。動與靜。此所患也。是故明君  
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  
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  
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  
彼智者知吾情偽。為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故

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羣臣比周。羣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爲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爲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爲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爲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大復曰。段落極句時佳。可以山采不可田穫。

又曰。篇不成。章散。次其旨。無奇而專。主必刑刻法。家餘食耳。維衍實瑣。又似拾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戰不必勝。勝則多死。得地而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大度之書曰。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爲此四者。若何。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

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利。則號制有發也。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法度審。則有守也。計數得。則有明也。治衆有數。勝敵有理。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明理而勝敵。定宗廟。遂男女。官四分。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一衆治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野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則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故曰。早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

勇士勸也。三官不謬。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故能制遠以數。縱強以制。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九章。一曰舉日。



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  
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  
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鵠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  
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九章既定而動。  
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  
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  
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詐僞不  
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發乎不意。  
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

大復曰雖獨入  
與衆俱入寶不  
必改實寶言貴

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行。  
無常。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  
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恃固不拔。中處而無  
敵。令行而不留。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  
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匱一氣專定。則  
旁通而不疑。厲士利械。則涉難而不匱。進無所疑。  
退無所匱。敵乃爲用。凌山阬。不待鈎梯。歷水谷。不  
須舟楫。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  
止。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寶不獨見。故莫之能斂。

也。又曰至此又歸  
道德上以無端  
無窮運之為獨  
神此以畜和養  
合因之為衆強  
獨神妙于衆叔  
衆強勇于進退  
以此談兵有本  
之論乎加韜鈴  
一等

無名之至盡。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畜之以道。則  
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  
輯以悉。莫之能傷。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  
發五機。設六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故  
能全勝。大勝無守也。故能守勝。數戰則士罷。數勝  
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  
不戰。其次一之。破大勝強。一之至也。亂之不以變。  
乘之不以詭。勝之不以詐。一之實也。近則用實。遠  
則施號。力不可量。強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

大漢曰不測我  
之實則據虛不  
見我之形則搏  
景  
又曰無設無形  
無為結上無名  
之至盡神乃謂  
道

一之原也。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利適器  
之至也。用敵。教之盡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  
能盡教者。不能用敵。不能用敵者。窮。不能致器者。  
困。遠用兵。則可以必勝。出入異塗。則傷其敵。深入  
危之。則士自脩。士自脩。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爲兵  
也。使敵若據虛。若搏景。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  
也。無形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此之謂道矣。若亡  
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

大漢曰管氏兵法一篇其寄軍之中權九合之勝略耶三

略素書之遺符耶過十三篇矣

又曰道一以貫之有一神出竒無窮可用十三篇又可為  
十三篇十三而無一圖之驥皮之席芻之狗也予故曰兵  
本

管子卷七

大匡第十八

內言一

賓王曰三匡及  
霸形皆後人追  
叙者然其文高  
古奇絕幾之平  
板敬仲之遠駕  
然者

空字曰按言子  
固辭傳稱疾不  
出君不信我權  
保子以死亡則  
君不疑必免子  
之傳矣  
賓王曰文古議  
正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  
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  
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  
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  
臣知弃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  
必免子。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管仲曰。不  
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將有國者。未可



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爲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糺之母。以及糺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爲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糺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糺也。雖得

定字曰兄古况  
字後倣此言犯  
命廢亂難得天  
下高不生况定  
齊社稷一國之  
政手  
賓王曰卓然  
大復曰管召二  
人語應是小白  
既主請魯殺糾  
之時忽于此言  
奪糾死糾何居  
又與範琳辭傳  
不相當紀者代  
為辭又錯為序  
也

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  
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  
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糺哉。夷  
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  
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  
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柰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  
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  
何行。管仲曰。爲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  
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



二心。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爲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申俞諫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

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于車。豎曼曰：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今彭生二於君，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夫君以怒遂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爲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爲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

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亡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也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

先入魯人代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  
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  
糾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  
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  
鮑叔乃告公其故圖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  
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  
爲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  
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  
齊也必將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

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紂也。爲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鮑叔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紂也。紂之不死而况君乎？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爲人也，敏而多畏，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公曰：諾。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

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

大復曰以或曰  
起例信疑兩存  
猶闕文之廣法

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  
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  
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  
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  
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  
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  
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  
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或曰。明年。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

也而文奇正陸  
離得此更神大  
傳所謂相雜太  
史公

定字曰按及謂  
所從黨與也

子紂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智豈且不有焉乎。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朋友不能相合。摻而國乃可圖也。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



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乃行至於  
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鮑叔乃告小白  
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恐老臣。事之未濟也。老臣  
是以塞道。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  
濟也。免公子者爲上。死者爲下。吾以五乘之實距  
路。鮑叔乃爲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  
中鈞。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  
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召管仲。管仲  
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

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亂也。爲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亂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王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脩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與其厚於兵。

大漢曰蕩船事  
國異人異年異  
自紀先立以下  
至後紀事多與  
傳左故別或曰  
起例載異聞也  
或曰明非管氏  
之書法家以其  
議祖之集其事  
傳附之主于管

不如厚於人。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二年，桓公彌亂，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爲兵。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而懼，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脩，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脩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讐。內脩兵革。管仲曰：

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也。爲義之士。不入齊國。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脩兵。關市之征。侈之。公乃遂用以勇授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愴其智多誨。姑少胥其自及也。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爲焉。亂乎。尚可以待。外諸侯之佐。旣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明年朝之爭祿相

刺。裝領而刎頸者。不絕。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爲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爲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公又內脩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於是其救宋也疾。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忌於辱。輔其過。則社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與師逆之。大敗之。桓公

大漢曰春秋之  
師未有加二千  
乘者也其虛言  
耶

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四年脩兵。同  
甲十萬。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  
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  
德而競於兵。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  
發小兵以服大兵。內失吾衆。諸侯設備。吾人設詐。  
國欲無危。得已乎。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  
五十里而爲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齊亦  
無復侵魯。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  
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請去

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  
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  
貪於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非齊國之利  
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  
曹劌之爲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桓公不  
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劌。曹劌亦懷劌。踐壇。莊公  
抽劌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  
左。榘。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  
走君。曹劌抽劌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

大復曰大匡志  
臣君以匡天下  
為功初叙五年  
弗諫自用之弊  
一用仲而伯始  
以此分兩截應  
揚而大慮則事  
多舛而仲功亦  
莽矣史記述  
止數事而于轉

進者。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竟。桓公許諾。以汶為  
竟而歸。桓公歸而脩於政。不脩於兵革。自圍辟人。  
以過弭師。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  
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夫杞。明王之後也。  
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  
內政之不脩。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  
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管  
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於  
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詐



禍因敗其幹位  
君心了如照  
則文之不可已  
也如是

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桓公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使之而不可。君受而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予車百乘，甲一千。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虛。桓公且封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

大復曰絕以小  
言國小故止封  
亡而國盡齊亦  
小矣如止何

者。絕以小。今君斲封亡國。國盡若何。桓公問管仲  
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君其行  
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  
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桓  
公問管仲將何行。管仲對曰。公內脩政而勸民。可  
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弛關市之征。爲賦  
祿之制。既已。管仲又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五  
年。諸侯可令傳。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  
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

大復曰東屬水  
其人性通敵西  
屬金其人剛果  
兩因其地而使  
其人

定字曰按小佳

侯以犬報。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爲東國。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爲西土。衛國之教。危傅以利。公子開方之爲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魯邑之教。好邇而訓於禮。季友之爲人也。恭以精。博於糧。

作公子舉博聞  
而知禮禮字疑

禮字誤也

又曰按蒙孫小

臣詐曹甯孫

多小信。可游於魯。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  
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  
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  
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  
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  
伐。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  
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  
車千乘。卒先致。緣陵戰於後故。敗狄。其車甲與貨。  
小侯受之。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北州

侯莫來。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曰。狄爲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下鳧之山。斬孤竹。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餘脩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旣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

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士庶人毋專弃妻。毋曲隄。毋貯粟。毋禁財。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人逃。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三

大復曰四十二年以上叙臣天下行事大略自以文為次用兵車乘車九合為外政結局復以踐位十九年起叙國中內政此一篇大體也布格大奇

者無一焉。可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饗國四十有二年。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稅。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弛而稅。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

定字曰按縣吏  
進諸侯士有善  
則與其賞有過  
則不與其罰蓋  
以他國故不連  
及也

子爲李。隰朋爲東國。賓胥無爲西土。弗鄭爲宅。凡  
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三十里置  
遽。委焉。有司職之。從諸侯欲通。吏從行者。令一人  
爲負以車。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客與有司  
別契。至國八契。費義數而不當。有罪。凡庶人欲通。  
鄉吏不通。七日囚。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貴人子  
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  
其能之大小以爲之賞。有過無罪。令鮑叔進大夫。  
勸國家得之成而不悔爲上舉。從政治爲次。野爲



大復曰不發是  
大復大後簡少  
其野多不發之  
報

大復曰國子斷  
獄只一句作不

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勸國家得之成而悔。  
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  
爲下。令晏子進貴人之子出不仕處不華而友有  
少長爲上舉得二爲次得一爲下。士處靖敬老與  
貴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爲次得一爲  
下。耕者農農用力應於父兄事賢多行此三者爲  
上舉得二爲次得一爲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  
兄事長養老承事敬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者爲  
次得一者爲下。令國子以情斷獄三大夫旣已選

了語漢入三大  
夫之舉因中三  
大夫之舉經婦  
君謂國子以完  
斷獄文局之奇  
後人不能亦多  
不解  
定字曰按處華  
句照上處不華  
下文謂以貴凌  
人使友居下也  
照友有少長好  
飲食照出下仕

舉。使。縣。行。之。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以。卒。  
年。君。舉。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  
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訟。驕。凡。三。者。有。罪。無。赦。  
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交。好。飲。食。行。此。三。者。有。  
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  
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  
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  
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  
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有。善。無。賞。

定字曰庶意廉  
察其意而罪之  
也

大復曰制刑必  
即天倫王制原  
父子立君臣此  
加師重在三身  
親屬情分屬義  
又有祿易則議  
貴之典易祿無  
斂即奪奉收田  
之罰有可無赦  
易後再犯也

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  
吏進之。君用之。善爲上賞。不善吏有罰。君謂國子。  
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出與師俱。上與君俱。凡三  
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斷獄情與義。易義與  
祿。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

大復曰首按事紀叙引入仲相分二大段法宜先內後外  
先政後功故倒叙仲桓君臣始相左後相成桓試仲亦仲  
試桓見病後醫見顛而後扶乃言易入而功轉用于此中  
失得順文相叙亦自合爾要于侈其功者外而所以爲功  
政也內也兵家背水陣形家倒騎龍最奇可觀

管子卷八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污名滿天下。壤可以爲粟。木可以爲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爲貴。財安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

省王曰桓公之  
識原大

使以甲兵贖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過罰以金。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弑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爲法度。不識其故何也。對曰。昔者

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  
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  
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  
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  
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  
計見棄。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  
隳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爲之也。必少有樂焉。不  
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公與管  
仲父而將飲之。掘新井而柴焉。十日齋戒。召管仲

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爲脩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爲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

定字曰求長年  
是因桓公以氣  
而急于求安故  
欲其長心長德

爲脩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  
父也。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  
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君奈何其  
偷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  
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  
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  
而可。對曰。始於爲身。中於爲國。成於爲天下。公曰。  
請問爲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此爲  
身也。公曰。請問爲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



而不責效且夕也且桓公之好內亦且微傲矣

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薄稅歛輕刑罰此爲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苑濁困滯皆法度不亡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此爲天下也

大復曰大匡以經天下小匡以理一國中匡以導君之辰  
樞也天之中也曰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始之外散利次之  
內興利乃以禁偷持其心以爲身要於道所端環中以應  
君正莫不正矣

賓王曰管子生  
平作用盡在此  
不可不熟看

小匡第二十

內言三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  
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  
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  
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  
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  
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  
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  
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

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爲之柰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

是乎。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爲魯國憂。君何不殺而受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殺之魯，

定字曰按言鮑  
知齊無他譽

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爲羣臣  
僂。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非弊邑之君所  
謂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  
而桎以予齊。鮑叔受而哭之。三舉。施伯從而哭之。  
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恐不僂賢人。其  
智稱賢以自成也。鮑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管  
仲召忽奉公子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功足  
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今魯懼殺公子糾。召  
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必將勤管仲以

為後惠照其君  
驕故勒管仲使  
君戒省不佚且  
以顯仲之功則  
國衆必歸之勒  
救之也  
又曰按言常人  
有為國得死力  
者功猶可貴令  
叔為桓得生仲  
功無以加矣

勞其君。願以顯其功。衆必予之。有得力死之功。猶  
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昭德以貳君也。鮑  
叔之知。不是失也。至於堂阜之上。鮑叔被而浴之。  
三。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誦纓挿衽。使人操斧而立。  
其後。公辭斧三。然後退之。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  
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  
朽。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先  
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  
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千。食必梁

定字曰按設象  
即同禮懸法象  
魏也本謂上所  
設亦謂下所行  
大復曰糞除顛  
旄掃除而養老  
重禮也以事先  
之禮事之

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飢。戎馬待游車之弊。戎士  
待陳妾之餘。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大夫在後。是以  
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  
不血食。敢問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周昭  
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國。比校  
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式美以相應。比綴以  
書。原本窮末。勸之以慶賞。糺之以刑罰。糞除其顛  
旄。賜予以鎮撫之。以爲民終始。公曰。爲之柰何。管  
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

賓王曰此德

又曰以下不

大瀆曰國語定

民居兩見文錯

出著書者為釐

正合撮而先叙

于成民事之上

似有條理然事

次而文則振

定字曰按官

府也此言士之

鄉下四句則商

工農之鄉也

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爲民紀。謹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秉也。桓公曰。參國柰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爲三軍。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柰何。管子對曰。制五家



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爲鄉。鄉有良人。三鄉爲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襍處。襍處則其言詘。其事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農。必就田墾。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且昔從事於此。以教

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爲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具備其械器用。比耒耜穀芟。及寒擊橐除田。以待時乃耕。深耕均種。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旣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於田。墜稅衣就功。別苗莠列疏。邀首戴苧蒲。身服襍襖。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

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爲農。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今夫工羣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爲工。今夫商羣萃

大漢曰次土宜  
農墾土宜未開  
燕宜土相地而

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竒怪時來。珍異物聚。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爲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正旅舊。則民不惰。山澤各以其時至。則

民不苟。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  
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桓公又問曰。寡人欲  
脩政以于時於天下。其可乎。管子對曰。可。公曰。安  
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奈何。  
管子對曰。公脩公族。家脩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  
以祿。則民相親矣。放舊罪。脩舊宗。立無後。則民殖  
矣。省刑罰。薄賦歛。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  
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  
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

長工以止民用。陳力尚賢以勸民知。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安。公曰。安之柰何。管子對曰。脩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慈於民。予無財。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君有征伐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

圍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公曰爲之柰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里。三分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居。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

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旣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



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圍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

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  
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  
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脩德  
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公令官長期而書  
伐以告。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  
有功休德。維順端慤。以待時使。使民恭敬以勸。其  
稱秉言。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公宣問其鄉里而  
有考驗。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質。以叅其成功。成  
事。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退而察問其

臍胸之胸謂之  
側臣狃縮孺也

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爲上卿之佐。名  
之曰三選。高子國子退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  
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  
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旣  
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士三  
出妻。逐於境外。女三嫁。入於春穀。是故民皆勉爲  
善士。與其爲善於鄉。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  
里。不如爲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  
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爲議。皆有終身之功。正月

定字曰按此即  
前五屬大夫每  
歲報政于君

賓王曰問五屬  
典問三卿者一  
字不差不嫌指  
複古文於重如  
此

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

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脩屬。屬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彊。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

兵公曰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鞞革二戟。小罪。入以金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擣試諸木土。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爲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爲大諫。王子城父爲將。弦子旗爲理。甯戚爲田。隰朋爲行。曹宿孫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

處衛。匱尚處燕。審友處晉。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  
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  
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  
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  
而先政之。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  
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  
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爲皮幣。以  
極聘。瀕於諸侯。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曰。  
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

定字曰國語註  
明彌渠禱海之  
名言齊行高山  
大海軍士可依  
之為險阻  
又曰塗雍語作  
漆

反其侵地常潛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河階綱山於  
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  
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朶里使海於有弊渠彌於  
有階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  
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弊渠  
彌於有階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  
其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海東至  
于紀隨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  
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亂



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存魯。蔡陵。割越地。南據宋鄭。征伐楚。濟汝水。踰方地。望文山。使貢絲于周室。成周反胙於隆嶽。荊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而騎寇始服。北伐山戎。制泠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縣車束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

諸侯國莫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爲載書。以誓要于  
上下薦神。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  
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甲不解壘。兵不解繫。弢無弓。服無矢。寢武事。行文  
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  
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宰孔致胙。且  
有後命曰。以爾自甲勞。實謂爾伯舅。母下拜。桓公  
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  
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

定字曰言人若  
德之不修故諸  
祥瑞不至鬼神  
不享守危不告  
之以言凶反不  
如民間

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  
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巴牂牁。不庾。雕題黑齒。荆  
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昔三代之受  
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皇鸞鳥不降。而  
鷹隼鷓鴣。梟豐庶。神不格。守龜不兆。握粟而莖者。屢  
中。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  
不育。而蓬蒿藜藿並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  
昌。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  
黃。今三祥未見有者。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桓公

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路。龍旗九游。渠門赤旂。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弑死。國絕無後。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爲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爲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桓

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公之爲已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爲幣。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爲幣。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櫛載而歸。故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旣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

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已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爲憂者爲之憂。可爲謀者爲之謀。可爲動者爲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使關市幾而不正。壙而不稅。以爲諸侯之利。諸侯稱寬焉。築蔡鄢陵。培夏靈父丘。以衛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行地滋遠。得人彌衆。是

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  
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  
無怵惕焉。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慙媿。小國諸  
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  
父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小國諸侯不卑。是故  
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懾。於是列廣地以益  
狹地。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其  
小人。不失成命。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  
稱動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桓公能假

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腰領。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



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爲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田莫不見禽，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

定字曰辭結作  
辭給苛微細也

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爲不可。優則亡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公曰柰何。對曰。公子舉爲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爲人巧轉而兗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其爲人也。小廉而苛怙。足恭而辭結。正荆之則也。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

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  
立爲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  
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  
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  
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  
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  
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  
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  
吾。夷吾不爲也。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

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大復曰。就齊語詮次。而小更益之。益無加焉。其更鐵易金矣。

王言第二十一

關

內言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賓王曰文極高  
古前後結攝景  
廉察而慕處  
處往得趣

管子卷九

霸形第二十二

內言五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  
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拍此鴻未也景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  
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  
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  
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  
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  
仲父胡爲然。盍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寡人之有



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歛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歛。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於是

大復曰叙桓仲  
君臣一段伴疾  
不救以愚弄諸  
臣事詞景色種  
種如畫直臣請

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  
定。令於百吏。使歲者百一鍾。孤幼不刑。澤梁時縱。  
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  
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  
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胸。稱疾。召管  
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  
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棖。陳歌舞  
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  
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



以慶四言歸結  
如陣法如禪偈  
如射覆秦策中  
叙范睢昭王相  
見一段情事畧  
相當

然  
宿玉曰光景宛

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  
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  
邢衛矣。桓公起行。筍虞之間。管子從至大鍾之西。  
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  
仲曰。樂夫。管仲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  
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鍾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  
於口。而令行乎天下。游鍾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  
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  
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

虞王曰法古太  
公多用此法

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宮中  
虛無人。桓公曰寡人以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  
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爲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  
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臣聞之。諸侯爭  
於疆者。勿與分於疆。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於  
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  
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  
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  
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

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  
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  
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  
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燔。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  
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  
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  
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堙。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  
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彊。能害已者。必齊也。  
於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

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  
賢其臣寡人願事之誰能爲我交齊者寡人不愛  
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  
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  
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  
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仲父何不  
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燔燹焚  
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  
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

大復曰全述前  
語戰國文如此

大復曰文奇事  
五奇曰其文武  
而文武用之兩

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境。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

謂太上貴因陰  
陽轉移仲氏之  
所以臣伯也

大漢曰召陵之  
師兩君無過也  
安所令又安請  
宋鄭安有百代  
城大傳乎

賓王曰是鴻鵠  
南北往來光景

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無  
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爲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爲請  
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  
之地。立百代城焉。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  
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  
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汝  
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  
南。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  
九合諸侯。反位已霸。脩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

○應○收○

大復曰一冷語  
應上作結先秦  
史記外無此體

之所謂樂也。

大復曰都虛言虛事為美夸張戰國法家流之託筆也其  
文亦戰國體華宏雄駿如出辨口稷下諸先生為之耶取  
辭焉善矣

又曰散之叙次如不關應中關應先秦之妙

霸言第二十三

內言六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化人易代。創制天下。等列諸侯。賓屬四海。時匡天下。大國小之。曲國正之。疆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併之。暴王殘之。僂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夫豐國之謂霸。兼正之國之謂王。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時。國脩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夫國之存也。鄰國有焉。國之亾也。鄰國有焉。鄰國



有事鄰國得焉。鄰國有事鄰國亾焉。天下有事則  
聖王利也。國危則聖人知矣。夫先王所以王者資  
鄰國之舉不當也。舉而不當此鄰敵之所以得意  
也。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是故先王  
有所取有所與有所誦有所信。然後能用天下之  
權。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  
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明  
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  
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

定字曰按以我  
明威之振征伐  
人者可合天下  
之權而德之也  
又曰遂德之行  
猶成德之行也  
如此者諸侯親  
之

均分以鈞天下之衆而臣之。故貴爲天子。富有天  
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以天下之財。利天  
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  
諸侯之親。以姦佞之罪。刑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  
以廣明王之伐。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聖  
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王取天下也。  
術。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夫使國常無患而名  
利並至者。神聖也。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是  
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夫一

言而壽國。不聽而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  
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  
然。輕與人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玉。  
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  
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  
之營壘也。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  
人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  
將動必知。愚人至危。易辭。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  
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

大漢曰大本小  
標漢之先破諸  
侯以攻項也地  
近攻遠秦之親  
中國為天下樞  
也

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  
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  
國。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坐近而攻遠。以大牽  
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  
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為天下  
正理也。按彊助弱。圍暴止貪。存亡定危。繼絕世。此  
天下之所載也。諸侯之所與也。百姓之所利也。是  
故天下王之。知蓋天下。繼最一世。材振四海。王之  
佐也。千乘之國得其守。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

夫道曰國非其  
國六下文體錯  
落變化可法

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也。天下皆理  
已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已獨孤，國非其國  
也。鄰國皆險已獨易，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亡國之  
徵也。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國小而政大者，  
國益大。大而不爲者，復小。疆而不理者，復弱。衆而  
不理者，復寡。貴而無禮者，復賤。重而凌節者，復輕。  
富而驕肆者，復貧。故觀國者觀君，觀軍者觀將，觀  
備者觀野。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其將如賢而非賢  
也，其人如耕而非耕也。三守旣失，國非其國也。

地大而不爲。命曰土滿。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兵  
威而不止。命曰武滿。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地  
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人衆  
而不親。非其人也。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德而欲  
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夫上夾而下苴。國小而  
都大者弑。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  
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  
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夫令不  
高不行。不搏不聽。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桀紂之

君不能專命則  
國不強也

人非生而亂也。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爲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疆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疆國衆。合疆以攻弱。以圖霸。疆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疆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疆國少而

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疆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疆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列不讓賢。賢不齒弟。擇衆是貪大物也。是以王之形大也。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其立之也。以整齊。其理之也。以平易。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祿。用地道。舉大事。用天道。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四封之內。



定字曰按制節  
謂事大國受其  
法全

以正使之。諸侯之會。以權致之。近而不服者。以地  
患之。遠而不聽者。以刑危之。一而伐之。武也。服而  
舍之。文也。文武具。滿德也。夫輕重彊弱之形。諸侯  
合則彊。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彊  
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彊國得之也。以收  
小。其失之也。以恃彊。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其失之  
也。以離彊。夫國小大有謀。彊弱有形。服近而彊遠。  
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  
負海。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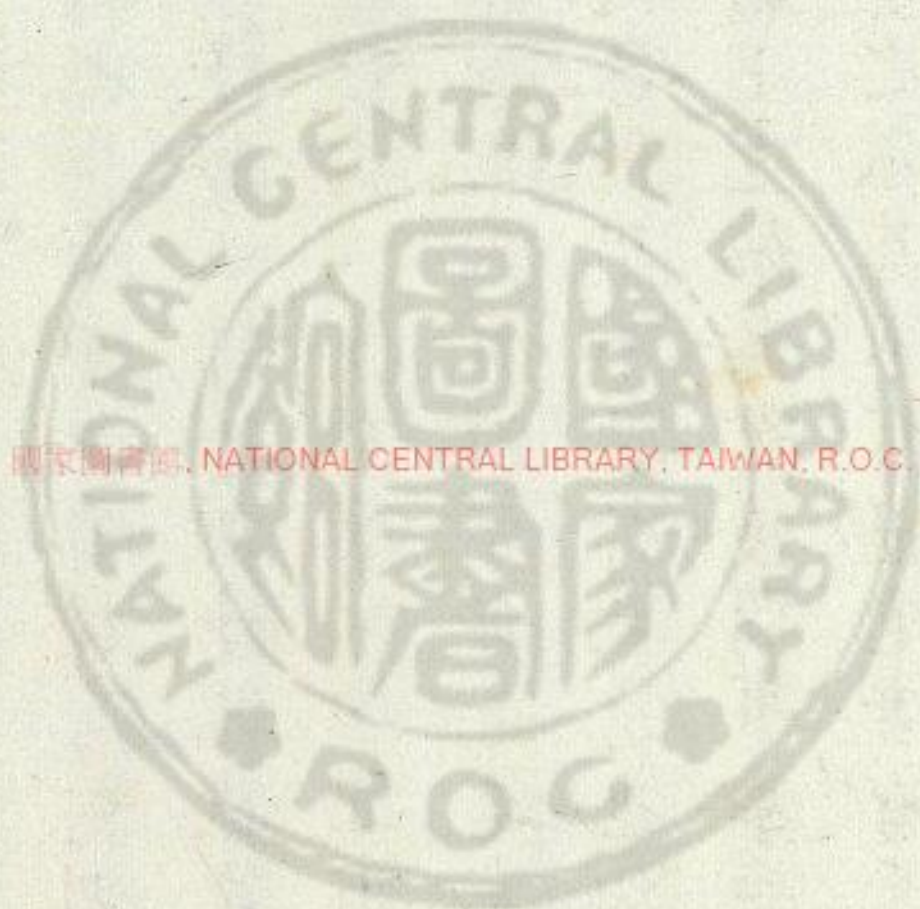
自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  
名者。無有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夫欲  
臣伐君。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必先定  
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  
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相形而知  
可。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  
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故善攻者。料衆以攻。  
衆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存不攻。  
以食攻。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存不攻。釋實而

攻虛釋堅而攻臙。釋難而攻易。夫搏國不在敦古。理世不在善攻。霸王不在成曲。夫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謀易而禍反。計得而疆信。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夫爭疆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疆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謀。知

大瀆曰范睢謂  
遠攻齊夫差之  
爭中原

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  
憎而利之。此鄰國之所不親也。權動所惡而實寡  
歸者。疆擅破一國。疆在後世者。王擅破一國。疆在  
鄰國者亡。

大瀆曰初陳雄暴精采辟壘生色都西揮風中半以後  
陽節盡陰節不守齊漸弛散矣頗又參差重複故准陰  
多多益難不善尾者霸王七十之勝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定字曰此篇大  
法累交而不窮  
真天下之奇也

大復曰易訟無  
猜之詞也

問第二十四

內言七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  
有功。則士輕歿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  
授事以能。則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無亂  
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  
舉知人急。則衆不亂。行此道也。國有常經。人知終  
始。此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政自小始。  
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問少壯而未勝  
甲兵者。幾何人。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問國之

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問國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

大漢曰責古債  
字

何家。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子弟以孝  
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  
幾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士  
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君臣有位而未  
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  
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於大  
夫者。幾何人。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  
人。官承吏之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羣臣有  
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



幾何人。鄉子弟力田爲人率者。幾何人。國子弟之  
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男  
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問人之貸粟米。有別  
券者。幾何家。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  
所也。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問士之有田宅。  
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  
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處女操  
工事者。幾何人。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問一  
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

輓家車者。幾何乘。處士脩行。足以教人。可使帥衆  
蒞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工之  
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脩城郭。補守備者。幾何  
人。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吏之急難。可使  
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甲兵。兵車旌旗。鼓鏡帷幕。帥  
車之載。幾何乘。疏藏器。弓弩之張。衣夾鈇。鈎弦之  
造。戈戟之繫。其厲何若。其宜脩而不脩者。故何視。  
而造脩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  
鄉師車輜造脩之具。其繕何若。工尹伐材用。毋於

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人有  
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時。簡稽帥馬牛之肥瘠。  
其老而死者。皆舉之。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  
出入死生之會。幾何。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  
深。門閭之尊卑。宜脩而不脩者。上必幾之。守備之  
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閔兵官之吏。  
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夫兵事者。  
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爲福也。失謀而敗。  
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問

之亦長篇連得  
于體不得不錯  
綜示變古文皆  
然

夫漢曰地市開  
三令君所申布  
我三官關於執  
禁訊察為多闕  
以外則造以  
隣為主絕之皆  
地政也故曰制  
地

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所辟草萊有益於家  
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所  
築城郭脩墻閉絕。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  
守者。何所也。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

制地。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為首。君臣之禮。父子之

親。覆育萬人。官府之藏。彊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

四極。具取之地。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而萬人之

所和而利也。正是道也。民荒無苛。人盡地之職。一

保其國。各主異位。毋使讒人亂。普而德營。九軍之

大瀆曰言外事  
既謹而名色事  
德各察之以觀  
外則叔詐之人  
無所行其欺而  
願德者不足因  
我也  
又曰貌德謂厚  
和結之以順其  
外不關邊惠此  
謂貌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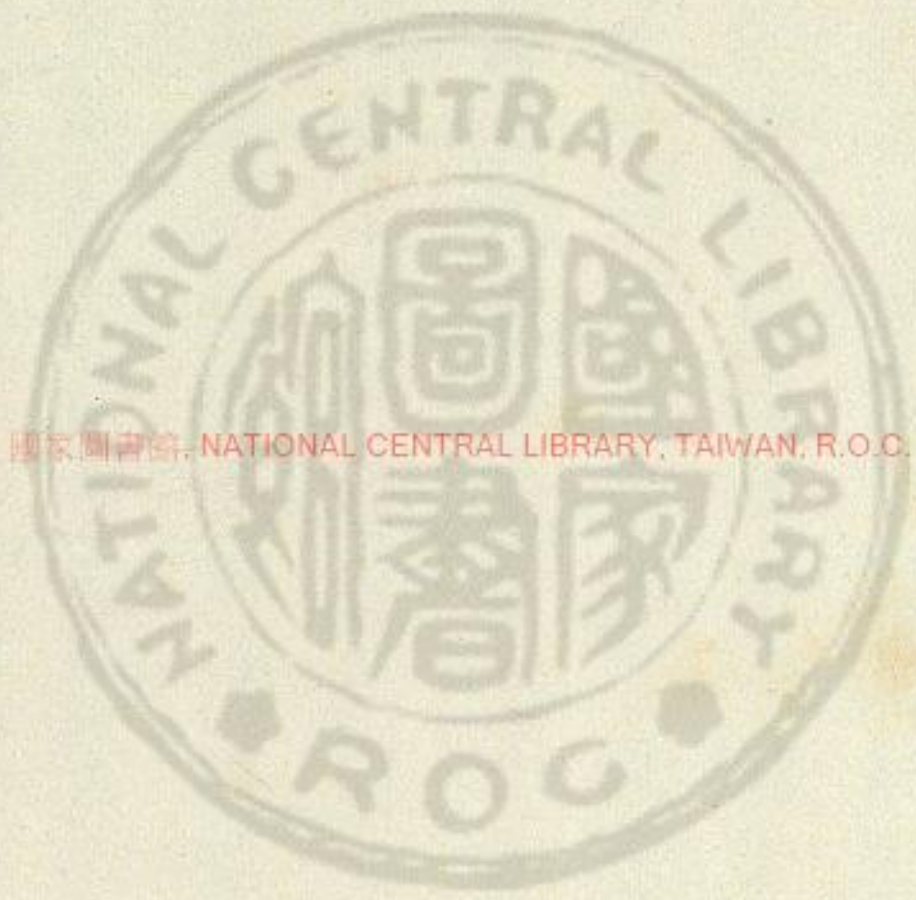
親關者諸侯之陬隧也。而外財之門戶也。萬人之  
道行也。明道以重告之。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  
市者勿征於關。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十  
六道同。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視其名。視其色。是其  
事。稽其德。以觀其外。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國  
則不惑。行之職也。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  
義。邊信傷德。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后鄉四極。令  
守法之官。日行。度必明。失經常。

制地合上問為一篇。以地市關三者大而煩。故以君曰申。

而飭之有不如制三官之罪也飭之即以問之也至邊則疆場慎守有常禁與故直曰問於邊吏此問政與上諸問合應

謀失第二十五

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卷十

戒第二十六

內言九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



又曰公亦固情  
一句收上三句  
法佳

大復曰濁以靜  
之徐清安以久

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  
之榮。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管仲復於桓公曰。任  
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  
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  
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  
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  
當物。生之德也。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御正  
六氣之變。禁止聲色之淫。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  
口。靜然定。生聖也。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故不以

之徐生是靜然  
定生此句德上

定字曰按云周  
旋也

天下爲利。義故不以天下爲名。仁故不代王。義故  
七十而致政。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  
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  
懼意。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如此而後可以爲天  
下王。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爲而  
成。不召而至。是德也。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  
化。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心不動。使四肢耳  
目而萬物情。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  
知用。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

如其寡也。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交之慶也。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桓公明日弋在廩。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脫釵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桓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飢而上重歛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

而又近有色。而遠有德。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桓公蹵然逡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上薄歛焉。則人不患飢矣。人患死而上寬刑焉。則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援綏而乘。自御。管仲爲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官。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

大復曰樵蘇曰  
草封糞海曰澤  
鹽自兩事上不  
正故婦若布

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如  
君之王也。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於是管仲與  
桓公盟誓爲令曰。老弱勿刑。叅宥而後弊。關譏而  
不正。市正而不布。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  
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譬若市人。三年教人。四年  
選賢以爲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傳施  
城北。伐山戎。出冬。茵與戎叔布之天下。果三匡天  
子而九合諸侯。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

定字曰按此言  
已不事人未嘗  
得人布織猶若  
不下小國故諸  
侯不至也意者  
或有不需致諸

乎。君將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  
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  
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  
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  
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  
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  
侯而不至。爲之柰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  
爲人持接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  
耶。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

必行也。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爲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識而下問。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

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且朋之爲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甯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



不以國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爲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誦；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誦；寧戚之爲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之爲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誦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爲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

矣。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部有狗噬噬，旦暮欲齧我豨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北部有狗噬噬，旦暮欲齧我豨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能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部有狗噬噬，旦暮欲齧我豨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

子開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歿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犇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于麇。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大溪曰戒多循道錄定之務故別於霸言而以戒名其文體相似也所譚道微中精要似後金匱之秘或黃帝以來道流遺文可入經言弋廩以後撮拾漫耳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輟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故將出令發

大復曰棟君相  
為叅具星兵主  
之本而以徧知  
天下合入地圖

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使羣臣大吏父  
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論功勞。行  
賞罰。不敢蔽賢。有私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使  
百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  
也。繕器械。選練士。為教服。連什伍。徧知天下。審御  
機數。此兵主之事也。

大復曰地圖叅憲制分三篇皆權書談一節深一節文亦  
一篇精一篇義相此合故應叅看

叅患第二十八

短語二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  
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  
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  
辜。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  
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  
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羣臣  
朋黨。則宜有內亂。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  
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

大漢曰略計師  
兵力之費如此  
軍興之需象何  
安不復矣善師  
者慮勝而動計  
日而捷

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  
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  
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內  
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故凡用兵之計。三  
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故一期之師。  
十年之蓄積。殫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今交刃。接  
兵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攻城圍邑。主人易  
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是以聖  
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夢。其

數不出於計。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伐者同實。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伐者同實。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



大漢曰器兵也  
成兵成勝也借  
一者義不還踵  
勾踐之蹈水冒  
順之鳴鏑往夫  
也席再勝者先  
聲奪人夫差之  
入郢白起之燒  
陵驚夫也三勝  
者文德可未左  
車之檄燕陸生  
之招魯游夫也

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大漢曰參惠譚兵處佳言欵珠屑玉贈矣後人著蔡權家  
十三篇外漢士奉之帳秘矣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凡兵之所以先爭。聖人賢士。不爲愛尊爵。道術知能。不爲愛官職。巧伎勇力。不爲愛重祿。聰耳明目。不爲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脩矣。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故小征千里。徧知之。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間之。大征徧知天下。日一間之。散金財。用聰明也。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兵不呼傲。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傲則敵人戒。苟聚

大坂曰借夷齊之名引武王之

又曰散金財為

間政以用聰明

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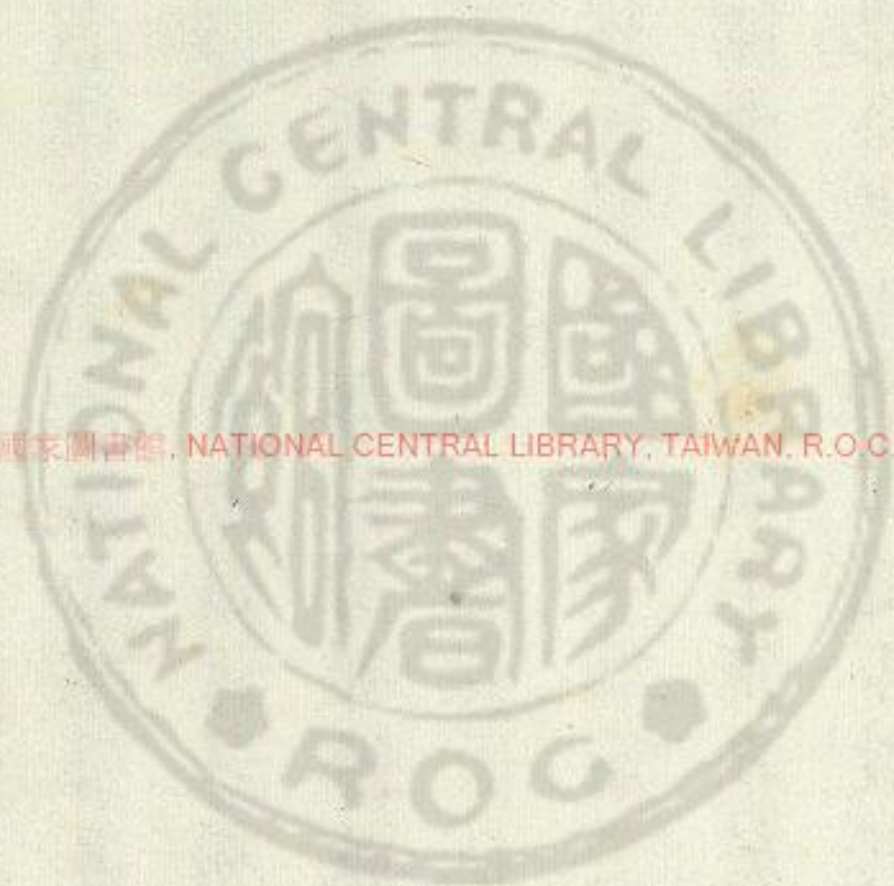
賓王口所以伐  
楚先假蔡  
天璣曰攻堅則  
我用于攻而敵  
如處女是使敵  
瑕之堅也乘瑕  
則敵失其守而  
我乘破竹維敵  
之堅之瑕矣孫  
子三駟之法

則衆不用。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  
兵者。攻堅則軻。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  
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屠牛坦朝解九牛  
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閒也。故天道不行。屈不足  
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故軍  
爭者不行。於完城池。有道者不行。於無君。故莫知  
其將至也。至而不可圍。莫知其將去也。去而不可  
止。敵人雖衆。不能止待。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  
富也。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

未必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大復曰。制。天子。恭。惠。其。言。兵。則。內。矣。此。中。權。鈐。術。也。決。勝。於。帷。幄。折。衝。于。朝。廷。然。乎。要。所。發。志。多。武。子。中。庖。言。然。而。造。語。精。奇。矣。短。語。政。如。短。兵。非。以。正。合。政。以。奇。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爲人君者。脩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爲人臣者。比  
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  
度不一。則脩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  
能匡。則百姓之與聞。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是故能  
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者。  
明君也。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脩義  
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希。若  
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

吏嗇夫任事。人嗇夫任教。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如此則人嗇夫之事究矣。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論法辟衡權斗斛。文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爲正。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敵愾忠信者。不得善也。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爲人君者。因其業。乘其事。而稽之以度。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有過者。罰之以廢亡之辱。僂死

之刑。而民不疾也。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禮。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職之。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蓄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是以上之



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愿。則上下體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夫爲人君者。廢德於人者也。爲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爲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爲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布政有均。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以勞受祿。則民不幸。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制

大復曰共者  
分上柄國如兩

令傳於相。事業程於官。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言下力上。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筴籍。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下之事也。爲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爲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是

君專者擅奪上  
勢有重無威

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蒞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爲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僞誅。視聽者衆也。是

以爲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選  
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  
可勝收也。官不勝任。犇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  
也。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  
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  
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  
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  
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是  
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爲上

而矯悖也。爲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迂之行。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順理而不失之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爲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爲人臣者。援私以爲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行公道而託其私焉。寢久而不知。姦心得無積乎。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偏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

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衣服緝綽。盡有法度。則君體法而立矣。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

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爲常。犯俗離教者。衆共姦之。則爲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縵制。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姦僞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

大猷曰玉制謂  
以歲之成質于  
天子是受要也

之所從來。是治本也。是故歲一言者。君也。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脩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爲常具以給之。相總要者。官謀士。量實義美。匡請所疑。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是以上有餘日。而官勝其任。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爲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僞之心。不敢殺也。夫道者。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亾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其所惡者。能除諸民。所欲

定字曰按將與  
之二句是留賞  
留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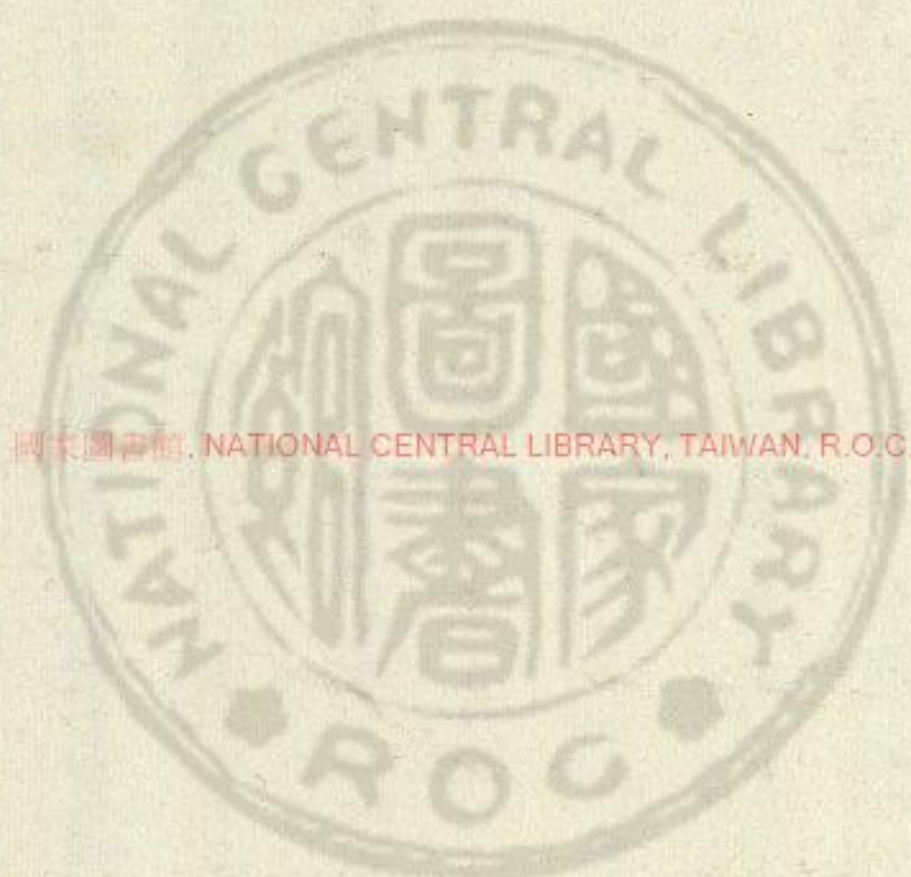
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故姦僞  
省。如冶之於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

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將殺之。嚴威不能振。嚴  
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間也。有善者不留  
其賞。故民不私其利。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  
其威。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則人歸親於上矣。如天  
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  
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  
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

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  
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  
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  
爲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  
然則民不便爲非矣。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  
聞。間之堵牆。窺而不見也。而名爲明君者。君善用  
其臣。臣善納其忠也。信以繼信。善以傳善。是以四  
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  
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賢人之臣。其主

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若量能而授官。上  
以此畜下。下以此事上。上下交期於正。則百姓男  
女皆與治焉。

大復曰。君臣散言治體。頗有至論。起名法之上。報道德之  
意。但不成体系。局氣。處理支  
又曰。文雖不甚古。亦嚴勁典制。順不比濫。切不入急。當在  
荀韓之上。中間一二段。脈絡稍不聯屬。戰國子書多如此  
者。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卷十一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於是智者詐愚。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彊虐。而暴人止。爲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師之。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是故國之所以爲國者。民體以爲

定字曰按處名  
物爲是違名物  
爲非

大漢曰水波而  
上二語可以印  
道

國君之所以爲君者。賞罰以爲君。致賞則匱。致罰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夫賞重則上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是故明君飾食飲。弔傷之禮。而物屬之者也。是故屬之以八政。旌之以衣服。富之以國裏。貴之以王禁。則民親。君可用也。民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

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  
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束布  
之罰。一畝之賦。盡可知也。治斧鉞者。不敢讓刑。治  
軒冕者。不敢讓賞。堵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  
義理明也。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  
來。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  
故曰德侵則君危。論侵則有功者危。令侵則官危。  
刑侵則百姓危。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  
侵之論。則下無冀幸之心矣。爲人君者。倍道弃法。



定字曰北應作  
比臣下比周也

大瀆曰則故  
是故

而好行私。謂之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  
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虐。騰至則北。四者有一。至敗。  
敵人謀之。則故施舍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選賢  
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僞止。要淫佚。別男女。則通亂  
隔。貴賤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  
法不隱。則下無怨心。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  
之道也。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  
也。民所君也。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  
也。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則不

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從其欲。阿而勝之。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爲倒君。臣爲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以根之。然則躁作姦邪。僞詐之人。

定守曰按言刑  
罰教加于近侍  
故便僻不能食  
其意比党者必  
誅之故大臣不  
能侵其勢

不敢試也。此禮正民之道也。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爲之驅也。明君在上。便辟不能食其意。刑罰亟近也。大臣不能侵其勢。比黨者誅明也。爲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爲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制令之

大瀆曰能易有  
威矣易之是其  
党也

又曰先其君四  
者絕屬中央之  
人

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爲急急。  
可以取威。以急爲緩緩。可以惠民。威惠遷於下。則  
爲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  
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  
威黨於下。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爲  
勞於下。兼上下以環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則爲人  
上者危矣。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  
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  
者。脅其君者也。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四者

定字曰按以人  
役上自君臣言  
以力役明白等  
類言以形役心  
以一身言刑作  
形下同

定字曰按始干  
患不与其事即  
下患而不勞也  
親其事不規其  
道即下勞而不  
患

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是以爲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而刑道滔趕。進退者主制。滔趕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君以利和。臣以節。

信。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知得諸已。知得諸民。從其理也。知失諸民。退而脩諸已。反其本也。所求於已者多。故德行立。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明君之道。能

大澂曰大國之  
軍次二軍偏卒  
大夫之將一軍  
者按兵易亂常  
多幸心

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  
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  
牽於衣食之利。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君子食於  
道。小人食於力。分民威無勢也。無所立。事無爲也。  
無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食於道。則義  
審而禮明。義審而理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  
大夫。不敢有幸心。則上無危矣。齊民食於力。則作  
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  
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

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  
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  
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民篤於農。則財厚而  
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頃時而  
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正五官。國之體  
也。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  
曰亂。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爲姪姊。命婦宮女。  
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  
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



定字曰按言庶  
子為兄弟者惟  
有才有寵六不  
以逐嫡子而傷  
義故禮愛隆而  
不敢並遠子爵  
位尊而亦事適  
子也

不及官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官中之交。此先王  
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  
傷義。禮私愛驩。勢不並倫。爵位雖尊。禮無不行。選  
為都倭。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  
然則兄弟無間。邳讒人不敢作矣。故其立相也。陳  
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參伍相德而周  
舉之。尊勢而明信之。是以下之人。無諫死之認。而  
聚立者無鬱怨之心。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慝矣。其  
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舉能以就官。

大漢曰幾臣  
疑主而探  
術陰與敵約謀

不類無能以德弁勞不以傷年如此則上無困而  
民不幸生矣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亾者二內  
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  
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  
者無別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矣  
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失族於  
內失援於外此二亾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  
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  
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有小人之亂五者

大復曰妬絲者  
並后多寵而岸  
妬拒之如夫人  
五公子晉之里  
畜狐趙呂柳稱  
述者後世所云  
稱頌大臣功德  
莽操之于漢春  
秋田氏之于齊  
晏子云武歌且  
舞

大復曰罪伏即  
伏罪倒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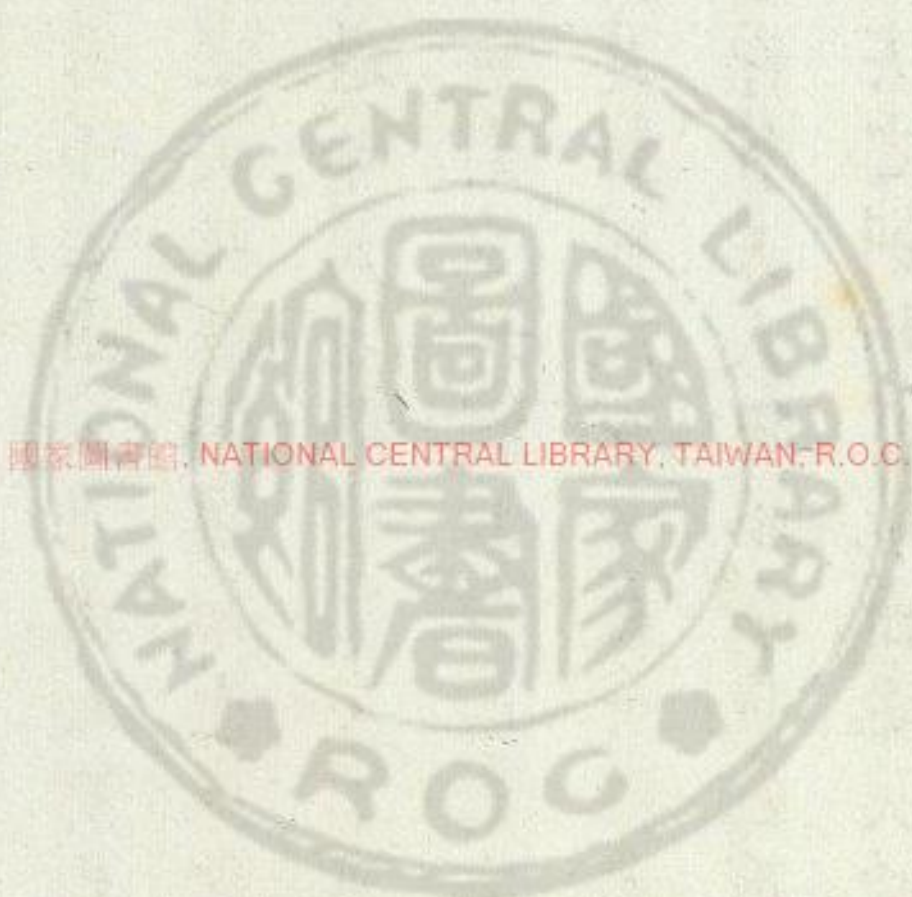
又曰衆風所以  
稽風衆也

一作則爲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妬紛。兄弟亂曰  
黨偏。大臣亂曰稱述。中民亂曰讐諄。小民亂曰財  
匱。財匱生薄。讐諄生慢。稱述黨偏。妬紛生變。故正  
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順大臣以功。順中民  
以行。順小民以務。則國豐矣。審天時。物地生。以輯  
民力。禁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則小民治矣。上  
稽之以數。下十伍以徵。近其罪。伏以固其意。鄉樹  
之師。以遂其學。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士反行  
矣。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以社

稷之任。若此。則士反於情矣。

大復曰。是先秦荀韓間一篇長議論文字。管子大都宜精  
言以刻新為奇。此散之夷。將材不可及。十萬更劣于上  
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賓王曰媚之乎  
其觀也奕之乎  
其舉也津之乎  
其液也腫之乎  
其鮮其耀也現  
穉也哉小稱乎  
定守曰按以為  
不善句言人之  
觀我甚明豈可  
逃遁以為不善  
也

賓王曰上注薪  
然下起突然却  
如正接

大漢曰氣者神

### 小稱第三十三

### 短語六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過為。而民毋過命。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以為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故先王畏民。操名從人。無不強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故先王畏民。在於然○起○身者。詭為利。氣與目為利。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突○

之運目者神之  
舍氣與氣交通  
目與目交視善  
惡之分各以類  
相見

重而名遂。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以來  
美名。又可得乎。我託可惡。愛且不能爲我能也。毛  
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爲可  
好。我且惡面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  
口。去惡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甚矣百姓之惡人  
之有餘忌也。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洩之。  
虛者實之。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  
身者。民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強也。治身之節者。惠  
也。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

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往○貴○務喜民來懼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目。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櫛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策。故邀獸可及。遠道可致。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



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管子曰。脩恭遜敬  
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則不失於人矣。嘗試  
多怨爭利。相爲不遜。則不得其身。大哉恭遜敬愛  
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  
而不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嘗試往之中國  
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爲治亂。  
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  
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  
而使之惡。故之身者使之愛。惡名者使之榮辱。此

賓王曰此前管  
子之言也此後  
後人追叙也然  
前後亦有微脈  
可思

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故先王曰道。管仲有病。桓  
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  
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  
臣也。故臣且謁之。雖然。君猶不能行也。公曰。仲父  
命寡人東。寡人東。今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  
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  
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  
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  
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

夫淚曰外以惡  
為內以蓋虛自  
古小人未有不  
由此塗亦未有  
不死見本性者  
也

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  
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  
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  
聞之。務為不久。蓋虛不長。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  
終。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  
堂巫而苛。病起兵。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官  
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  
悖乎。乃復四子者處。其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  
得出。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

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  
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  
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食將不得矣。公曰。  
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  
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幘以裹首而  
絕。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  
門之扇。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蟲出戶而不收  
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  
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爲寡人壽乎。鮑叔

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  
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  
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  
之社稷。必不危矣。

大瀛曰。奇造精刻。管子書本行也。如是。雀不則。累想。亦如  
是真。不則。贖。此小稱。三舉管子曰。其有意乎。為言也。指遠  
文深入。儒錯道。却非法家之論。脩治。而可服之。第曰。短語  
其體可短。不可脩。可小稱。不可大議。

四稱第三十三

短語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昏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昏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

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  
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伏。  
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  
令。以爲法式。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  
善哉。桓公曰。仲父旣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  
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  
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旣官職美道。又何以聞  
惡爲。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繒緣繒。吾何以知其美  
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

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爲善也。管子對曰。夷  
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  
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有家不治。借人爲圖。政  
令不善。墨墨若夜。辟若野獸。無所朝處。不脩天道。  
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衆所怨詛。希不滅  
亾。進其諛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  
良臣。敖其婦女。獠獵畢弋。暴遇諸父。馳騁無度。戲  
樂笑語。式政旣輒。刑罰則烈。內削其民。以爲攻伐。  
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



定字曰按別本  
注賢士之能  
揮于政事

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爲臣。不賓事左右。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循其祖德。辯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爲拂。遠君爲輔。義以

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爲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蘄忘已。遂進不退。假寵鬻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進曰輔之。退曰不可。以敗其君。皆曰非我。不仁羣處。以攻賢者。見賢若貨。見賤若過。貪於貨。

大復曰擅國壘  
君上以生奪政  
柄下以保珍貴  
寵

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倨傲不恭。不友  
善士。讒賊與鬪。不彌人爭。唯趣人詔。湛酒於酒。行  
義不從。不脩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爲令。迷惑其君。  
生奪之政。保貴寵於遷損善士。捕援貨人。入則乘  
等。出則黨駢。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  
有過。各奉其身。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曰善  
哉。

大復曰冗雜此俳書中劣品

正言第三十四 闕

短語八

定字曰按此篇

多錯簡不可讀

賓王曰奇語迭出

大漢曰一跣  
一跣屨承象刑  
之化也

管子卷十二

侈靡第三十五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可與政其誅倍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牛馬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故卿而不理靜也其獄一跣奇一跣奇屨而當死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

定字曰大昏謂  
甚昏昧也博夜  
後夜也謂長不  
明也所以甚言  
今人之昏昧

敝也。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  
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大  
昏也。博夜也。問曰。興時化若何。莫善於侈靡。賤有  
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  
禮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珠者陰之陽也。故勝  
火。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臧珠  
玉。諸侯臧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臧布帛。不然則  
強者能守之。智者能收之。賤所貴而貴所賤。不然  
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政與教孰急。管子

大漢曰四若四  
人多喻四教秋  
雲夏雲譎靜流  
水巖以肅之和  
以煦之靜則意  
動而怨流則思  
生而注

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  
遠。動人心之悲。譎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  
然若譎之靜。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使人思之。  
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辟之若秋雲之始。  
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  
山祭之。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  
今夫政則少。則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  
人乎。用貧與富。何如而可。曰甚富不可使。甚貧不  
知耻。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邀竭。雲平而雨不甚。無

委雲雨則遯已。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愛而無親則流。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爲有兆怨。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而祀譚次祖犯詛淪盟傷言敬祖禰尊始也。齊約之信論行也。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請問用之若何。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以殖。辯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戚。君親自好事。強以立斷。仁以好任。人君壽以政年。百姓不夭厲。六畜遮育。五

大漠曰故狝教也

大漠曰獎計也  
計國者以家君  
操曰重而行之  
柄計家起化而  
下之通于流水  
是君有招徠之

穀遮熟。然後民力可得用。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俱賢若何。曰。忽然易卿而移。忽然易事而化。變而足以成名。承弊而民勸之。慈種而民富。應言待感。與物俱長。故日月之明。應風雨而種。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民變而不能變。是桡之。傳革。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民死信。諸侯死化。請問諸侯之化。弊弊也者。家也。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好戰。



室宇曰按羅至  
樂謂耳倦然竹  
也

大復曰予奪使  
鞅總言用臣之  
柄徒以：下六  
者則予奪使擬

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傷心者不可以致功。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而雕卵然後淪之。雕橈然後爨之。丹砂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富者靡之。貧者爲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爲也。爲之畜化。用其臣者。予而奪之。使而輟之。徒以而富之。父繫而伏之。予虛爵而驕之。收其春秋之時而消。

之變化也富徒以驟祿貧士伏父薰錄用罪餘予虛爵貴其休貌而無任收春秋考課以時而黜陟臣有儲越禮也以札齊而居之功能盛者強也時舉譽以名勸之

之。有。禠。禮。我。而。居。之。時。舉。其。強。者。以。譽。之。強。使。服。事。辯。以。辯。辭。智。以。招。請。廉。以。標。人。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謂。國。亾。之。邇。故。法。而。守。常。尊。禮。而。變。俗。上。信。而。賤。文。好。緣。而。好。駟。此。謂。成。國。之。法。也。爲。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民。欲。佚。而。教。以。勞。民。欲。生。而。教。以。死。勞。教。定。而。國。富。死。教。定。而。威。行。聖。人。者。陰。陽。理。故。平。外。而。險。中。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化。之。美。者。應。其。名。變。其。美。者。應。其。時。不。能。兆。其。端。者。菑。

大復曰塞門與  
開國閉辱一正  
一反此為不能  
開而臣有以自  
樹者

及之。故緣地之利。承從天之指。辱舉其死。開國閉  
辱。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承從  
天之指者。動必明。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公事  
則道必行。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柰其辱。知  
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竿。家小害以小  
勝大。負其中。辱其外。而復畏強。長其虛。而物正以  
視其中情。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  
擇天下之所宥。擇鬼之所當。擇人天之所戴。而亟  
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

又曰強與短是  
人之到明與短  
劣不齊而立欲  
齊之唯舉賢  
風故下俱以用  
資非二應

又曰固事毋入  
言波勢方固我  
無入挑之

高予之名而舉之。重予之官而危之。因責其能以  
隨之。猶餓則疎之。毋使人圖之。猶疎則數之。毋使  
人曲之。此所以爲之也。大有臣甚大將反爲害。吾  
欲優患除害。將小能察大爲之。柰何。潭根之毋伐  
固事之毋入。深繫之毋涸。不儀之毋助。章明之毋  
滅。生榮之毋失。十言者不勝此。一雖凶必吉。故平  
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爲之。若何。積者立。餘  
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千歲毋出食。此  
謂本事。縣人有主人。此治用。然而不治。積之市。一

大復曰視其不可  
彼以下言用人  
以上言化利  
二者無事之待

人積之下。一人積之上。此謂利無常。百姓無寶。以  
利爲首。一上一下。唯利所處。利然後能通。通然後  
成國。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視其不可  
使。因以爲民等。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好而不已。是  
以爲國紀。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事未道者。不可  
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事道然後可以言名。  
然後可以承致。酢先其士者。之爲自犯。後其民者。  
之爲自贍。輕國位者。國必敗。疎貴戚者。謀將泄。毋  
仕異國之人。是爲失經。毋數變易。是爲敗成。大臣

定字口按別本  
注宗族國之滿  
屏若毀之則國

得罪。勿出封外。是爲漏情。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  
酒。是爲使國大消。三堯在臧於縣。返於連比。若是  
者。必從是嚙亾乎。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亾流而  
下。不平令。苟下不治。高下者不足以相待。此謂殺  
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畏何也。民已聚而散何也。  
輟安而危何也。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強而無義者  
殘。不謹於附近而欲來遠者。兵不信。畧近臣合於  
其遠者立。亾國之起。毀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國。  
小而脩大。仁而不利。猶有爭名者。累哉是也。樂聚

弱兵扼遠而不  
畏也

大復曰男女力  
作之財曰身財

之力。以兼人之強。以待其害。雖聚必散。大王不恃  
衆而自恃。百姓自聚。供而後利之。成而無害。疎戚  
而好外。企以仁而謀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衆  
而約。實取而言讓。行陰而言陽。利人之有禍。言人  
之無患。吾欲獨有是。若何。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  
以行。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公曰。謂  
何。長喪以黜其時。重送葬以起身財。一親往。一親  
來。所以合親也。此謂衆約。問用之若何。巨瘞。塋所  
以使貧民也。美壟。墓所以文明也。巨棺。槨所以起

大漢曰晉俗莫  
如井田

大漢曰艾治田  
也殺什一也寬  
之也從者艾是  
首與功後相率

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猶不盡故有次浮  
也有差樊有瘞藏作此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  
備合矣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不同法則民  
不困鄉丘老不通覩誅流散則人不眺安鄉樂宅  
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以留民俗也斷方井  
田之數乘馬甸之衆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皆  
以能別以爲食數示重本也故地廣千里者祿重  
而祭尊其君無餘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君始  
者艾若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者從者艾艾若



而從辟治者六  
從于殺什一所  
以廣勸耕而盡  
地政也此制從  
無封而始王道  
以此為上事  
又曰官司昭穆  
承上祭神祿臣  
二項以器事尊  
恩以戰事酬功  
然而宗廟之秩  
與朝廷之役官  
不同等云之故  
義之上祖之尊  
兩修燕害是以  
廟中之序用聚  
以昭宗姓朝中  
之任用殺以苛

一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者。從無封始。王事者上。王者上事。霸者生功。言重本。是為十畀。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官禮之司。昭穆之離。先後功器事之治。尊鬼而守故。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本事食功而省利。勸臣上義而不能與小利。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聞祭之時。上賢者也。故君臣掌君臣掌。則上下均。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其亾茲適。上賢者亾。而役賢者昌。上義以禁暴。尊祖以敬祖。聚宗以朝殺。示不輕為主也。載祭明置。高子聞之。

賢勞國休各有  
辨君道各有遠  
則為主之不可  
輕也

定守曰按高子  
聞之以下至雖  
有聖人惡用之  
皆錯簡也

定守曰按汚殺  
之事人執言屈  
已下人也雖有  
聖人惡用之言

以告中寢諸子。中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鼎饋。中  
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公言  
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子而  
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諸侯舍於  
朝。不鼎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與  
汝及若。女言至焉。不得母與女及若言。吾欲致諸  
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致諸侯。自吾不  
爲汚殺之事人。布織不可得而衣。故雖有聖人惡  
用之。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國貧而

不下人則諸侯  
不至雖聖人亦  
無用也  
大復曰國貧而  
利專富于鄙商  
賈乘上乏而莛  
市其美如此則  
上困國富而下  
無居息鄙邑蕭  
然則市不通而  
人莫尽如也如  
此則下困而究  
上亦困此先論  
富國然後下及  
強兵  
又曰數言雜解

鄙富。莛美於朝市。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選賢舉能不可得。惡得伐不服。用百夫無長。不可臨也。千乘有道不可脩也。夫紂在上。惡得伐不得。鈞則戰。守則攻。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萬諸侯鈞。萬民無聽。上位不能為功。更制其能王乎。緣故脩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夷。吾謂替。公曰何若。對曰。以同。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神不明。囊橐之食。

大澂曰禱朝祭  
祀之朝事

大澂曰請問非  
問禱言人君訪  
詢邊情而為之  
事謀

又曰候人即候  
吏偵騎邊之交

無報明厚德也。沈浮示輕財也。先立象而定期。則  
民從之。故為禱朝。縷綿明輕財而重名。公曰同臨。  
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渝者也。鈞同財。爭依則說。  
十則從服。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而民期然後成。  
形而更名則臨矣。請問為邊若何。對曰。夫邊日變。  
不可以常知觀也。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請  
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方百里之地。  
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內外相備。春秋  
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候人不可重也。唯交於

與辭主之能因  
交無攜二能必  
辭無溢言其人  
貴選不貴濫故  
不可重也與不  
可不重同  
又曰爵祿國之  
寶也弃而不吝  
以任大臣必其  
人聖智足當之  
椽如漢椽吏之  
椽佐吏小官毋  
使踰尊陵大能  
官之為君即主  
也主能用人合  
羣不守而自不  
散以大統小衆  
乃有長不然則

上能必於邊之辭。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爲  
內因也。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萬世之國。必有萬  
世之實。必因天地之道。無使其內。使其外。使其小。  
毋使其大。弃其國寶。使其大。貴一與而聖。稱其實。  
使其小。可以爲道。能則專。專則佚。椽能踰。則椽於  
踰。能官則不守而不散。衆能伯。不然。將見對。君子  
者勉於糺人者也。非見糺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  
前後不慈。凡輕者操實也。以輕則可使。重不可起。  
輕輕者有齊。重以爲國。輕以爲死。毋全祿。貧國而

群起為敵此糾  
合人群之道  
又曰輕重即中  
大小使能之權  
不別輕重而全  
祿之國貧用之  
全賞之善變為  
惡也以使常

用不足毋全賞。好德惡也。使常請問先合於天下  
而無私怨。犯強而無私害。為之若何。對曰。國雖強  
令必忠以義。國雖弱令必敬以哀。強弱不犯則人  
欲聽矣。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為仁也。加功於人而  
勿得。所橐者遠矣。所爭者外矣。明無私交則無內  
怨。與大則勝。私交眾則怨殺夷吾也。如以予人財  
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此  
謂無外內之患事故也。君臣之際也。禮義者人君  
之神也。且君臣之屬也。親戚之愛性也。使君親之。

大復曰無札象  
之紀君失其神  
而與臣下比則  
屬不以札而以  
際

定字曰况古况  
字

大復曰往至統  
句謂後以至言

察同索屬故也。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不可不謹也。賢不可威，能不可留，杜事之於前，易也。水鼎之汨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求珠貝者不令也，逐神而遠熱，交解者不處，况遺利。夫事左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勝。是故聖人重之，人君重之。故至貞，生至信，至言，往至統，生至自有道，不

大復曰山良止  
之義

大復曰無使下  
為固強必行則  
下必盡功能以

務以文勝情。不務以多勝少。不動則望有腐。旬身  
行。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執故義道。畏變也。天地  
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能與化起而  
王用。則不可以道山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其  
人。則與神往矣。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  
親戚可以時大也。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焉。人  
死則易云。生則難合也。故一為賞。再為常。三為固  
然。其小行之則俗也。久之則禮義。故無使下當上  
必行之。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不擇鄉而處。



市上嘗或曰移商人于國云

又曰極言商人之干利以比君臣應上言利又端本篇後靡

大復曰王制司馬辨論官林云之為言論叙之也牧臣牧也

不擇君而使。出則從利。入則不守。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上下。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然則貪動。枳而得食矣。徒邑移市。亦為數一。問曰。多賢可云。對曰。魚鼈之不食。呿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豈云哉。夷吾之聞之也。不欲強。能不服。智而不牧。若旬虛期於月。津若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故阨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不擇人而予之。謂之好人。不擇

大漢曰汝必法  
天隨時而節如  
生殺刑賞其大  
者主不動為道  
齊不一為行去  
其避世之充要  
于經世之務謀  
進顯之莫感應  
之犹怨世之不  
齊其再殺乎如  
此後可回世運  
而應天運

人而取之。謂之好利。審此兩者以爲處行。則云矣。  
不方之政。不可以爲國。曲靜之言。不可以爲道。節  
時於政。與時往矣。不動以爲道。齊以爲行。避世之  
道。不可以進取。陽者進謀。幾者應感。再殺則齊。然  
後運可請也。對曰。夫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  
也。春秋冬夏之勝也。然有知強弱之所尤。然後應  
諸侯取交。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  
神。以神事鬼。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殺。智運謀  
而雜橐刃焉。其滿爲感。其虛爲亾。滿虛之合。有時

而爲實。時而爲動。地陽時貸。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是故王者謹於日至。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爲政令。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將合可以禺。其隨行以爲兵。分其多少。以爲曲政。請問形。有時而變乎。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從其宜。則酸醎和焉。而形色定焉。以爲聲樂。夫陰陽進退。滿虛。亾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爲。歲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以通政事。以贍民常。地之變氣。應其所出。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

大復曰世數未  
來之測非運氣  
歲周之說

豫天之變氣。應之以正。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  
爲沮。其亟而反其重。咳動毀之進退。卽此數之難  
得者也。此形之時變也。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餘  
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衰。胡得而治動。對  
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怡美。然後有輝脩之心。其  
殺以相待。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故書之帝八。神  
農不與存。爲其無位不能相用。問運之合滿安臧。  
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百歲傷神。周鄭之  
禮侈矣。則周律之廢矣。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

大澗曰祭有時  
星云三舉三代  
之變祭以表世  
運夏祭關曰星  
殷祭陽曰燠周  
祭日以朝及闇  
曰星燔曰胸鼠  
應廣子為鼠盡  
伏夜出應陰陽  
之數意二至祭  
耶華落意春秋  
祭耶

通之野者。然則人君聲服變矣。則臣有依駟之祿。婦人爲政。鐵之重反旅金。而聲好下曲。食好醜苦。則人君日退亟。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視之亦變。觀之風氣。古之祭有時而星。有時而星燔。有時而燠。有時而胸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是故天子之爲國圖具其樹物也。

大澗曰遂節生枝蕭陔維珍瓊之玉葉金豆耳非大方之家大約文不論奇正以大雅則大以小巧則小

文 賓王曰精明之

管子卷十三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



大澗曰心欲清  
耳目欲開雅清  
而後開

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夫正人無求之也故能虛無  
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  
間之事謂之義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疎之體謂  
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僂禁誅謂之法大道可安  
而不可說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  
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  
潔其宮開其門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紛乎其若亂  
靜之而自治強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物固有形  
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故必知不言無爲之事

賓王曰雜解而  
德甚疏宥不作  
訓詁態  
夫復曰此心術  
辭與版法等不  
同往、微中道  
中人之言非道

然後知道之紀。殊形異勢。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  
爲天下始。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其可不利。以其  
好利也。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恬愉無爲。  
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過  
在自用。罪在變化。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  
其應物也若偶之。靜因之道也。心之在體。君之位  
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  
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  
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



外者兩解著書  
者以音玄自為  
解傳未可知宙  
合六然謂韓非  
則大逆庭矣

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故曰。  
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  
也。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趨者不靜。言動之不可  
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  
故曰動則失位。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故  
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  
內。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之與人也無間。唯聖人  
得虛道。故曰竝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去  
欲則宣。宣則靜矣。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

定字曰按言人  
求知彼必先修  
已設心以待人  
之設心則非虛  
矣謂之虛者以  
其無藏也必去  
知無藏然後不  
求不投心無慮  
而虛矣

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  
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  
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脩之此焉。能知彼。脩之  
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  
無藏則奚設矣。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  
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無形則無所位。迕  
無所位。迕故徧流萬物而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  
以生。生知得以職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  
謂所得以然也。以無爲之謂道。舍之之謂德。故道

定字曰按事至  
則應非先設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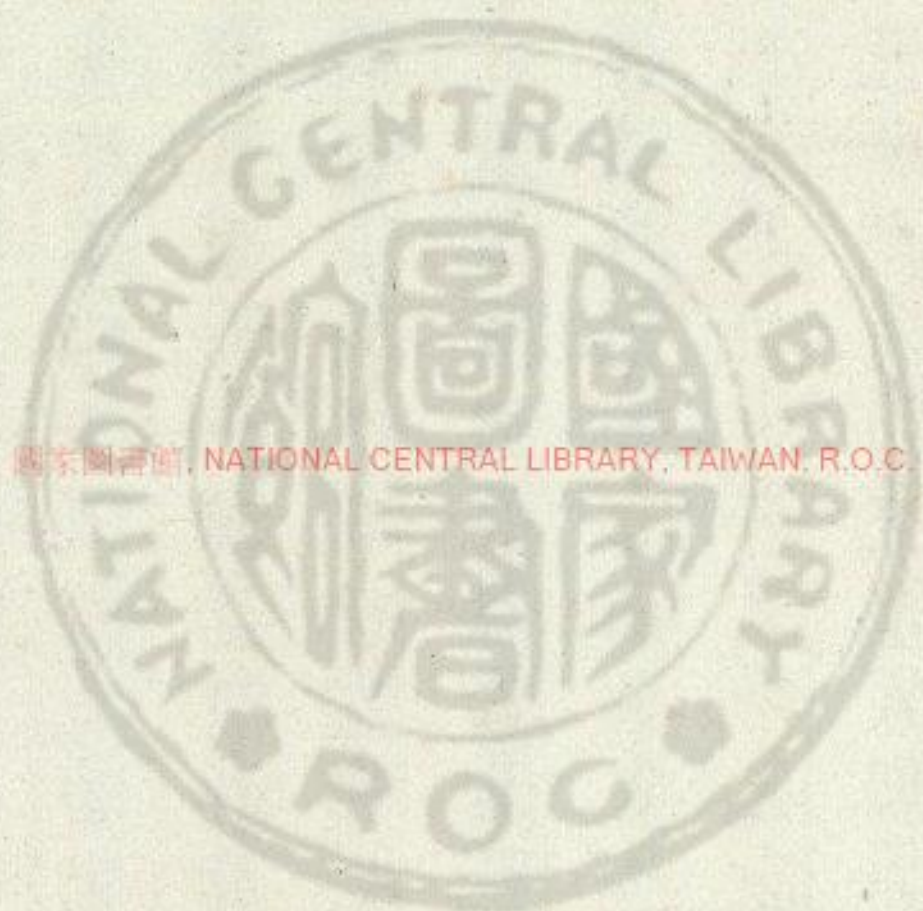
之與德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間之禮者。謂其所  
以舍也。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  
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  
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  
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殺僂  
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  
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  
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  
不宜言。應也。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不顧

曰不宜言即前  
義也

言。因也。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不出於口。不  
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固也。  
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  
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  
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門者。謂耳  
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  
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  
言正名。故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應也者。以其爲  
之人者也。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無

爲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以其形。因爲之名。此因之術也。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人者。立於強。務於善。未於能。動於故者也。聖人無之。無之。則與物異矣。異則虛。虛者。萬物之始也。故曰。可。以爲天下始。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非道也。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爲。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

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侷於物矣。變化則爲生。爲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德。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氣者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充不美。則心不得。行不正。則民不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專於意。一於心耳。



大瀆曰慕好也  
好選擇而不濶  
故事無滯而等  
之不亂

目端。知遠之證。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  
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已  
乎。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  
其精氣之極也。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慕  
選者。所以等事也。極變者。所以應物也。慕選而不  
亂。極變而不煩。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  
物。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聖人裁物。不爲  
物使。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治也者。心也。  
安也者。心也。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

大復曰聖人之  
心若鏡金心在  
中也

民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所以操者。非刑也。  
所以危者。非怒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至  
不至無。非所人而亂。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  
也。聖人之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歿世不亡。與時  
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人能正靜  
者。筋肋而骨強。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鏡大清者。  
視乎大明。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於四  
極。金心在中。不可匿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善  
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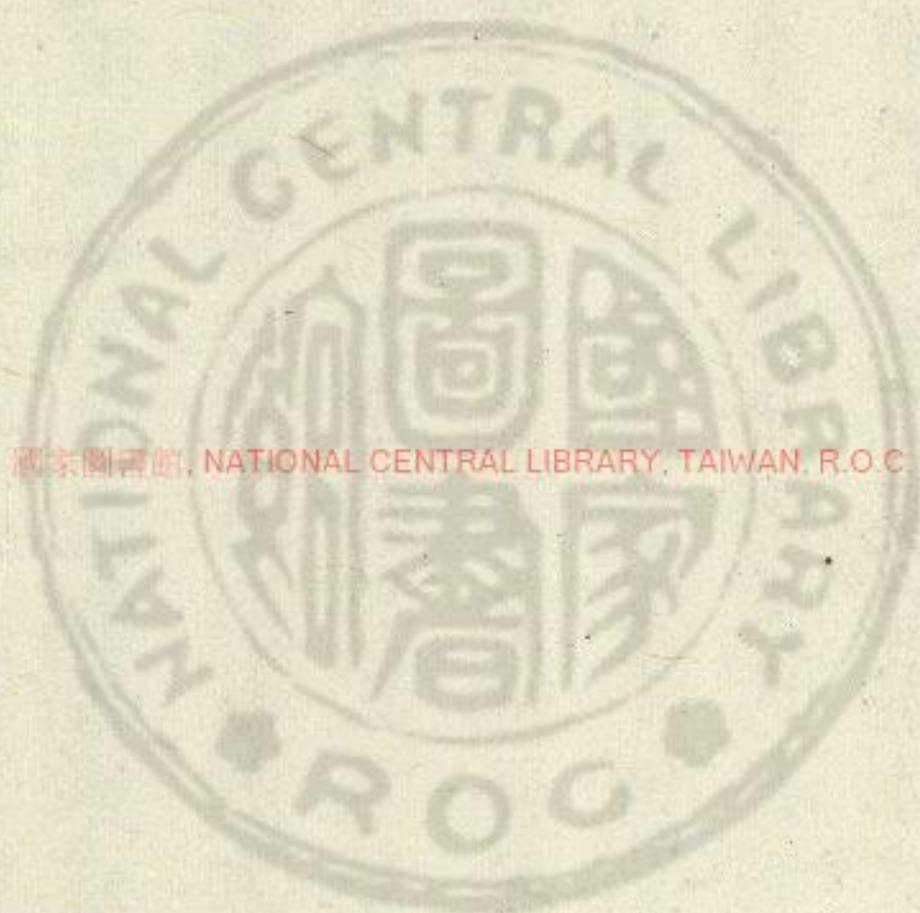
大漢曰心之中  
又有心即性宗  
是

聞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心之中又有心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爲原。泉之不竭。

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能令用之。被服四固。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

大復曰。心術是合道。言上為宗。下為支矣。語繁于前。而旨略寡。往。得珠於象。圓削玉于棘。猴亦玄。爰秘符說。林珍海足賞。詣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有○以○靖○爲○宗○以○時○爲○寶○以○政○爲○儀○和○則○能○  
久○非○吾○儀○雖○利○不○爲○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  
利○不○取○上○之○隨○天○其○次○隨○人○人○不○倡○不○和○天○不○始○  
不○隨○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  
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緣○其○理○則○知○其○情○索○其○端○  
則○知○其○名○故○苞○物○衆○者○莫○大○於○天○地○化○物○多○者○莫○  
多○於○日○月○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然○而○天○不○爲○一○  
物○枉○其○時○明○君○聖○人○亦○不○爲○一○人○枉○其○法○天○行○其○

大復曰不可常  
居二句即無適  
無莫  
又曰內兵志外  
兵五月我以出  
人人及以入身  
故聖人戰兵而  
耀德兵逆敵而  
勝德從身而來

所行而萬物被其利。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故萬物均。既誇衆矣。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不可常居也。不可廢舍也。隨變斷事也。知時以爲度。大者寬。小者局。物有所餘。有所不足。兵之出。出於人。其人入。入於身。兵之勝。從於適。德之來。從於身。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兵不義。不可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亾。強而卑。義信其強。弱而卑。義免於罪。是故驕之。

定字曰按去乃  
云字誤云善言  
為善事及無名  
即下文能者垂  
名也  
大復曰上言審  
量出入此中道

餘卑卑之餘。驕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此謂道矣。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左者。出者也。右者。入者也。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去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能者無名。從事無事。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故曰。美哉。弗弗。故曰。有中。有



也。中有而若無。故法無法始無。始終無終弱無。弱所謂中之衰。也以衰守中故。成而不居安有。極之反滿之虧。矣。

大復曰天推地。載一段言至激。功至微老之索。奮莊之扶搖孟。

中。孰能得夫中之衷乎。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故曰孰能弃名與功而還與衆人同。孰能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無成有貴其成也。有成貴其無成也。日極則仄。月滿則虧。極之徒仄。滿之徒虧。巨之徒減。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無以旁言爲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辯。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地不沈。

之直養

定字曰指言或  
搖之或言天地  
尚有所以推載  
之者况人豈無  
治之者故問治  
之者狀下遂詳  
無声無臭之妙  
而口耳目手足  
本之

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又况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  
夫。鼙鼓之動也。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夫或者  
何若然者也。視則不見。聽則不聞。灑乎天下。滿不  
見其塞。集於顏色。知於肌膚。責其往來。莫知其時。  
薄乎其方也。鞞乎其園也。鞞鞞乎莫得其門。故口  
爲聲也。耳爲聽也。目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  
事物有所比也。當生者生。當死者死。言有西有東。  
各死其鄉。置常立儀。能守貞乎。常事通道。能官人  
乎。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上聖之人。口無虛習也。

定字曰耳一續  
屬上句為是

大復曰雜言憲  
術同出即下論

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耳。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論者也。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論者也。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亾可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義於人者。祥其神矣。事有適而無適。若有適。觸解不可解。而後解。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為善乎。毋提提。為不善乎。將陷於刑。善不善。取信而止矣。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縣乎。日月無已也。愕愕者。不以天下為憂。刺刺者。不以萬物為筴。孰能弃刺刺而為愕愕乎。難言憲術。

而甲也人君陳  
憲布法必以難  
慎之心言而謀  
之詢謀僉同而  
後出之而一定  
無益無損可免  
于更張矣近庶  
也

大復曰名利生  
之所不得免而  
不可久拘宿而

須同而固。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故曰。知何知  
乎。謀何謀乎。審而出者。彼自來。自知曰稽。知人曰  
濟。知苟適。可爲天下周。內固之一。可爲長久。論而  
用之。可以爲天下王。天之視而精。四壁而知。請壤  
土而與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故子而  
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篡何能。歌武  
王是也。故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故  
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脩者。王道狹。臥名利者。  
寫生危。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爲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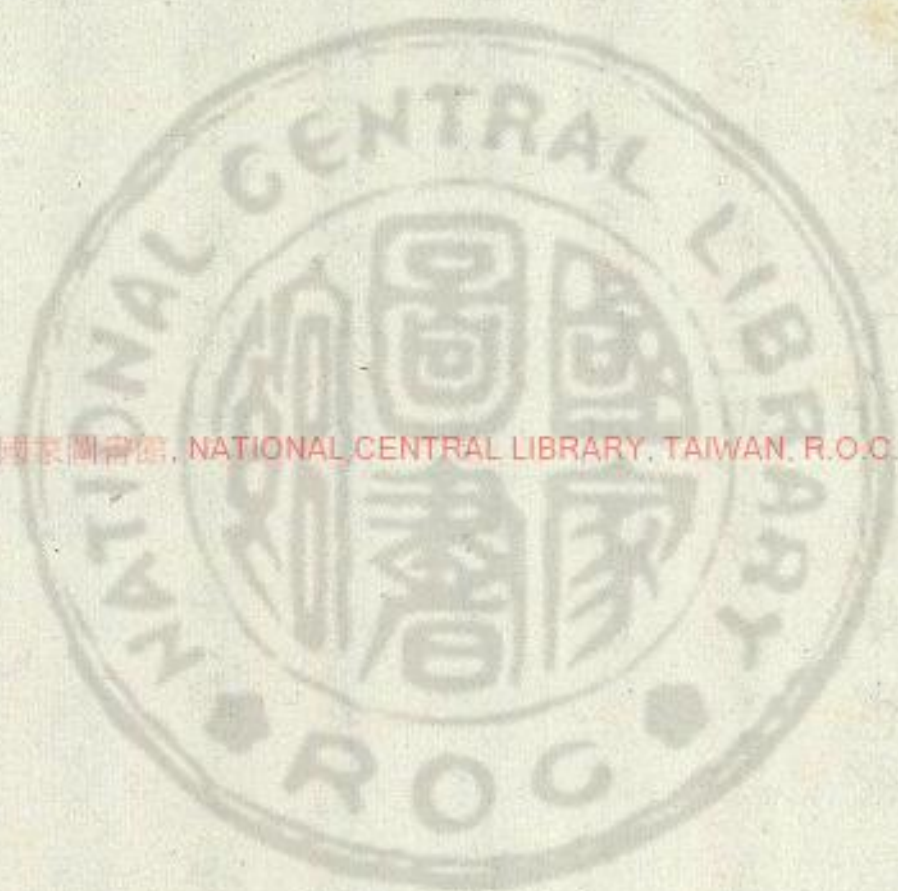
卧則盡于物而  
危于生寫盡也

持而滿之。乃其殆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  
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  
之家。不可以嫁子。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道之  
大如天。其廣如地。其重如石。其輕如羽。民之所以  
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弃近而  
就遠。何以費力也。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君親  
六合。以考內身。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既知行情。乃  
知養生。左右前後。周而復所。執儀服象。敬迎來者。  
今夫來者。必道其道。無遷無衍。命乃長久。和以反。

中。形。性。相。葆。一。以。無。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  
其。端。而。固。其。所。守。責。其。往。來。莫。知。其。時。索。之。於。天。  
與。之。爲。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故。曰。吾。語。若。大。明。  
之。極。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同。則。相。從。反。則。相。  
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

大復曰白心是道中神物妙門文亦是管子妙詣神品書  
中如此者不數白心即金心素心胸中純白是也純白而  
後神生全神靈通此必有本之言古與權奇疑非管氏之  
作春秋戰國未曾見此等文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卷十四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美惡賢不肖愚  
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也。  
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  
而好灑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  
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  
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  
也。而水以爲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



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  
準也。諸生之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  
無不居也。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產於金石。集於  
諸生。故曰水神。集於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  
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  
萬物莫不盡其幾。反其常者。水之內度適也。夫玉  
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  
者。知也。堅而不蹙。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  
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茂華光澤。並

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爲寶。剖以爲符瑞。九德出焉。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膈。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爲九竅。脾發爲鼻。肝發爲目。腎發爲耳。肺發爲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

定字曰按此言  
水之精粗濁塞  
能存而不能止  
者生人與玉

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察於微眇。故脩要之精。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爲人。而九竅五慮出焉。此乃其精也。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止者也。伏闇能存而能止者。著龜與龍是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於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欲上則凌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止者也。或世見。或世不見者。

生螭與慶忌。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螭螭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生人與玉。伏閣能存而亾者。著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螭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而管子則之。人皆有之。而管子以之。是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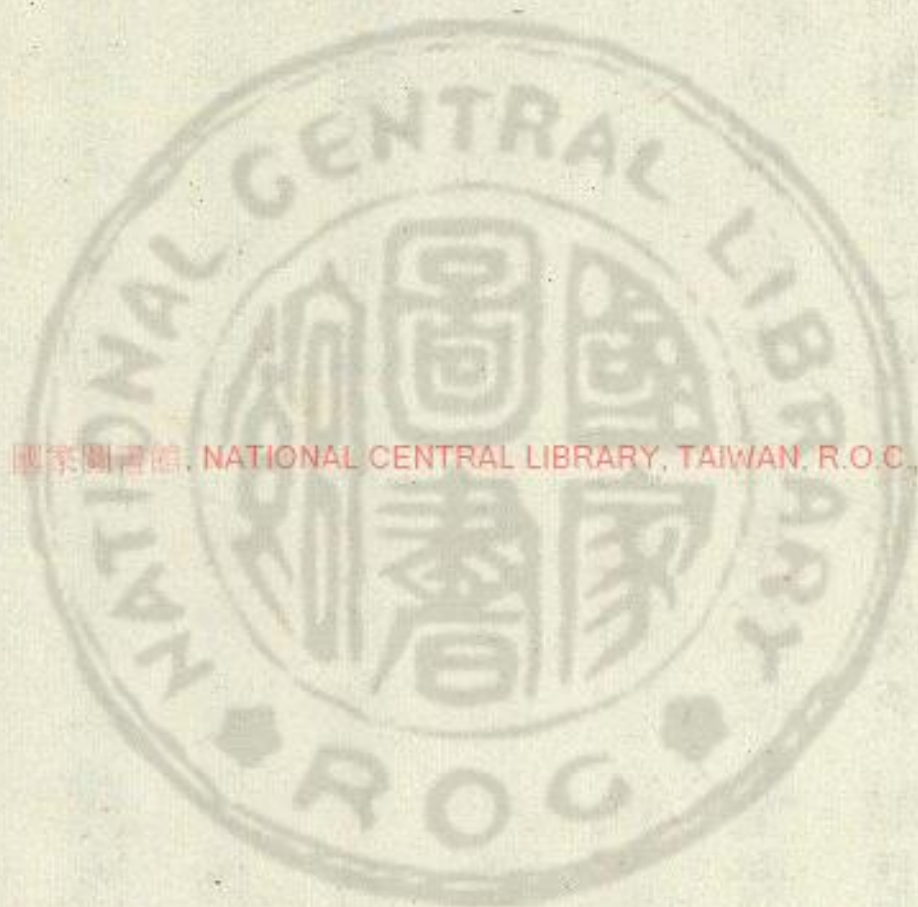
大復曰以水合  
地應首又起下  
諸國之水此脈  
絡也大奇

具者何也。水是也。萬物莫不以生。唯知其託者能  
爲之正。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  
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  
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  
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  
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冱而稽。淤  
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  
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  
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

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間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民心易則行無邪。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大復曰管子書全篇大文字甚少有則韓非呂攬之下流也。獨水地奇、怪、戰國古文之尤。莊子馬蹄諸篇是論。体有臨可尋。獲秦六說博辨。統在方之內。此絕不似人間所有。

又曰曰管子以之管子則之明。非管子著篇、中亦只二語。借名耳。他都不涉。才人立題自發其奇而附之書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復曰五運六  
氣湯之昏之天  
地察移訛測之  
故有時無時唯  
聖來知令焉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五漫。漫。六。昏。昏。訛。知。之。哉。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四。時。曰。正。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之。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使。不。能。為。昏。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上。見。功。而。賤。則。為。人。下。



大漢曰星日生  
也春主生

者直爲人上者驕。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  
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  
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  
方曰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其德喜。  
羸而發出節。時其事。號令脩除神位。謹禱弊梗。宗  
正陽。治隄防。耕耘樹藝。正津梁。修溝瀆。甃屋行水。  
解怨赦罪。通四方。然則柔風甘雨。乃至百姓。乃壽。  
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者。掌發爲風。是故春行冬  
政。則雕。行秋政。則霜。行夏政。則欲。是故春三月以

甲乙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三政曰凍解脩溝瀆。復亾人。四政曰端險阻。脩封疆。正千伯。五政曰無殺麀天。毋蹇華絕芋。五政苟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其德施舍。脩樂。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謹脩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九暑乃至。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中央曰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生皮膚。其德和平。用均。中正無私。實輔四時。

大復曰明于天  
曰星不明處曰

春羸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大寒乃極。國家乃  
昌。四方乃服。此謂歲德。日掌賞。賞爲暑。歲掌和。和  
爲雨。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是  
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  
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發故屋。辟故窳。以  
假貸。三政曰。令禁扇。去笠。毋扱免。除急漏。田廬。四  
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  
置設禽獸。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  
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金與甲。其德憂哀。

辰星陽辰陰星  
春辰秋

靜正嚴順。居不敢淫佚。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  
旅聚收。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聚彼羣材。百物  
乃收。使民毋怠。所惡其察。所欲必得。我信則克。此  
謂辰德。辰掌收。收爲陰。秋行春政則榮。行夏政則  
水。行冬政則耗。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  
一政曰。禁博塞。圍小辯。鬪譯蹠。二政曰。毋見五兵  
之刃。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圻五  
政曰。脩牆垣。周門閭。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曰  
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其德淳。越温。

怒周密。其事號令脩。禁徙民。令靜止。地乃不泄。斷  
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大寒乃至。甲兵乃強。  
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掌罰。  
罰爲寒。冬行春政則泄。行夏政則靄。行秋政則旱。  
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  
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脩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  
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四政曰捕姦遁。得盜  
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五政苟  
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涸。秋榮。

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遯至。賊氣遯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作祀而寄德焉。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爲德。陰爲刑。和爲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是故聖王日食。則脩德。月食。則脩刑。彗星見。則脩和。風與日爭明。則脩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

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道生天地。德出賢人。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刑德不失。四時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王事必理。以爲必長。不中者死。失理者亾。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四守有所。三政執輔。

大復曰稽古聖  
為前乘後王為  
終

又曰天積陽地  
積陰陽饒陰之  
陽動而變陰靜  
而常天九制老  
之變也地八制  
少之不變也陽  
可過陰不可過  
也人履地而戴  
天負陰而抱陽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二者器也。三者充也。治者四也。教者五也。守者六也。立者七也。前者八也。終者九也。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五聲於六律也。六月日至。是故人有六多。六多所以銜天地也。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開乎萬物。以總一統。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為明天子。脩槩水上以待乎天。董反五藏以視不親。治祀之下以觀地位。貨暉神廬。合於精氣。已合而有。



靜為体動為用  
故制六言陰中  
之陽靜生動地  
法天也故天有  
九重地有八方  
人有六腑以應  
六運六律六味

常有常而有經。審合其聲。脩十二鍾以律人情。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通若道。然後有行。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黃帝澤叅治之至也。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大常察乎地利。

大復曰緩急陰陽之教也陽緩陰急分布四時而五行周焉五聲生于五行摠出二氣故曰緩急作五聲言五本于二也

故使爲廩者。奢龍辯乎東方。故使爲土師。祝融辯乎南方。故使爲司徒。大封辯於西方。故使爲司馬。后土辯乎北方。故使爲李。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五聲旣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日至。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總別

列爵論賢不肖士吏賦秘賜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冰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贖蟄蟲卵菱。春辟勿時。苗足本不瀉。雜穀不天。麇麋毋傳速。亾傷繼。祿時則不凋。七十二日而畢。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令掘溝澮。津舊塗。發藏。任君賜賞。君子脩游馳。以發地氣。出皮幣。命行人脩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鬱氣息。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

而畢。賸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御。不誅不貞。農事爲敬。大揚惠言。寬刑死。緩罪人。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而農夫脩其功力。極然則天爲粵宛。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賸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五穀之先熟者。而薦之祖廟。與五祀。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合什。

大復曰地質堅  
剛曰競氣歛也  
為環五谷次收  
曰鄰熟隣相比  
也

為伍。以脩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  
地之殺歛也。然則晝灸陽。夕下露。地競環。五穀鄰  
熟。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睹壬  
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  
則發而止。其氣不足則發。擱瀆盜賊。數剝竹箭。伐  
檀柘。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  
地之所閉藏也。然則羽卵者不段。毛胎者不牘。臙  
婦不銷弃。草木根本美。七十二日而畢。睹甲子。木  
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君危不殺。太

子危。家人夫人死。不然。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  
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七  
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脩宮室。築臺榭。  
君危。外築城郭。臣死。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  
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七  
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  
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牘。臙婦銷弃。  
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大瀛曰五行篇前文如冒叙指天人合氣之數文辭玄簡

不易詮釋內經陰符不如也後五列上令官敬授之修獵  
而不精然多奇文爾雅之流意其逸古傳耶太史公次上  
家陰陽無業籍合自小正以來至呂攬可彙為一家書而  
後世五行歲時等附之亦一業也

管子卷十五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大漢曰戰危事也。眩懼好謀不。然我過而沉溺。下陷得神不揚。曰懼水之克火。則澹滅過而報。阻憂虞得神不。夷曰慎險險多。謀則迷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小事不從。大事不吉。戰而懼險。此謂迷中。分其師衆。人既迷芒。必其將亡之道。動靜者比於死。動作者比於醜。動信者比於距。動誦者比於避。夫靜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貴得度。知靜之脩。居而自利。知作之從。每動有功。故曰無爲者帝。其此之謂矣。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天因人。聖人因天。





天時不作。勿爲客。人事不起。勿爲始。慕和其衆。以脩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與地同極。未得天極。則隱於德。已得天極。則致其力。旣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成功之道。羸縮爲寶。毋亡天極。究數而止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靜民觀時。待今而起。故曰。脩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羸羸縮縮。因而爲當。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盡行。

大復曰狀兵以  
女。後人者也  
不敢以先人男  
先而女應待其  
潰作因而乘瑕  
無不勝矣陰節  
勝陽後起者王  
又曰周陰節明  
陽節也周周康  
也是陰藏之義

之者有天下。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  
政象不敢以先人。中靜不留。裕德無求。形於女色。  
其所處者。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潰。  
作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行於不敢而立。  
於不能。守弱節而堅處之。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  
秉時養人。先德後刑。順於天。微度人。善周者明不  
能見也。善明者周不能蔽也。大明勝大周。則民無  
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大周之先。可  
以奮信。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索而不得。求之招。

大復曰三曾言  
其極也文主常  
武主變常極而  
變不極

搖之下。獸厭走而有伏網罟。一偃一側。不然不得  
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

大復曰篇中多雜越語其古兵家流傳雜引之耶抑管氏  
布行而蠶拾之耶文于書中最古談於兵家最奇最微此  
兵法形勢家本論也審勢而戰之無不勝豈獨商周哉漢  
之盛楚越之滅吳都有此道魏武于吳蜀且失之故兵危  
也難言哉

大漢曰正一篇  
爾雅似春秋前  
文然語古而作  
板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曰刑。正  
之。服之。勝之。飾之。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如四  
時之不賁。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如  
日月之明。曰法。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天  
下親之。曰德。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  
同度。曰道。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  
之。道以明之。刑以弊之。毋失民命。令之以終其欲。  
明之。毋徑。遏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養之以化。

其惡必自身始。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致刑其民。庸心以蔽。致政其民。服信以聽。致德其民。和平以靜。致道其民。付而不爭。罪人當名。曰刑。出令時當曰政。當故不改曰法。愛民無私曰德。會民所聚曰道。立常行政能服信乎。中和慎敬能日新乎。正衡一靜能守慎乎。廢私立公能舉人乎。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守慎正名。僞詐自止。舉人無私。臣德咸道。能後其身。上佐天子。

賓王曰風檣陣  
馬

九變第四十四

短語十九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  
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  
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  
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不然  
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  
而難攻也。不然則六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七賞明而  
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  
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

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闕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圍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是故人主有



能用其道者。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困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強。羣臣無詐僞。百官無姦邪。竒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

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周書曰。國法。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故曰。法者不可恒也。存亾治亂之所從出。聖君所以爲天下大儀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故曰。法。古之法也。世無請謁任舉之人。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無偉服無竒行。皆囊於法以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二

者。主之所恒也。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讎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衆強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珍恠竒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聖君之實用也。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讎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強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鄰國諸侯。能以其權

置子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翦公財以祿私士。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脩通輻輳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爲大治。故主有三術。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

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爲私賞之。有所惡而爲私罰之。倍其公法。損其正心。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爲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

定字曰按失字  
當作以謂聖君  
也。以度量置儀法

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故有爲枉  
法。有爲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貴不能威。  
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植固  
而不動。竒邪乃恐。竒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故聖  
君失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  
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而失君  
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  
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  
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是以羣

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則主日  
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  
之所慎也。凡爲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  
而行。離法而聽貴臣。此所謂貴而威之也。富人用  
金玉事主而來焉。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  
之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主因離法  
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近者以偏近親愛有求  
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美者  
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

定字曰白胸臆也

而淫之也。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疎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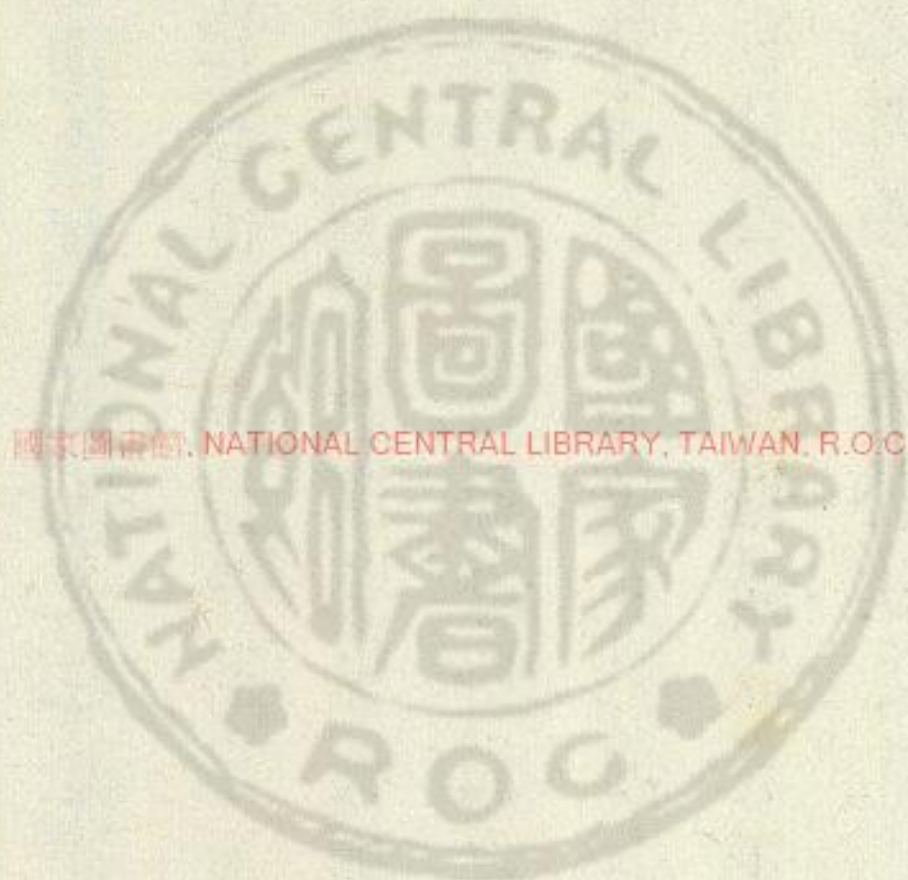


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  
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  
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  
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  
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非主令而行之。雖有  
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  
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  
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  
教妄舉也。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

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  
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大復曰古荒詞濫戰國末之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受字曰按識當  
作百官職乃字  
有闕誤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所謂亂國者。臣勝術也。夫  
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  
罰必也。故君臣共道則亂。專授則失。夫國有四亡。  
令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下情求不上  
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故夫滅侵塞擁  
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  
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也。動無非法者。所  
以禁過而外私也。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

則舉錯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比周以相爲匿。是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爲

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故官失其能。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敗而不可飾也。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明別。則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

爲之可也。

大復曰文與任法相似中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庭百慮  
其家不一圖國又忠臣死于非罪邪臣起于非功美言可  
市他日出雷同耳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脩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歛。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財竭則不能毋侵奪。力罷則不能毋墮倪。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



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歛。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爲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懃。反本而儉力。故賞必足以使。威必足以勝。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

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爲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衆暴寡。此天下

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治莫貴於得齊。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緩則縱。縱則淫。

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  
不立者。齊不得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  
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  
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故其位齊  
也。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  
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  
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  
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大復曰。君道主于勝。法之流弊也。帝王匹夫勝。予民不可

下成秦之敗而至不可救則勝之流毒乎小問云膠民  
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書中矛盾亦一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爲國之急者。必先

大漠曰曰禁末  
止奇不與後靡  
牙盾乎一國何  
以行之故管子  
雜家叢書之書  
也

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  
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  
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  
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  
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  
而五日食。說得透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  
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  
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  
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

賓王曰倍論四  
倍而列三于前  
帶一于後布置  
之法甚奇

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糴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四種而五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



大瀛曰霸不務  
德而動于兵故  
粟生之而隨耗  
之

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

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  
變俗易習。毆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  
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  
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  
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  
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  
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  
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治國  
之道也。

大復曰凡言富皆書中精言此管氏本術也至者必其遺  
書不亡去管未遠治其家學而善於計在春秋之末戰國  
之首耶戰國亡主主當國而熙富民一概急之以法死之  
而以生之死之而以治之國可異乎

管子卷十六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杲乎如登於天。杳乎如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卒乎如在於已。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成而智出。萬物果得。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能去憂樂。

喜怒欲利。心乃反濟。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勿煩。勿亂。和乃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復其來。不舍謀乎。莫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淫淫乎。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允道無所善。心安愛。心靜氣理。道乃可止。彼道不遠。民得以產。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渺渺乎。其如窮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

聲脩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  
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脩心而  
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  
敗所得以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  
之曰道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靜春秋冬夏天之  
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是  
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從物而不移能正能靜然  
後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可以爲精

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執一不失。能君萬物。君子使物。不爲物使。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中義守不忒。不以物亂官。不以官亂

心。是謂中得。有神自在身。一往一來。莫之能思。失  
之必亂。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  
寧念治之。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得之而勿捨。耳目  
不淫。心無他圖。正心在中。萬物得度。道滿天下。普  
在民所。民不能知也。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  
地。蟠滿九州。何謂解之。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  
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  
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音以先言。音然後  
形。形然後言。言然後使。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



大復曰此下語  
精理真是徑言

死。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爲泉。原浩然和平。以爲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窮天地。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蓄。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不逢天菑。不遇人害。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鑒於大清。視於大明。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克。是謂內得。然而不反。此生之忒。

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守善勿舍。逐

然大約管子中  
論道時摠雜不  
一且精于微而  
未妙于化猶以  
識入非以神解  
也有之無非無  
之無

淫澤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全心在中。不可蔽匿。  
和於形容。見於膚色。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  
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心氣之形。明於  
日月。察於父母。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懲過。氣  
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搏氣如神。萬物  
備存。能搏乎。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  
乎。能已乎。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思之。思之。又  
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  
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目

不淫。雖遠若近。思索生知。慢易生憂。暴傲生怨。憂鬱生疾。疾困乃死。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不蚤爲圖。生將異舍。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節適之齊。彼將自至。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爲人。和乃生。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徵不醜。平正擅旬。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忿怒之失度。乃爲之圖。節其五欲。去其二曰。不喜不怒。平正擅旬。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

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攝骨枯而血涸。充攝之間。此謂和成。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飢飽之失度。乃爲之圖。飽則疾動。飢則廣思。老則長慮。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飢不廣思。飽而不廢。老不長慮。困乃遯。竭大心而敢。寬氣而廣。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弃萬苛。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

乃無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彼道自來。可藉與謀。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旬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

大復曰：道家三要精化爲氣，化爲神，不可言也。故以精氣爲業。首人以精生，既生有氣，神相依人，乃長生養氣。政以養神也。孟子不動之學理，與此合。此言內業便具許作用，節候頗與廣成陰符相參。後丹經大記則此業之支流也。

定字曰禘篇已  
下多非管子書  
語意大不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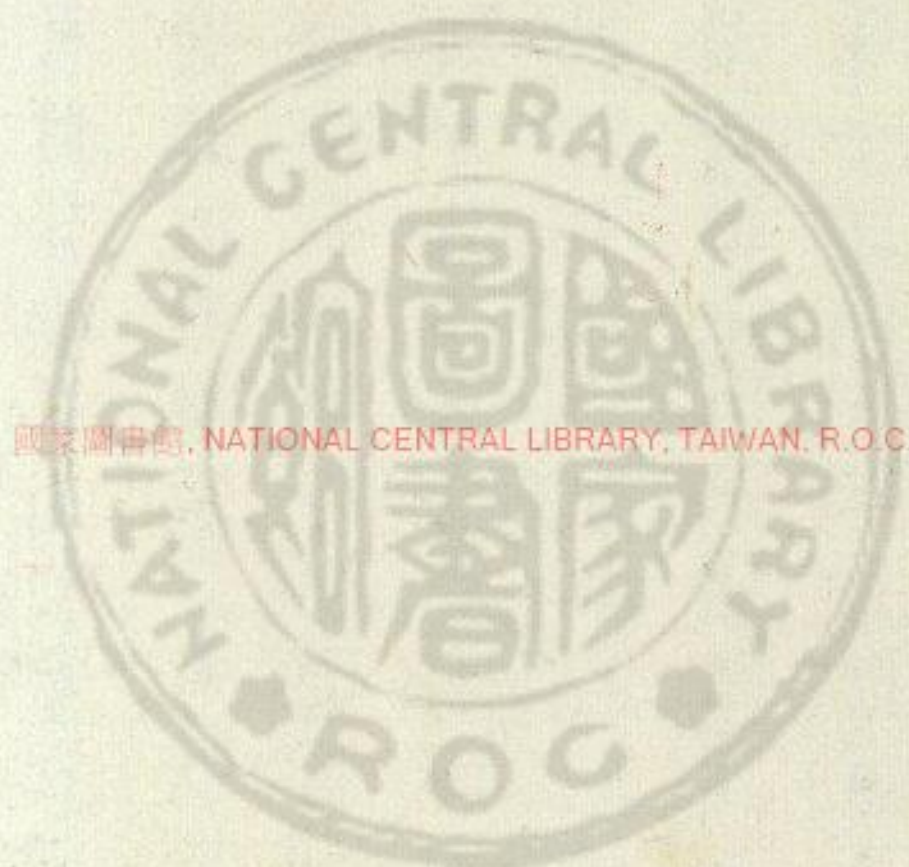
封禪第五十

禘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  
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  
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慮義封泰山。禪云  
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  
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  
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  
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  
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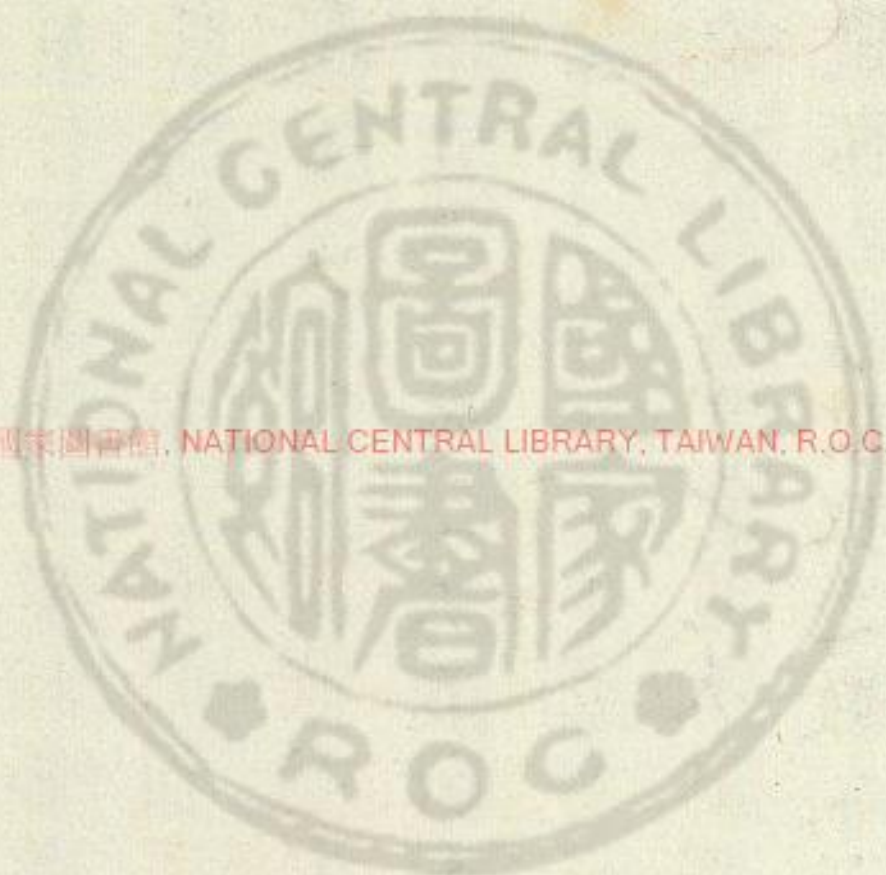
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  
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  
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  
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  
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之黍。北里之  
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  
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  
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  
而蓬蒿藜莠茂。鳴鳧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

於是桓公乃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小問第五十一

襍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貴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爲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存亾繼絕。而赦無罪。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

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  
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  
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公曰。然則取之若何。管子  
對曰。假而禮之。厚而勿欺。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  
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  
之。不可爲數。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  
千里。桓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  
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  
曰。用貨察圖。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

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公曰。守戰遠見有患。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

欺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爲其寡也？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爲其寡也？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來者驚距。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管仲對曰：質信極忠，嚴以有禮，慎此四者。

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爲人害；涸旱不爲民患；百川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

以振其淫。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爲民害。涸旱爲民患。年穀不熟。歲飢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食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其施之也。不失有德。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旣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

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  
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今君之臣豐。公遵遁繆。然  
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  
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  
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  
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  
不王必矣。

桓公曰。我欲勝民。爲之柰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  
之言也。勝民爲易。夫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



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數省而嚴誅。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禍亟及於身。雖能不久，則人持莫之弑也。危哉！君之國，岷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傅馬棧最難，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柰何？管仲

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隣之敵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祝鳧已疵。獻胙。祝曰。除君苛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桓公不說。瞑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管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

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游桓。迎日而馳乎。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臣使官無滿其禮。三強其使者。爭之以死。莒君小人也。君勿救。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

大復曰粟未兩  
喻即溫管之品  
也粟之粟利用  
守未之和利用  
合故九合一正  
仲傑之仲死而  
齊戎車不駕金  
壇不築則溫之  
村短耳溫死而  
三豎進五公子  
爭國而伯遂衰  
然則守亦何容  
易乎甚哉仲知  
人也曰勿已溫  
朋可

之德乎。熙朋對曰。夫粟內甲也以處。中有卷城外有  
兵刀。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  
乎。管仲曰。苗更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至其  
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與滋克同。茲免何  
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  
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闐然止。矐然  
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  
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

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

非聖也善承教也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趣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趣少毋賤賤昔者吳于戰未亂不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爲干國多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

竇王曰僕在仲  
後何以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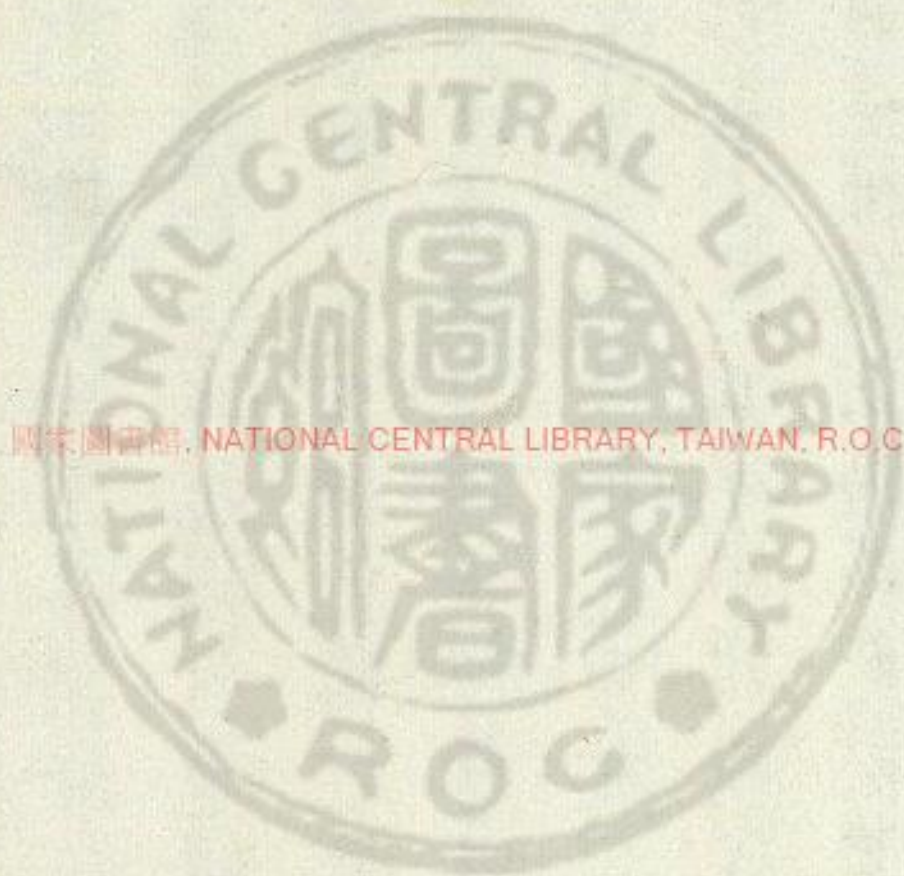
居甯子其欲室乎。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少焉。東鄙郵至。桓公令儻者延而上。與之分級而上。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鄙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鄙郵對曰。臣聞之。

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鄙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練經之色也；夫溲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夫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惟莒於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受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



曰。臣聞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卷十七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襍篇三

賓王曰突然而起奇甚

又曰大奇格奇

又曰以上總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  
以知得失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呼鳴美哉成事  
疾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周聽近遠以續明皆要  
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不備待而得和則  
民反素也以下六過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  
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闡故曰秦則反敗  
矣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從狙

而好小察。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許則國失勢。芒主  
目伸五色耳。常五聲。四鄰不計。司聲不聽。則臣下  
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許則所惡及身。勞主不明分  
職。上下相干。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去之  
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振主喜怒無度。嚴誅  
無赦。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不許則法  
數日衰而國失固。芒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  
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不  
許則見所不善。餘力自失而罰。故主虞而安。吏肅

大復曰吳王好  
劍去桓公遠故  
管子重言十七  
非其真也

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  
無刑民。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一國之存亡在其  
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主好木則民好墾草萊。主  
好貨則人買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  
女工靡。夫楚王好小罾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  
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爲  
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况愉樂音聲之化乎。  
夫男不田。女不緇。工技力於無用。而欲土地之毛。  
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

則逆氣生。逆氣生則令不行。然疆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何以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鋪不足處。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鍾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無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爲周氏之禽。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夫倉庫非虛空也。商宦非虛壞也。法令

非虛亂也。國家非虛亾也。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夫亾國踏家者。非無壞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故明主有六務。四禁。

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保大衍。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夏無遏水。達名川。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秋毋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穀。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焦草。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

落而秋榮。螫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螫者鳴。苴多騰。墓山多蟲。六畜不蕃。民多天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亾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羽劔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窰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



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則士不爲用。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爲止。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

無怨於上。上亦法臣法。斷名決無誹譽。故君法則  
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  
言澤。飾臣克親貴以爲名。恬爵祿以爲高。好名則  
無實。爲高則不御。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失轡則馬  
焉制。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使反而行私請。故  
私道行則法度侵。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  
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僭上。故上僭則  
隙不計。而司聲直祿。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  
謂微孤。愚臣深罪。厚罰以爲行。重賦歛多。允道以

大漢曰兩亂臣  
政與兩主配  
一明詔以固寵  
一偽忠以賈權  
實王曰上列六  
過之臣而一是  
自是

爲上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故記稱之曰愚忠讒  
賊此之謂也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開罪黨以爲  
讎除讎則罪不辜罪不辜則與讎居故善言可惡  
以自信而主失親亂臣自爲辭功祿明爲下請厚  
賞居爲非毋動爲善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而衆  
人不知之謂微攻

大漢曰命曰七臣七主而文以七主引七臣蓋取臣者君  
也首舉七主列一是六過而未七臣止列其六一是爲忠  
無可列也是維佞可化忠過則忠緣爲佞故哲主繩六而  
守一臣之是過無遁而隣我化矣

大復曰呂攬  
此發端後世  
曾助于此

禁藏第五十三

禘篇四

禁藏於胷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  
彼者唯能以已知人者也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  
也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爲不適於身便於體也  
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也  
爲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故先慎於已而後彼  
官亦慎內而後外民亦務本而去末居民於其所  
樂事之於其所利賞之於其所善罰之於其所惡  
信之於其所餘財功之於其所無誅於下無誅者

大復曰管氏不  
聞嚴誅必殺審  
於法耳此申韓  
之家說也用法  
者與倚法者異  
管假子用高韓  
則倚而拘

必誅者也。有誅者不必誅者也。以有刑至無刑者。  
其法易而民全。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  
夫先易者後難。先難而後易。萬物盡然。明王知其  
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  
殺也。所以爲人致利除害也。於以養老長弱。完活  
萬民。莫明焉。夫不法。法則治。法者天下之儀也。所  
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故明王慎之。  
不爲親戚。故貴易其法。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  
命。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禁。故主上視法嚴於親

戚吏之舉令敬於師長。民之承教重於神寶。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爲用者少。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爲歡。行法不道。衆民不能順。舉錯不當。衆民不能成。不攻不備。當今爲愚人。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贍。身必安矣。能

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夫衆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遠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異焉。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故立身於中。養有節。官室足以避燥濕。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

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  
朽骨。衣食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不作無補之  
功。不爲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不營。  
則耳目穀。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  
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  
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驕傲侈泰。離度絕理。  
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  
自恐也。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故曰。譽不虛出。而  
患不獨生。福不擇家。禍不索人。此之謂也。能以所



大復曰此段言  
導利約而博

聞瞻察。則事必明矣。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故  
善者。罔之以害。牽之以利。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  
矣。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  
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  
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  
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  
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  
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  
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

大漢曰此段言  
時改日星為紀  
故事可列四時  
為柄故事可勸  
其說本小正然  
但而不登

為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得人心而為紀法  
令為維綱吏為綱罟什伍以為行列賞誅為文武  
繕農具當器械耕農當攻戰推引鈹耨以當劔戟  
被箠以當鎧鑊菹笠以當盾櫓故耕器具則戰器  
備農事習則功戰巧矣當春三月蒞室煖造鑽燧  
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舉春祭塞久禱以  
魚為牲以蘖為酒相召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  
毋拊卵毋伐木毋天英毋拊竿所以息百長也賜  
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發五正

大漢曰四時煩  
為參差其文法  
也春為歲首乃  
其詳

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夏  
賞五德。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  
也。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冬收五  
藏。最萬物。所以內作民也。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  
矣。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  
人之和。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國  
富兵彊。民材而令行。內無煩擾之政。外無疆敵之  
患也。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  
其法。然後治。故國不虛富。民不虛治。不治而昌。不

大復曰此段承  
上言料民

亂而亾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故國多私勇者。其  
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故  
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  
大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  
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亾者無  
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召而來。故民無  
流亾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  
可繫於主。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  
也。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

大復曰此段又

承言計田此內  
改之餘術主于  
務農足食占田  
視後世橫征漢  
利猶為本法去  
三代不逮

之於高下。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  
土也。所以富民有粟。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  
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蔬素  
食。當十石。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  
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  
食。夫敘鈞者。所以多寡也。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  
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  
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備然後民可足也。凡有天下  
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而謀有

功者五。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二曰視其陰所增厚其貨賂得情可深。身內情外其國可知。三曰聽其淫樂以廣其心。遺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內。遺以諂臣文馬以蔽其外。外內蔽塞可以成敗。四曰必深親之。如與之同生。陰內辯士使圖其計。內勇士使高其氣。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其使。拂其意。是必士鬪兩國相敵。必承其弊。五曰深察其謀。謹其忠臣。揆其所使。令內不信。使有離意。離氣不能合。必內

自賊忠臣已死。故政可奪。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大復曰。法家墨家陰陽家地力家權家雜蒼為儀。逐事為  
段。遂段為議。亦多有精言。然駁而不襍。瑟而不調。其言法  
儉。居商申之間。時紀則幼官之餘。本業則地買之略。似計  
然之策。猶近管之術。五謀功則蠱種伯越之成。弄也。此  
意春秋末之文。耶時文。時古時樸。時衍不似一人之筆。

管子卷十八

入國第五十四

襍篇五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三月有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





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為累者。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腠。勝。而哀憐之。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徧枯。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

白唐有病坊主  
坊即疾官也

之。殊身而後止。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

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歲  
凶。庸人訾厲。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  
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  
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

襍篇六

主位

安徐而靜。柔節先定。虛心平意以待須。

主明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竝進。則明不塞矣。

主聽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許之則失守。距之

則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

### 主賞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僞也。

### 主問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熒惑其處安在。

主因

心。不。爲。九。竅。九。竅。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爲。善。者。  
君。予。之。賞。爲。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  
予。之。則。不。勞。矣。聖。人。因。之。故。能。掌。之。因。之。脩。理。故。  
能。長。久。

主周

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寂。乎。其。無。  
端。也。外。內。不。通。安。知。所。怨。關。閉。不。開。善。否。無。原。

主叅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  
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

督名

脩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爲情。名  
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  
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大復曰九守與經書近文要而古

桓公問第五十六

禘篇七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



嘖室之議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  
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內於  
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爲  
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鄙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  
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定字曰此篇制  
法周家非管子  
不能作

度地第五十七

襍篇八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爲國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爲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內爲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乃別制斷之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故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州十爲都都十爲霸

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以奉天子。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歸地之利。內爲之城。城外爲之部。部外爲之土。闐。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稽著者。所以爲固也。歲脩增而毋已。時脩增而毋已。福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天下。故能爲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義也。故善爲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

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爲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母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不

久常有危殆矣。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測石而下，向高卽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領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地下則平行，地高卽控，杜曲則擣毀，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則環，環則中，中則涵，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

矣。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說。以水爲始。請爲置水官。令習水者爲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爲都匠水工。令之行水道。城鄙隄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者。給卒財足。令日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別男女大小。其不爲用者輒免之。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并行以定。

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數。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行。閱具備水之器。以冬無事之時。籠函板築各什六。土車什一。雨輦什二。食器兩具。人有之。錮藏里中。以給喪器。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閱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毋後時。其積薪也。以事之已。其作土也。

以事未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以此觀之。其利百  
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  
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桓公曰。當何時作之。  
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  
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  
木莫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  
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  
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  
者。必爲之囊。大者爲之隄。小者爲之防。夾水四道。



大漢曰一日把  
百日舖可作田  
家談

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襍之以  
栢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  
往往而爲界。可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  
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藉殺草歲。使令不欲擾。命曰  
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利皆耗十分之五。  
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  
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溱洳。利以疾作。收歛毋留。一  
日把。百日舖。民毋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  
事。濡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功之事。

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  
實熟。利以填塞空郤。繕邊城。塗郛術。平度量。正權  
衡。虛牢獄。實詹倉。君脩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  
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  
不利。作土功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  
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  
得。四害皆服。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柰何。  
管仲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  
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

夏有大露。原煙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  
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  
司伍長行里順之。令之家起火。爲溫其田及宮中。  
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蠱傷禾  
稼。凡天蓄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  
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  
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  
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爲率也。五者已  
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

大復曰行河使  
者當書此座右  
何必玄夷白馬

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  
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爲之。  
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  
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  
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  
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衝  
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敗爲固。此謂備之常時。  
禍何從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壞。自塞而行者。江河

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爲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爲寡人教側臣。

大復曰。度地出于王制。司度之職曰司空。執度之。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此都邑之大制也。而篇中歸重于水害。王者唯水害民者。亦唯水也。禹治水地平天。歲平土。可居信爲度地之要害。哉。周之澤衡。漢之行河。以此爲官守重之矣。漢水機具在篇中。不贅要其文。實簡要有徑理。有治法。有區畫。有時。是地利圖憲一種要言。願論非區區浮議漫詞者。比可補冬官奉爲水經。

管子卷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

禘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瀆田悉徙。五種無  
不宜。其立后而手實。其木宜。蜃菴與杜松。其草宜  
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  
於泉。呼音中角。其水倉。其民疆。赤墟。歷疆肥。五種  
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藿。其木宜  
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  
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

受守曰言居是  
土之民其語音  
合于伯聲

唯宜黍稷也。宜縣澤行。墻落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墻。其草宜黍稷與茅。其木宜樵擾桑。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斥埴。宜大椒與麥。其草宜蒼藿。其木宜杞。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萍蓢。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凡聽徵如負豕。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

呼以聽土地之  
音非謂他音皆  
然

大復曰下自六  
施至二十而首  
自五施反至一  
施土之善惟五  
得氣不及已淺  
過已深然五土  
合五音民之常

聽宮如牛鳴窅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  
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  
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  
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不無有三分  
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  
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墳延者六  
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陝之芳。七施。七七四  
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  
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



居也故同舍士  
無別名墳延以  
下則有名矣以  
士合音以音候  
士以人音合樂  
音故五施之後  
先叙叶五聽婦  
本五音然後順  
次十五爻則略  
矣攬者以陸維  
錯雜曰文奇不  
知奇故無奇理  
合爾

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陞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

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其木乃楠。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蕒。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其草蕒與薺。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菑與萑。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鞏。鞏下於莧。莧下於蒲。



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  
龜。櫛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五臭所校。  
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  
姤。五粟之土乾而不捨。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  
處。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  
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  
剽忒橐土。蟲易全處。忒剽不白。下乃以澤。其種大  
苗細苗。蝕莖黑秀箭長。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  
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

定字曰按類作  
類。麻節也言大  
麻。疏美無疵萬  
小麻條理易治  
故如練然也各  
一本作名

扶。樵。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  
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  
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藜。其。陽。則。安。樹。之。五。  
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  
以。美。其。細。者。如。藿。如。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小。者。  
則。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五。臭。疇。生。蓮。與。蘆。蕪。藁。  
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  
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疥。醒。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湛。  
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

五位。五位之物。五色。襍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  
塙。不灰。青。忒。以。落。及其種。大葦。無細葦。無。虺。莖。白。  
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隕。在衍。在丘。在山。皆  
宜。竹。箭。求。鼃。楸。檀。其山之淺。有龍。與。斥。羣木。安。逐。  
條。長。數。大。其。桑。其。松。其。杞。其。茸。種。木。胥。容。榆。桃。柳。  
棟。羣。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其山之梟。多。桔。  
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蚩。及。  
彼。白。昌。山。藜。葦。芒。羣。藥。安。聚。以。圍。民。殃。其。林。其。漉。  
其。槐。其。棟。其。柞。其。穀。羣。木。安。逐。鳥。獸。安。施。既有。麋。

麋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無高  
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隱。五隱之  
狀。黑土黑落。青怵以肥。芬然若灰。其種樞葛。舛莖  
黃秀。恚目。其葉若苑。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  
分之二。是謂隱土。隱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  
然若澤。若屯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舛莖黃秀。以  
慈忍。水旱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  
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  
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圻。其種忍隱。忍葉如萑葉。以

長。狐茸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  
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  
物。中土曰五恣。五恣之狀廩焉。如塹潤濕以處。其  
種大稷細稷。蝕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蓄殖  
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恣土之次曰五纏。五  
纏之狀。彊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莖葉如扶  
樵。其粟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纏土  
之次曰五塹。五塹之狀。芬焉。若糠以肥。其種大荔  
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



壘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脈。其種  
大秬。細秬。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  
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  
其種大蕒。細蕒。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  
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塉。五塉之狀。累然  
如僕。累。不恐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黑莖。黑秀。  
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  
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  
細華。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

猶土之次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  
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壯土之  
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臞瘠。其種  
鴈膳黑實。朱跗黃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  
之六。五殖之次曰五。穀。五穀之狀。婁婁然。不忍水  
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  
十分之六。穀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豁。  
其種陵稻。黑鵝馬夫。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  
之七。鳧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

爲下。其種白稻長狹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  
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  
種三十六。

大復曰禹貢職方實而古貨殖地理文而奇皆九州之內  
正志也。其外則山海地負山海以外荒神恠此以輿內襟  
物文章妙品古言地止此其後則水經註

弟子職第五十九

禮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旣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泔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忤。受業之紀。必

定字曰按弟子  
供給使令不敢  
違禮也

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羹載中。別載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為卒。左酒右醬。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執挾。七周。

大復曰記長者  
舉未爵少者不  
敢飲又若未覆  
手不敢食此同  
噉以齒之禮也

還而貳。唯噤之視。同噤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  
是謂貳紀。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拊前飲。  
祭。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飯必  
捧。擘羹不以手。亦有據膝。毋有隱肘。既食乃飽。循  
呬覆手。振衽掃席。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  
各徹其餽。如於賓客。既徹并器。乃還而立。凡拊之  
道。實水于盤。攘臂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  
執箕膺。楪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  
箕。倚于戶側。凡拊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拊毋

定字曰古者束薪蒸以為燭故謂之總蒸細薪也稍寬其束使其蒸間可各容一蒸以通大氣又使已燃者居上未燃者居下則大易然也

有徹。拚前而退。聚於戶內。坐板排之。以葉適已。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坐執而立。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暮食復禮。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間容蒸。然者處下。捧椀以為緒。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有否。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大復曰弟子職自古左塾師學規以養蒙求者故韻格相叶便於童兒誦讀其辭文近二禮中祝銘之体意成周設鄉學須定教儀管子書中存之以教五鄉之士之子耳

言昭第六十七

禱篇十一

修身第六十一

禱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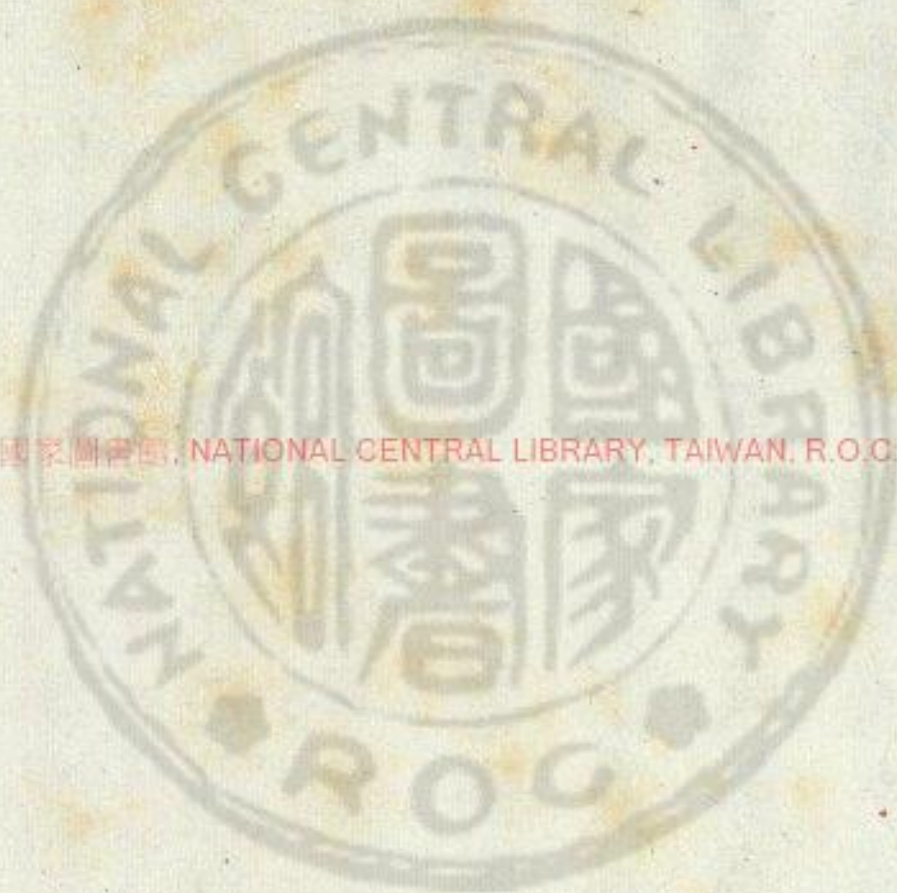
禱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

管子解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卷二十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

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忤。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

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疎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共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辦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

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

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



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爲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亾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亾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情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

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

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  
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  
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  
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  
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  
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爲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寃暴之。令加  
於百姓。憯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

怨天下叛之。而願爲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  
紂之失也。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  
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  
也。故曰。蜚蓬之問。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  
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  
道行不顧。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  
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

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  
今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  
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  
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  
其政。隣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  
犯也。主之所以爲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  
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  
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爲。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

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鈎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

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疎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竝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爲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爲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毀譽賢者之謂譽。推譽不肖之謂讐。譽讐之人得

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讒之人。勿與任大。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讒臣。讒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讒臣者可與遠舉。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

樂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理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

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養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

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飡食則不肥。故曰飡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弃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弃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

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螻  
蟻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螻蟻之所長。而人之所短  
也。以螻蟻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  
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螻蟻飲焉。明主之舉  
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  
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  
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已。而不聽正諫。故事敗  
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

未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爲方園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



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污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

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  
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子  
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  
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  
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  
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

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

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鄉。

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

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  
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  
者。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  
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  
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  
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

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爲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旣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



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爲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爲。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

之術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僂者，不知爲之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爲大，賤可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壙地，故天予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

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削。

與人交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

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強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爲。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

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

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恥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

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  
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  
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  
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  
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  
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  
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

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大復曰諸辭與宙合不同宙合言精自經自傳一經一目

所自申其說也諸解設條大業体不相合義又粗疏明是  
周秦漢之間法家為管子者演其說而解之拘俗淺漫無  
所發明亦無正解時裁抵牾不如韓之解老遠矣

管子卷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



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毆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生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耻不立。人

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  
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  
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  
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  
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爲  
下。智者不爲謀。信者不爲約。勇者不爲死。如是則  
毆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

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僞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毋敗。然則府

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毆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爲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佞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



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  
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  
曰。諂。讒。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賓王曰各辭皆  
非管子親筆故  
文多淡弱惟版  
法辭獨勝然大  
都酷似韓非似  
於管子尚遜一  
格

版法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  
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  
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  
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  
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  
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  
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  
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誦。事

賓王曰此下秀  
逸蕩漾絕似韓  
非子

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疎遠  
微賤者無所告誦。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  
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疎遠。不  
私近親。不孽疎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  
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  
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  
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  
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  
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

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旣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弃令而行怒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

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爲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

利害爲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使其

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已。成事以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已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已也。已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

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阨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



罪殺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

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奈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爲六者益。損祿賞。

故曰植固而不動。竒邪乃恐。竒革邪化。令往民移。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主。爲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弃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

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  
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  
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  
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  
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  
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  
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  
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婦之  
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  
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  
之。故曰。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  
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  
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  
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  
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

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存乎任賢。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隳。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

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  
殷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詭。此所  
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  
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  
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  
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爲身。無  
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  
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如惡。

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  
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况  
人君乎。

天復曰解尾忽附問荅一條未刪之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辯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利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

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爲非。是故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

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

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亾之禍。如此者。亾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

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  
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  
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  
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  
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  
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隔  
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  
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叅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

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  
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  
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  
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  
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  
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  
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亾也。故法度行則國治。



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

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意。明主不爲也。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並進。策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

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

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

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爲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

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倏而不爲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倏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

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汚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



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爲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伎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忘伎以進其譽。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

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佞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

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

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爲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

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

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

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倖而不以官爲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倖。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

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亾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



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  
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  
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  
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  
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  
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  
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  
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

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者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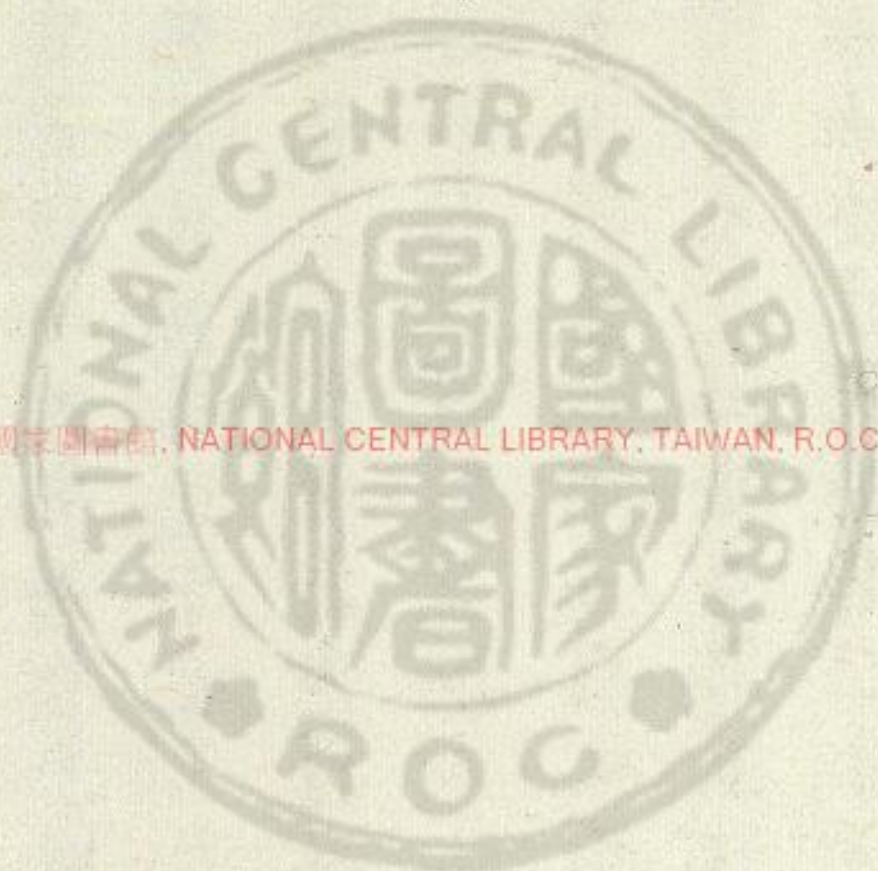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

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

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  
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  
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定守曰按陽凍  
池上也陰凍地  
下也秋同蕪言  
七十日陰凍釋  
蕪稷君百日則  
過時不蕪矣是  
秋種惟在二十  
五日之內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秬稷。百日不秬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

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於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爲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若

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桓  
公曰。爲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  
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  
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  
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  
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  
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  
穀准幣。國穀之橫。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  
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

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洸。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今至於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糧。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

大復曰一耕功  
齊而五四三二  
分則年之豐凶  
與地之高下年  
在時地在壤合  
而通曰相圓獨

度焉。則民被刑戮而不從於主上。此策乘馬之數  
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  
見射。此鬪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國則  
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  
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  
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  
地。田策相圓。此國策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策。則民  
且守於上。此國策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  
乎。管子對曰。有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

貴獨賤時筭也  
上吏間壤下壤  
壤筭也滿補開  
闔則筭乘持流  
之數

又曰間壤間歲  
一種即畷田也

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筭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吏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闔。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筭乘馬之數也。

管子卷二十二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胥

定字曰按此言  
上用之則下為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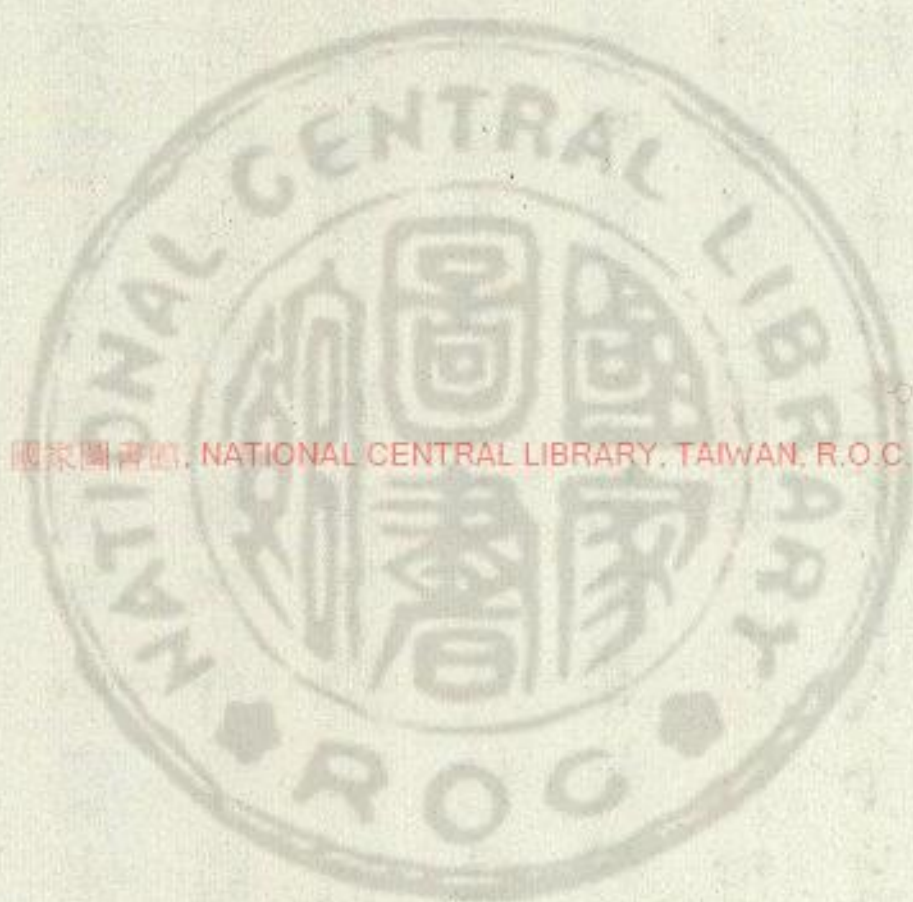


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羸不足。雖在下也。不爲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芸。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微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泰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爲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夫不定內。不

積也。无食則人  
欲圍而取之。脆  
不堅也。衝二車  
也。城不堅則人  
思毀之。

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  
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  
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  
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  
士勝毆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  
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輿。故佚田之言  
非也。桓公曰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宥王曰此篇最  
精詳曲折

大漢曰一篇都  
為隱情而發反  
而用之奪民之  
隱為君隱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桓公曰。何謂正鹽筴。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

大漢曰筴市賣  
之計帳也禹筴  
以一萬筴而例  
其全也

賓王曰此言鹽  
官之利而預併  
鐵官筴并于此  
共得六千萬別  
一法也與四倍  
貸處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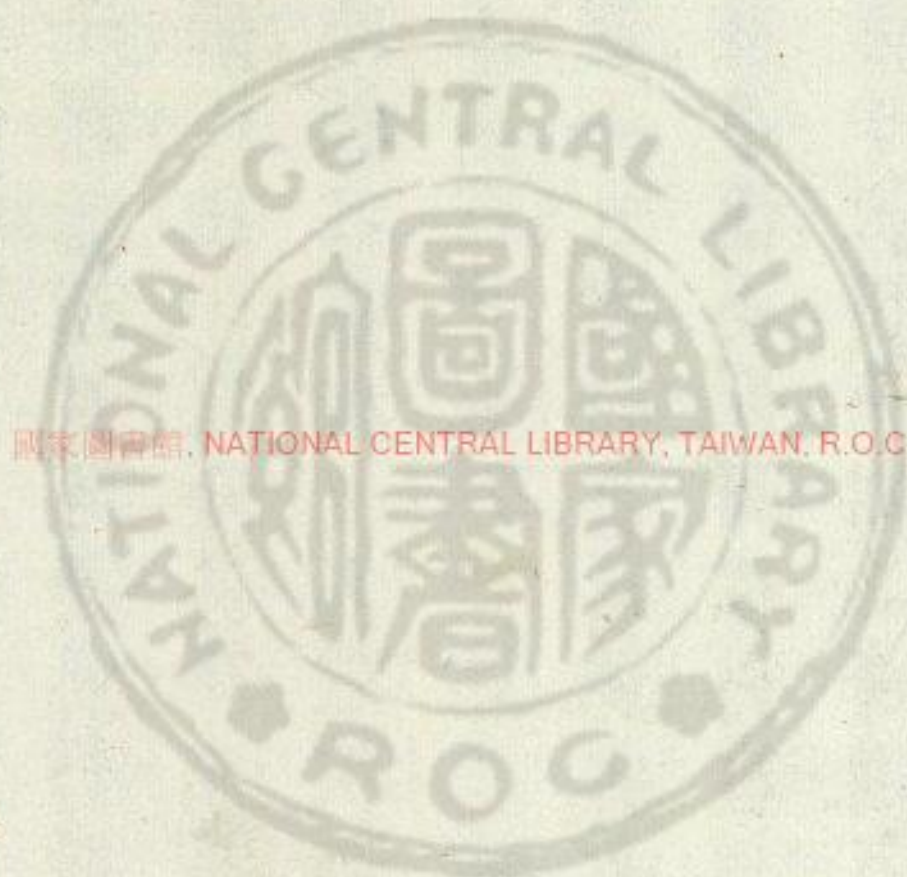
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曆也。鹽百升而釜。  
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升加一彊。釜百也。  
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  
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禹筴  
之。商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  
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今  
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使  
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  
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

賓王曰百錢一  
釜吾以百五十

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鋤。若其事立。行服連輶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儼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與其

收而受之以二  
百賣而出之校  
原價得一百

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數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處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於

上也。租籍者。所以疆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王  
霸之君。去其所以疆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  
從也。

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出  
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  
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  
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  
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  
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故萬乘之

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疆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廢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鋌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



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而自爲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釜十緡。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

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歛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橫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繼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繼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鍾鑲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歛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

大復曰贏謂游  
手未作不在授  
田之戶但據戶  
而籍則戶之外  
虛得養矣

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  
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故萬民無籍。而國  
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以六畜籍。謂  
之止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以正人籍。謂之離情。  
以正戶籍。謂之養贏。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  
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  
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  
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  
凶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

又曰終歲之籍  
常也穀幣相等  
也凶歲倍之變  
也穀貴而倍于  
幣也

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是人君非發號令收  
稽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  
子無不服籍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  
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  
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  
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  
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  
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  
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

大復曰本議不  
了忽起案三國  
大發議方引入  
地脈有此龍兵  
法有此陣

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  
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大半。何謂  
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懾圍阻。  
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  
以爲扞格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歿於外。  
分壤而功。列陳繫累。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  
功賞。而稅臧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  
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  
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歛。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

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  
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  
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  
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  
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玉  
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  
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  
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  
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

大復曰看他淡  
淡結法漢以下  
不知下多少稅  
合關照更自下  
議却未多文家  
地是

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生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大復曰。據其本實。輕重欽散之權。似乎常平便民之法。悉其穀物予奪收藉之利。乃出平準商賈之行。君而如此。析秋毫。御子母。日與卿大夫持籌登壘。聞捷于大駟。徵市何



暇理園政哉管氏至此乎五家之內九合之外日不給矣  
其傳說耶夫見予于奪幾于掩民而掠矣又且曰藉於號  
令使去一至于去九物本安在民何為命夫乃大盜白晝  
劫于市哉管氏至此乎聖人舍其鉅而罪其細曰三婦反  
玷也其為諱耶好事者偽也前誣良大夫後悞漢宋天子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大復曰以人執  
則得用之數以  
田則得穀之數  
而曰合于幣之  
數乃終歲可定  
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  
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  
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爲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  
奈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  
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  
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  
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橫之。終歲  
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

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  
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  
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  
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  
過移長力。不以本爲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  
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  
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  
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  
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

大夏曰環一年  
而周曰環乘  
法也載也

又曰此有者補  
之意

又曰與下重加  
十應此言幣下  
言穀

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田軌  
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  
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  
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  
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橫若干。請爲子什  
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閒田。山不被穀。十倍  
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  
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者。皆  
置而券之。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

又曰即上令曰  
十日而具之法

環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歛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橫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

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

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寵。纍箕。勝。籬。屑。糞。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籬。屑。糞。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爲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貲金。

大復曰其務希幣假補不足農早作而多功則穀倍矣倍收之又為設散之穀不滯積牛馬歸賦此政之中有叔民與國兩富兵與食交足也與利中此為便策

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歐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戰車。歐就歛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為上粟。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為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



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爲柴。楂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爲棺槨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

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爲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大漢曰爲最難解故爲詳疏而論之亦意逆之耳大指或可通小小恭羞自在不求甚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爲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檀賣子者。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叅。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

夫復曰下相求  
備准下陰相隸

叅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壑  
凶旱水洸。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  
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爲之奈  
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績緹夜石之幣。天下無有。  
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  
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  
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  
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  
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此形罰之所起。而亂之之

若廢著之賈居  
積于下以陰要  
民之急而隸役  
之  
又曰操叔輕重  
以調天下均輸  
上收居利下無  
陰隸此以不平  
平也無叔而平  
則不平矣  
又曰易益歲居  
之子息也以阨  
守豐以阨之贏  
守豐之賤兩翼  
相徵而九常餘  
一上十當凶而  
阨穀一而上十

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  
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  
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  
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爲十。十  
可以爲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筭數  
十。去九。則吾九爲餘於數。筭豐則三權皆在君。此  
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  
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

藏分于幣十夫  
九當豐而饒穀  
十而去九藏分  
于穀

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筴。桓公曰善。今欲爲大國。大國欲爲天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

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筭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筭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筭。則十之五有在上。運



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  
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  
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  
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  
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  
果使蕃衰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  
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回  
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

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筮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搢而審。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毆屏萬物。守之以筮。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卽見

大溪曰上五官  
按下六家易卜  
二家當為一官

其時使預先蚤閑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筴。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為未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棟。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棟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

大復曰國機三  
言奇體亦奇以  
疾徐完上以度  
法禁舉引下此  
父家隱祿周以  
下無矣

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桓公曰。請問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

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部有掘闕而得龜者。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部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命北部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曰東海之子。類於龜。託舍於若。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勞若以百金之龜。爲無貲。而藏諸泰臺。一日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丁氏之家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

大復曰中二猶  
什二什二之取  
盡於貢民則壤  
有限而國危神  
其實取富家以  
勸策則資行流  
而國安

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爲質於子。以  
假子之邑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  
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爲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  
質。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還四年伐孤竹。謂丁  
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  
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  
齊之壤策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  
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策而民失生矣。故  
善爲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

又曰蓄飾者以  
實蓄而以號飾  
所謂與令進退  
也

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  
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  
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定字曰語多不可解

又曰傳音恣主事曰傳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歛。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歛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弊。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歿。君農夫夜寢蚤起。力



作而無止。彼善爲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爲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處。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

以御農藏穀祿  
帶上極帶之重  
以御士故農與  
士皆不偷幸謀  
智勇之盡非外  
于官石能也穀  
貴則農之外無  
食而官竭能以  
要君祿是我以  
輕重勸其官能  
乃可官

又曰問上此

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  
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  
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  
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筭也。江陽之珠一筭  
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筭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  
爲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  
屬也。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爲  
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爲餘。穀重而萬

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  
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  
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  
之人。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  
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  
合與。熟穀之人則去。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  
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  
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

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於。是縣州里。受公錢。秦。秋。國穀去參之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歲於上者。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秦。春。國穀倍重數也。秦。夏。賦穀以市。橫。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秦。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歛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重之相因。時之化舉。

大復曰重之相  
歸如水之就下  
吾國之價重天  
下之賈望而流  
矣故曰守重流  
此後世救荒第  
一法

無不爲國策。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  
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  
之大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  
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  
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而天下  
不吾洩矣。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  
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  
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  
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策也。故諸侯服

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爲無伍。失民爲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守一縣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以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

大漢曰穀輕散  
幣而據穀之重  
籍錢而散穀

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亾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貨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爲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

又曰上常操穀  
幣之輕重為  
散取之道上下  
故常三上而一  
下曰復筴明歲  
復准令歲

又曰禁大夫無  
什于重而君自  
出穀以幣賦祿  
而以大夫祿為  
出量云奪之以  
會也

又曰歛三賦七  
正是什而去七  
什三為餘也

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  
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  
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  
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  
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為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  
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  
君歛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  
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  
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



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爲繆。而狸之於地。彼善爲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

定字曰特命我者特教我也百音邁勉方也領去也教我如古之天子領去泰省嗇其用以散之大夫使大夫不敢取民唯此而行為何如大漢曰戚公子卿大夫之家也上言大夫之委

大夫重藏輕國  
皆主出責所謂  
輕重之家游于  
其間也唯軍興  
為甚史楚漢之  
任氏吳楚七國  
之無鹽皆以此  
起家者故伏尸  
兵決輕重家擅  
其息矣

同祖十世則為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

又曰以幣易穀  
什倍又易財物  
什二皮革等物  
是也藏於鄉州  
民用假于上出  
之為責矩券之  
藏泛責之決穀  
物皆然蒙其用  
也定之以日鄉  
州各決藏散給  
之民就而庸之  
一日而所決畢

于。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爲一國陸地之數。謂  
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  
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  
國之穀資在上。幣資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  
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  
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君實鄉州藏焉。  
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  
而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今刀  
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

又曰直事若事  
所以省勸圉牧  
數人之養也養  
事動而息則直  
多少則減之既  
廩稱事春視乃

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  
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

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

北至於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策

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策。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

贅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

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

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

不失牧乃蓄息  
并殂歲死之罰  
去都縣之秩奪  
其職也此以苑  
地課牧之故牧  
盛畜多始以游  
祠通大夫列民  
之用宰矣通而  
園美乃通矣大  
夫家合游無時  
列民則春秋二  
社兩出所以異  
也○又曰出或  
當時之罰也

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此出諸禮義。籍於無  
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  
有汜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洸之國。有  
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  
常藏穀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  
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  
傷。水洸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  
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

大復曰高下萬物  
或重穀重幣以傾鄰而游流  
守朝夕調則天  
下一家無所庸  
傾為廢居乘時  
以調耳

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為筭。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為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處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卷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





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筦。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

苟山之見其榮。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脩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

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山上有鉛者。其下有銑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銑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歿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澗。

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

夫昔者武王有鉅橋之粟。貴糴之數。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舉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終身毋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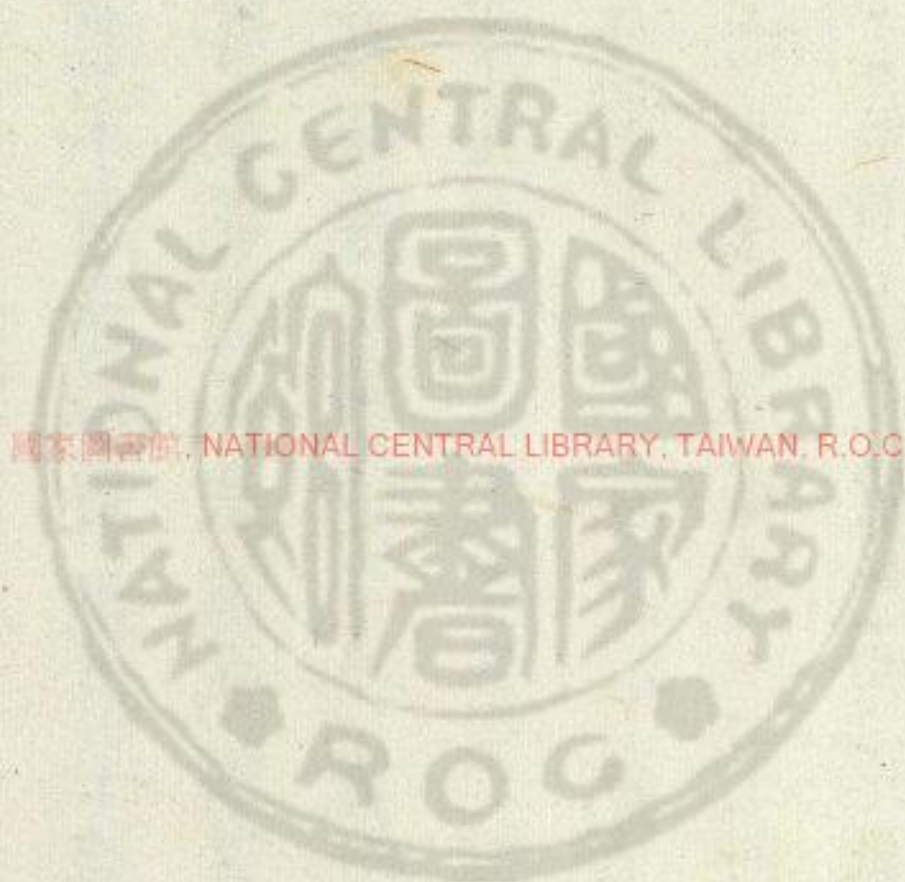
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泔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墻，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脩河濟之流。

南輪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  
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泝水以藉於天下然則天  
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  
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  
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  
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  
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  
財利稅於天下矣。

相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  
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  
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  
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爲我用。善者用  
非有。使非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揆度第七十八

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監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

大復曰古衣皮  
庶人質裘士夫  
夫以上文裘犬  
羊賤豹狽羔虎  
貴物有定價習  
有故然玉珠之  
貴于金也數也  
天之生物數不  
齊而謂堯舜用  
數乎大誣聖矣

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幘。  
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  
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  
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  
堯舜之數也。

相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  
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  
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  
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

大漢曰凡天產  
陽地產陰為二  
金木水火土為  
五七者人之取  
財用盡矣故曰  
二五童山竭澤  
上無以制之天  
地不足以共故  
以數制謂國机

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  
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  
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亾其國。大  
夫失二五者亾其勢。民失二五者亾其家。此國之  
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  
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  
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劓以為門  
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

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

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讐厭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弊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

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歛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

大漢曰左右即  
陰陽即貴賤之  
教持其輕而以  
重相因則利常  
倍

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故凡不  
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爲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  
爲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策也。鹽鐵。二  
十國之策也。錫金。二十國之策也。五官之數。不籍  
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  
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  
餘臧。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  
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爲竒怪者。彼輕重者。諸侯不



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

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卽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

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堯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

大嶺曰高下中  
幣金之權百千  
萬乘馬之制此  
亦所云揆度

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  
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  
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  
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  
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  
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  
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  
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  
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  
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  
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  
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  
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  
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  
者。貸之圃疆。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  
國策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饑者。一女不織。民有有之寒者。饑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糴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漸民也。輕重不調。無糴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亾國之

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大復曰：散、叙、次、文、議俱有可觀，澹而奇，簡而辨，周禮之下，大戴之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二

相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相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相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爲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

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  
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  
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  
而用一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  
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  
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  
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  
以爲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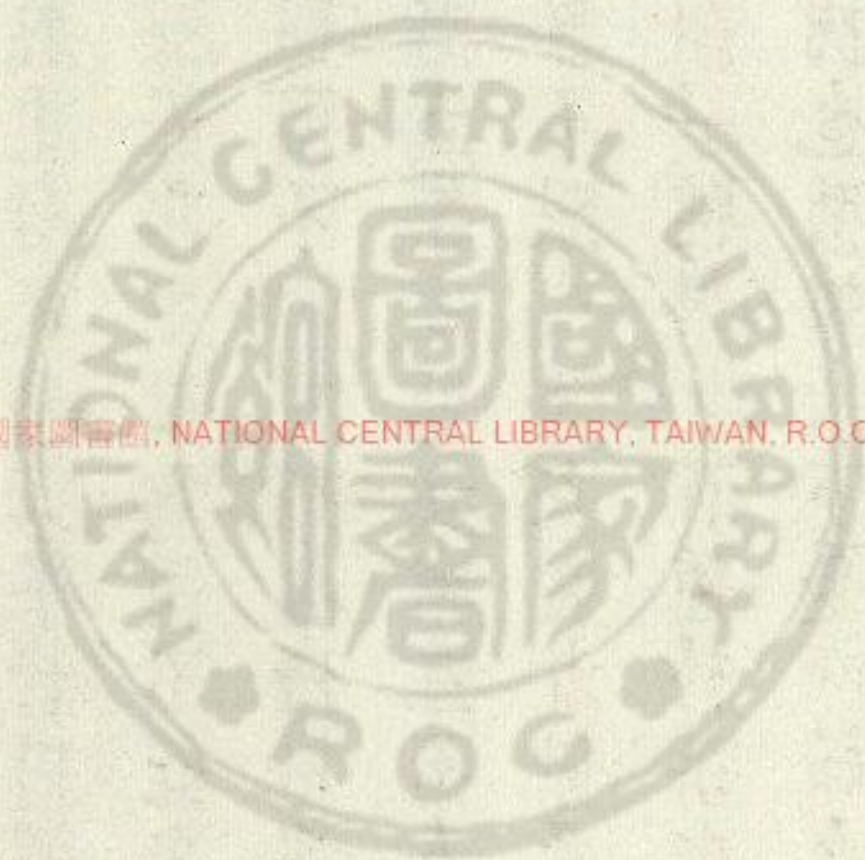
定字曰一本施  
作弛、上有殺  
字五穀下又有  
之所生也

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  
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  
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  
至則爲。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至。此五家之國准也。

大復曰。好訛者嚴察于下。亟變者執術于上。譏而用變。以乘譏。此所謂輕重。執貨殖化居之牟利。無出于此。然有不亂。有不變。猶有持之者。固猶勝乘劉之拘利乎。要于不言遠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輕重甲第八十

輕重十三

相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相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謀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相公曰。

大復曰長做補  
助之謂長度漏  
澤之謂

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  
積五窳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  
予之長度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  
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  
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  
可得而親相公曰善

相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  
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  
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

大漢曰史以陰  
謀誣文王太公  
管氏書又以陰  
謀誣成湯伊尹  
道德之家有激  
以非聖而名法  
叔數之家有挾  
以誣聖此戰國  
策士之藉口歟

競而積粟饑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  
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相公曰。桀  
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  
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  
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  
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相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  
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相公曰。此  
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



定字曰如字當  
作之字言與死  
扶傷之孤也荼  
首白首也寶字  
或是室字言持  
戰死事之害此  
三等入皆所當  
恤也

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相公曰善。

相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  
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  
孫。仰俸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爲之奈何。管子對曰。  
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  
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  
則物輕。故遷封倉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峙蓄之  
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  
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峙蓄之家。曰。城脆致衝。

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金鏹之數。不得爲侈。弇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鏹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不偷而爲用。與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相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相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分。相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歿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

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藉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相公曰：弓弩多匡輒者，而重藉於民，奉繕王而使弓弩多匡輒者，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鶩鶩之舍近，鷓鴣鷓鴣之通遠，鷓鴣鷓鴣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

相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弔弓弩，無匡輒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鷓鴣鷓鴣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澤之民間。

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鷓鷁。彼  
十鈞之弩。不得棗。撒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弋而弓  
弩無匡。較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相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  
也。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  
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  
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  
君請藉於鬼神。相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  
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

大復曰祭之用  
魚矣何而曰百  
倍異日說夢耶  
兒戲耶

大復曰春秋越  
荒遠小侯耳如  
何曰莫強曰至  
是兔藏而露尾

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困大也。王  
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相公曰。行事奈何。管  
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  
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歛落原。魚以爲脯。鯢以  
爲殺。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  
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  
足。何求於民也。

相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  
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

過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至。相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相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薈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薈。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光照堂下。管子入賀。相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

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莧，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履縷之厖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鞮；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聞有



以相給資。則北郭之昨。有所讎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礬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母耕而食。女母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煮沸火爲鹽。正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

大腹曰庸慕後也與傭同

又曰當時分國可用糶鹽自糶封建有行而無糶然則下之食鹽上之引鹽相減于古不知幾矣

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

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相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幣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

定字曰謂蠶月  
君以游財俗民  
之養蠶者口食  
筒曲之用至春  
醜則去分絳絲  
以償音曰游財  
也

五穀是重竭也。故爲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爲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筒曲之彊。若此。則絳絲之籍去分而歛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

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爲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饑。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歿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

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母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亾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

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爲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

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甯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藉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



大復曰穀金幣  
為三准樣輕重  
以流為同策

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策者，能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策者，不能為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謀，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

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定字曰用食用也言勇于取戰死而不顧者為有重祿而口滿食有重賞而手滿錢動于利也

管子曰。湮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笊桐鼓從之。輿歿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歿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持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圍。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毳服而以爲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

大漠曰崑崙去  
中國甚遠漢窮  
河源猶非真崑  
崙也而此曰八  
千里何居意西  
蕃別有名國如  
小西天之類耶

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  
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  
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定字曰輕重篇  
猥瑣之極是市  
人所不屑為者  
謬妄甚矣

大復曰王德不  
至諸侯受其德

管子卷二十四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十四

相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  
相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  
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  
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  
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  
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  
怨民與之爲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孰穀者

民以興霸

定字曰此小也

大澗曰涕金木  
于丘壤東西南  
北于朝夕都不  
相應

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爲君憂。夫海出涕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涕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

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稽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  
稭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  
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  
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故謹毋  
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  
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  
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  
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



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相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鋤。一鎌一鐮。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錐。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鍼。然後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亾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

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襍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相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壙諸侯畝鍾之國也。曠山諸侯之國也。河壙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相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壙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歛蔬藏菜。此之謂豫戒。相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

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亾君廢其所宜得。而歛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

尹復曰五穀生  
之于下金布貨  
之于上操其完  
以通其生而輕  
重之故予為奪  
予為予是制其  
通以御其命

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亾。待五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相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

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亾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相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相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

而獲。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相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相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秦舟之野。期軍士。相公乃卽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

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  
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  
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  
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  
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  
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  
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  
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  
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

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誠大將曰：百人長必爲之朝禮，千人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夫漢曰其一以  
族采世世祿不  
入于公稅也其  
二非土不毛不  
入于公稅也其  
三近郊村落自  
古土為耕不入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  
爲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  
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  
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  
防之。戰略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第。蔣第。丁惠之功。世吾歲罔  
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墾墾  
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  
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

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十鍾之家不行。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窳之數。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窳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窳而不能挹損焉。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使無券契之責。則積藏困窳之

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土無患。今日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賤。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垝壘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饑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

大漢曰藏即今  
俗所云露積也  
積之于野人將  
獲盜必城藏而  
後可如今露積  
之外有垣

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相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相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相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相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相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

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大復曰。按管子輕重十二篇本。父盡矣。雖偽猶有可觀所。

云甲乙十篇又後好事借名勸說而演之改頭換面附根  
生枝至駢賈之所不屑童兒之所不可欺如是能為國爭  
况于伯議既陋鄙文公瑣屑脩詞者取節猶可施之於行  
遠矣已附于書稍為訂次之甲尚未謬乙以下可廢

輕重丙第八十二下

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十六

石壁謀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使其牆三重而門九

襲。因使玉人刻石而爲壁。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

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已具。管

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

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

於周室者。不得以彤弓石壁。不以彤弓石壁者。

大復曰有寡言  
亦有寡事耶桓  
公九合盛伯所  
少止一朝耳非  
春秋爲案石壁  
管茅勉于王哉  
伯烏以舍之雖  
然此猶借朝以  
行寶者也輕重  
家之託辭因而  
託言不自知免



藏之露也。東周不王不貢。至求車求賄。求金而設一金。餘使諸侯執弓。驛又餘禁入焉。則何藉於桓之一匡。即其逆禪也。又其微也。石為壁。束百金。又近塵飯。桂蕭。

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輸齊以收石壁。石壁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 菁茅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母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

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秋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卽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

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  
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  
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  
氓。幾何于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  
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新蒸而爲食。  
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  
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  
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  
軸。下采杼粟。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

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  
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  
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  
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  
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比  
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涕爲鹽。梁濟取  
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  
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  
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

大漢曰賈主市  
也君令朝賈金  
市君操一物矣

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  
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  
可得哉相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  
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鐻枝蘭鼓則必坐長  
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  
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相公舉衣而  
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  
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鐻枝蘭鼓其賈中純萬  
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

以曰中純萬錢  
何市而信之  
枝一鼓以決子  
息而焚券券富  
將立貧不徒別  
亂耳

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于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

大腹曰純錙其  
微耳而中千金  
故纂芘空也則  
市難得故以馬  
作見錢而易之  
是失此而反准  
馬也

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  
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芘之  
於萊。純錙。綳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  
人知之。聞纂芘空。周且歛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  
有推馬。是自萊失纂。此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  
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饑。齊東豐庸而糶賤。欲以  
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  
之粟。釜百泉。則鉅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鉅

大漢曰四守皆  
民之必急而費  
之必通者也非

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饑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



必一國之有上  
守其謝下又何  
以棄其通禁之  
旅必絕市必擾  
民將貧國將亂

又曰即墨之天  
師破燕非以神  
威教以神安圍  
城之民而壯之  
也此龍關而朝  
八諸侯何居誰  
欺乎謂人可惑

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  
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  
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  
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龍闔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  
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飾左右玄服天  
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  
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  
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自愚也况乎以  
愚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大復曰。不以修德建教。非天之災。而乘天嗇為利乎。民亦有以何能  
矯誣慢天。墮人曰。唯財之以財。不可以一人守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鶩鶩舍餘糶。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饑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母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

大漢曰此猶終  
而近于正點一  
人而因編施

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饑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  
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此何以洽管子對曰惟  
繆數爲可耳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  
皆墜白其門而高其閭州通之師執折筭曰君且  
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壁而聘之以給鹽菜之  
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  
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

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壁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瓠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

大復曰人君將  
禁游俠以端本  
業漢法刑三人  
飲而縱挾彈懷  
丸男女襍水上  
乎抑賣之資即  
賈貨賈何處賈

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  
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蟲蚩  
巨雄。翡翠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  
人蓄物而賣。爲讐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  
列。投蟲虵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  
翡翠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  
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相公曰善。  
相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  
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

又曰上開游此  
禁游不許自示  
盾乎游乎游俠  
之民何樂必樹  
下睜目而望山  
童子塵塗之戲  
耳

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  
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履。桓公召管子而問  
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  
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  
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  
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  
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蠶縷不治。內  
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  
公曰善。

大漢曰君禮于  
有功困京何功  
于國而辟聘以  
名則爭效焉

桓公曰。雖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  
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  
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  
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爲困京以藏  
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  
子曰。成困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  
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  
而名成。下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爲君一舉而名  
實俱在也。民何爲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



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  
百日，黍稷之始也。九月歛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  
於相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相公曰：方五百里。管  
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  
所生也。泮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  
所帶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  
託食之主耶。相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柰何。管子  
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  
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

大漢曰三原從  
穀幣之准軌而  
通之布穀六畜  
即廢居之說從  
有餘不足調輕  
重而御之  
定字曰云穀當  
作去

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  
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  
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  
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  
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  
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  
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  
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  
系。朱爲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

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

是定字曰刑作形

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蹙。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相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處戲作造六壑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鑿鑿。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疢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

時。民無愠。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  
十。蠡。鞮。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  
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  
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爲。民。利。  
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峯。合。陰。陽。而。天。下。化。  
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拜。  
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  
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  
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

大復曰千卽阡  
阡之穀兩畔爭  
食之比于滕里

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相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蠶螫也。齒之有唇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相公曰諾。卽爲服於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爲綈。十三月而



又曰應聲之正  
應君之令而征  
也

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  
不相見綫綺而踵相隨車轂齧騎連伍而行管子  
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  
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  
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饑餒相及應聲之正無以  
給上魯梁之君卽令其民去綈脩農穀不可以三  
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齊糴十錢二十四月魯  
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

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沐浴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浴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浴樹之枝，濶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墉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拊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浴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

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相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卽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卽令隰朋反農。二年。相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

七。二十八日。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  
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幣於楚。功不  
成於周。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卽以戰鬪之道與之  
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卽爲  
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入萬。  
管子卽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  
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  
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

定字曰此策最  
謬悠不可數三  
尺童子輕重篇  
中說多疑此其  
為贗書無疑

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卽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脩。

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脩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

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  
諾。卽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  
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卽告其相曰。代之所以  
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  
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  
之幣。寡人將以求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  
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  
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  
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卽將其士卒願以下齊。

齊未亾一錢幣。脩使三年而代服。

相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脩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脩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



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脩械器之巧。齊卽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脩械器十七月。脩糴五月。卽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卽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卽奉國而歸齊矣。

夫復曰推曆時  
生于心合天於  
人聖人因心而  
理時人相乎天  
規圓為天矩方  
為地天生地故  
地在游儀之中  
衡南北以司日  
出入定二至四  
時此曆時之由  
生也度地有步  
候天有畧地與  
天相距南極北  
極相距之里數  
皆從年生皆包  
渾儀之中

輕重已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  
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  
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  
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纒青。搢玉總。帶玉監。  
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  
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  
期年。教民樵室。鑛鑿。墉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耒  
耨。懷銘。鈔。又搆權。渠。纆。絲。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

定字曰銘之錄  
切鑣也銘詳理  
切播音  
又曰緄音魂  
也

具。教民爲酒食。所以爲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爲功。寡者爲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冬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

大濩曰主使如  
後漢為官奴與  
城旦舂之作

又曰大木大山  
大衍夏曰蕃秀  
禁傷其長養

民處里為下陳。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眾。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

又曰庶人祭其  
先有田祭無田  
薦田以賞有功  
也  
又曰後飲之也  
以功得與于祖  
燕為後即飲酬  
之舉也

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  
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  
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  
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  
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  
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  
天子祀於太廟。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

又曰王為句記  
曰馬牛羊有在  
野收之弗禁此  
王令律所謂入  
官也

而纁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埴篋之風。鑿動金石之  
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  
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  
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銜牛馬之實在野者。王  
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  
纁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  
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  
隆。天子之冬禁也。

又曰自冬至起  
數故不言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出北九十二里而  
壇。服黑而纁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  
山人斷伐其械器。趣沮人薪藿葦。足蓄積。三月之  
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  
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  
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  
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  
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歿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  
也。張耜當弩。鉞耨當劍戟。穫渠當脅鞞。蓑笠當採

大復曰古人寓  
兵于農之法

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大復曰月令而外此中具四時五行最詳亦頗複出想櫓  
撰者游士之手各志所聞亦多有義皆小正支疏也然而  
古之教授時以重民紀可見焉

輕重庚第八十六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